

玩赚地球

(美) 吉姆·罗杰斯 著
范旸阳 等 译

与金融大鳄索罗斯共创量子基金 / 曾为股市奇才沃伦·巴菲特
授课 / 一本容易读懂的经济游记 / 一本非同寻常的投资指南

MILLENNIUM
ADVENTURE

北京出版社

中文版本率先发行

F830.59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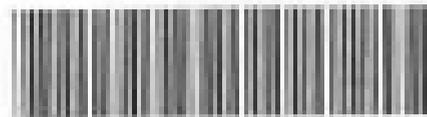
玩赚地球



(美) 吉姆·罗杰斯 著
苑野阳 等 译



00177992



石化 S177992K

北京出版社

看哪，罗杰斯

(代序)

在中国，投资哪个行业最具有发展前景？房地产业？IT业？

韩国的哪个行业最具有投资潜力？娱乐业、餐饮业或是电讯业？

一个出生贫寒，但在5岁时就表现出经商天赋(在棒球赛场拣空瓶赚钱)，6岁就通过出售饮料和花生赚了100美元的“富爸爸”，给了我们不同寻常的答案：

中国的轮胎业最具有投资潜力，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汽车需求会越来越大，而不管哪种型号、品牌的汽车都离不开轮胎；

韩国的女性产业会具有巨大的投资力，因为韩国的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因此，女士会越来越挑剔地选择自己的丈夫，同时会越来越多地拥有更高的经济地位，为女性服务的产品会有巨大的市场和升值潜力。

这就是美国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的判断。

吉姆·罗杰斯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服完兵役后到华尔街一家投资公司从事投资分析，并很快在华尔街崭露头角。他的才华和投资理念引起了后来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索罗斯的注意，俩人很快走到了一起。1969年，罗杰斯和索罗斯一起创建了量子基金，成了索罗斯的合伙人。这个基金发展迅速，创建时只有400万美元，1973年便已达到了1200万美元，在1969年



到1980年的十多年里，该基金几乎无往而不胜，赢利率达到了3365%。这其中，罗杰斯功不可没，他的才华让索罗斯赞赏万分，也让沃伦·巴菲特——中国股民崇拜的NO.1钦佩不已。但后来，罗杰斯与索罗斯在投资理念上出现了分歧，俩人终于分手，罗杰斯带着1400万美元的报酬离开了量子基金。

1995年，罗杰斯骑着摩托车环游世界，进行实地考察并进行投资。他把这些国家的经济情况和游历写成《投资骑士》(Investment Biker)一书，该书共销售了50万册，被《纽约时报》评为“最佳销售图书”。

1999年，罗杰斯和妻子佩蒂·帕克驾驶奔驰车进行第二次环球投资旅游。在这次考察中，罗杰斯用了3年的时间，游历了116个国家，行程150000公里。旅程中，罗杰斯实地分析了各国经济和社会形势：哪些国家在发展，哪些国家在衰落；哪些国家可以产生巨大收益，哪些国家又会令投资者血本无归……旅途中，他广泛接触各国的商人、银行家、投资者、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通过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从金融报刊杂志和报纸上无法知晓的信息，摸清了各国社会以及投资市场的情况，以便捕捉机会，伺机进攻。这，便是本书的内容。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通过实地考察，通过阅读历史和哲学，而不是在商学院来形成自己的投资理念，是罗杰斯的哲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罗杰斯知道，技术的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考察，表格和符号不一定能正确描述事物发展的逻辑。他用脚和车轮，用116个国家的鲜活画卷，为投资界、为人们的理财展开了生动的篇章。

在这次长达3年的旅行中，罗杰斯和妻子经历了许许多多：炸弹在离他们不到30米的地方爆炸；大风雪封住了下山的道路，他们不得不求救于救护队；蛮横的警察一次次向他们索要钱财；



战争的硝烟使得他们不断更改行程路线……罗杰斯用“历险”来形容自己的环球之旅。是的，这个世界不太平，但罗杰斯更知道，在新世纪，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积极的心态，宽容地看待这个世界：他和非洲贫穷的村民一起唱歌跳舞，使用互相不能理解的语言；他对处在困境中的人们深怀同情，甚至愿意接受他们狡黠的“勒索”……

激情和理性牵手，冒险和务实交融，这不仅是罗杰斯的投资理念，更是他的生活理念。在这次环球旅行中，罗杰斯用他睿智的头脑写下了浪漫的诗意华章：在非洲炙热的漫漫黄沙里驾车飞奔；在冰天雪地的冰岛欣赏夜晚湛蓝天空下五彩的烟花；在西伯利亚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看郁郁葱葱的白桦林和贝加尔清澈见底的湖水如画似歌；在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神庙读世界上最古老的经文；在印度恒河圣浴……而同时，他对这些国家投资环境的考察却又是那么的独到，那么的深刻——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拉起了手。

如果说小资们追求的是一种情趣盎然的小康生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罗杰斯站在了不同的层次上。他的身上没有了小资们所追求的安逸与满足，没有了小资们的自怜自爱，没有了小资们对着镜子跳舞的自我欣赏，却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霸气、一种贵族气息、一种大手笔、一种全球的眼光。而这就是布波族的生活状态。

是的，罗杰斯是一个布波族，一个特别有钱、有闲、有情趣、有头脑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投资理念和生活理念在华尔街、在投资界都独树一帜；他以投资的技术分析见长，但却从不以数据表格来投资、来看待世界；他崇尚激情、崇尚冒险、崇尚浪漫，对华尔街一成不变、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不以为然；他喜欢用全局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管中窥豹；在做每一项投

资、每一个决定时，他都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地进行分析；他事业有成，年纪轻轻时便已名声鹊起，资产过千万，但他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思想，当他发现事情的发展与自己的理念不一致时，便会选择坚持理念……

滚滚的车轮驶过世界，罗杰斯带给我们的除了他那清新的笔触、战略的眼光、商人的精明，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状态。可能这个状态我们现在还不能拥有，但随着罗杰斯一起环游世界，去感受他的独特理念，难道不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吗？

看哪，罗杰斯！看哪，他所带给我们的一切！

编者

2002年12月



前 言

当我们 1999 年 1 月 1 日从冰岛出发开始我们的环球旅行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能平安地回家。我们希望用 3 年的时间驾车 145000 公里，访问 116 个国家。这个计划虽不敢说是个“不可能任务”，但的确困难重重。如果成功，我们当然会兴奋异常，因为我们会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历险并能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最后，我们穿越战争、风雪、沙漠和疫区回到了家。事实上，就像你将在书中读到的一样，我们对外面的世界有太多的迷恋，并不想急切地回家。

在这 116 个国家中，我最喜欢的是中国。我已经驾车 3 次穿过了中国，现在，我对她非常热爱。我很想在中国上海定居，上海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让人激动人心的城市。19 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 世纪将会是中国的世纪。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到处生机勃勃，中国正在对世界敞开胸怀。当然，中国也会经历许多发达国家都会经历的困难，但我相信，所有必须的变化都会最终到来。

在我们游历的这些国家中，有的在上升，有的在下降。我会在书中介绍哪些国家在上升，哪些国家在下降。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请访问 www.jimrogers.com。

我希望能在这本书里解释清楚日本、印度、欧洲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在千年更替的时候，我为我的国家——美国感到万分焦虑。现在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并且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历史上，每一个发生这样情况的国家都会发生危机或半危机。美国看来也难逃此劫。然而美国的政治家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一厢情愿地自认为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不可否认，美国依然是个强大的国家，但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她都不再是个超级大国。不幸的是，对这个形势美国人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还在迅速扩张，而这必然导致迅速的衰落。这样的教训从人类历史开始的那一刻就一直在演绎着。

我的网站和这本书，可以说都是在千年交替时的半历险，半爱情故事，半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分析。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危险，经常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正如你将要在书中读到的，我们对这次历险的每一分钟都异常珍爱。历史上还没有一人能进行这样的陆地旅游，因此，能活着回来，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惊讶。但我们喜爱这样的惊讶，因为外面的世界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

现在，我已经两次环游世界了，环游的经历给了我太多的惊喜和感悟。广泛的游览教给人们正确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这个世界。

快去看看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吧，让我们相遇在游历的大路上。

吉姆·罗杰斯

2002年5月，纽约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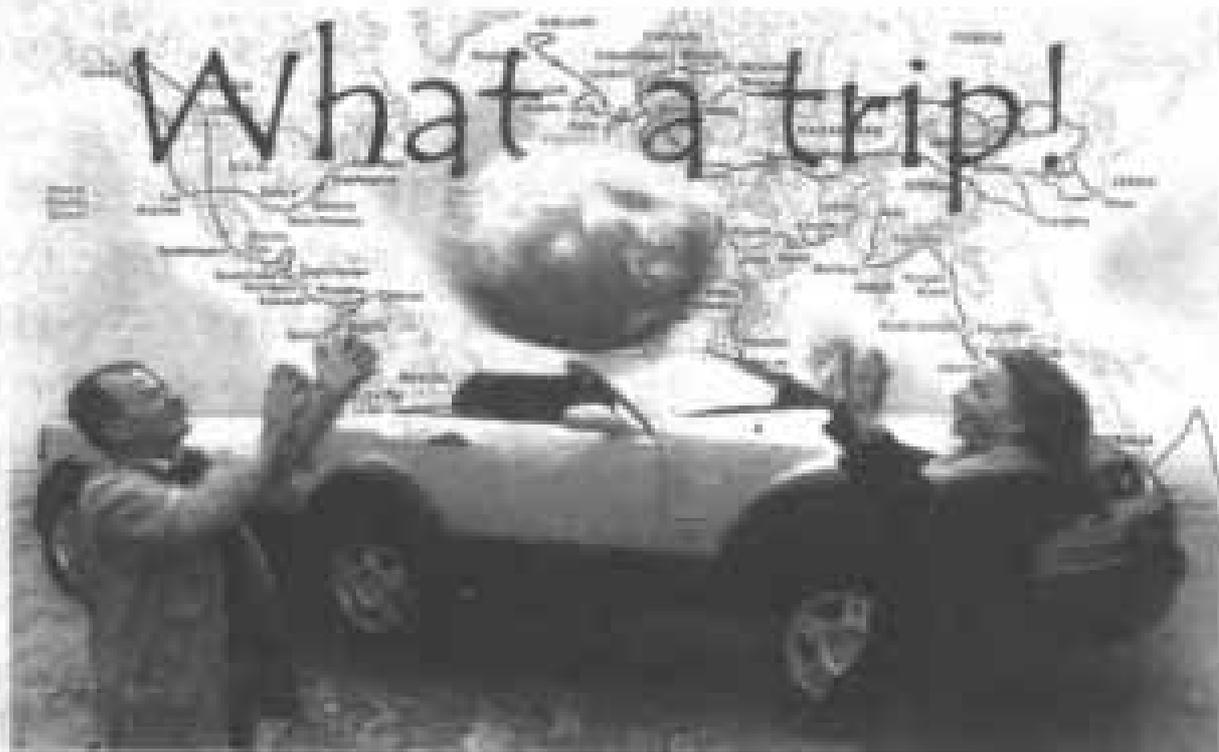
千年之旅	(1)
冰河与间歇泉：更全面地看冰岛	(14)
精灵狂哮：爱尔兰之旅	(21)
“日不落帝国”的衰落	(34)
看哪，欧元	(44)
被暴风雪和战火覆盖的大陆	(55)
与“斯坦”国家亲密接触	(67)
咆哮的巨龙	(77)
韩国：日益严重的女性人口短缺问题	(87)
硬通货和软通货	(96)
西伯利亚平原之我见.....	(108)
波罗的海见闻.....	(126)
危险的社会福利.....	(138)
意大利和法国，让人心动.....	(145)
要去非洲啦！	(155)
非洲游记.....	(168)
健全的货币和印刷的货币.....	(179)
安哥拉的石油和钻石.....	(185)
南非会成功吗？	(193)
闭关自守的代价.....	(200)



走出非洲.....	(207)
金钱的世界.....	(214)
巴基斯坦——徘徊在十字路口.....	(224)
印度：一个复杂而壮丽的地方.....	(230)
别为玻利维亚哭泣.....	(240)
“奇迹”对墨西哥不一定是好事	(254)
回家了！	(261)
译后记.....	(279)



千年之旅



What a trip!



1999年1月1日，我和佩蒂·帕克从冰岛出发，开始了为期3年的环球旅行。我们的目标是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游览尽可能多的地方，参观尽可能多的国家并根据这些国家的情况进行投资。现在，我们正在欧洲大陆的内部，欣赏着这里美丽的风光。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之后我们的足迹还将遍及伊朗以及中亚一些国家，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

关于这个世界，有一点十分重要，我们需要始终铭记在心，那就是它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灾难。众所周知，在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前些时候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混乱。而另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美国现在正经历着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已经长达93个月，整个世界都



不得不承认美国一直是一个受上帝庇佑的国家。

当然，在我们3年的旅程中，美国这种经济的繁荣突然停止的可能性也很大，因为过去的几年中，美国一直被看做大半个世界的经济发动机，在扩张中的任何一点闪失都将导致世界经济的震荡和混乱。而在历史上，经济的动荡十有八九会引起政局的动荡。

危险的中东

中东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危险性极高的火药桶，我们计划在2000年秋天游览那里。但到那时，这里很可能会更加不稳定，因为阿拉伯国家长久以来都把以色列作为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经常怒火中烧地谴责这位伟大的撒旦（以色列），并因此而忽视自己在农业和工业发展中的失败，但是，他们越是如此，就越有可能发生更大面积的暴乱。

可怕的金融杠杆

到2001年我们希望能够到达南美洲，很可能当我看到它时，它会比现在更加混乱。因为随着美国和欧洲经济长时期增长的停止，亚洲和南美洲也将结束他们的高速发展，这样对南美国家来说，海外市场将所剩无几，这也将进一步加剧其现在的危机。金融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杠杆作用。由于去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世界的金融体系也将发生很大变化。现在，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每年都有很多的收益和利润，金融业的杠杆作用也促使经济以更

高速度发展；然而一旦收益和利润开始萎缩，在杠杆作用下，金融就又会拉着整个经济和某些受牵连的国家以更可怕的速度下降，而且比它起积极作用时提升经济的速度更快。今天，国际性跨国银行已经完全陷入了世界范围的信用扩张，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将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日本的银行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在繁荣时期，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借款人和贷款人总是会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繁盛时期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一个公司在经济增长时可以承担的债务清偿，在经济萎缩时会变得不堪重负。打个比方，一个建在迪斯尼乐园 15 英里以外的汽车旅馆，在繁荣时期的经营状况会相当不错。因为有许多家庭来这里度假，迪斯尼世界的汽车旅馆能开出很高的价格，所有的房间也能订满。如果这种繁荣扩张的景象持续一年又一年的话，银行和借款者都会想当然地得出结论：这种高客流量只是很自然的情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嘿嘿，开发者都在心里窃喜：我们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块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市中心的繁华地区，我们可以给家庭提供游泳池，无论是室外的还是室内的，还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健身中心，孩子们可以尽情娱乐，爸爸和妈妈们也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消遣，并且收费还比现在所有的竞争对手要低。但是事情总会是这样吗？假如经济陷入低迷时期，来迪斯尼世界的客人数量会至少减少 1/3，其余的游客也会找其他更便宜的地方随便消遣一下了事，谁也没有理由再待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度假，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了这份心思。如此一来，那些在城市边缘地区的汽车旅馆将会遭受灭顶之灾，并且可能永远无法偿还贷款。在经济进入大萧条的时候，这种



例子会重复千遍万遍，1998年在亚洲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在一个经济周期的最繁荣时期，借款者能允许一点点的利润误差，而在最低谷时期，实际上那时应该更稳妥地利用金融的杠杆作用，可他们却要求很大的利润，这无疑会增大经济的风险。

千年虫和欧元

在以后的3年内，世界经济形势会遭受另外两种巨大的压力——现在正如绷紧的绳子——千年虫问题和欧元的介入。我不是技术专家，但我很清楚的是，千年虫问题将加剧世界上的任何问题，并且可能引发严重的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不久之后，有头脑的人士就会看到萧条时期的到来。毕竟，繁荣终会结束，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很长时期的增长的结束。因为这次扩张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期，所以这次低迷时期相对的也会更加严重。

至于欧元，它一开始流通就不得不遇上糟糕的命运。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欧元将会给美国造成很大的问题。建立欧元的特殊机制可以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这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任务——如果它的启动失败（这是我所持的观点），它将会带来欧洲整个经济系统的崩溃，那无疑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现在美元不仅仅是国际储备货币，而且也是国际贸易的主要交换媒介。然而，欧洲货币市场如此根深蒂固，并且有很强的流动性，如果欧元的流通能够成功的话（这也是极有可能的），它应该就此开始替代美元在世界市场上的位置。几十年来，无论在哪一方面，形势一直都对美国非常有利，

因此即使美国仅失去一小部分的优势，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外国人会卖出美国的股票和债券，随后美国的利率就不得不相应提高。而商业成本的提高就会使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卖出美国的股票，从而也使得债券变得比股票更加吸引人。更为可怕的是，很多年来美国一直处于贸易收支逆差的状况，而欧洲则有巨大的贸易收支盈余。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如果欧元流通成功，欧盟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试想一下，一旦欧元成功启动，你还能责备投资者去选择这种声势更大、前景更好的货币吗？

因此，现在世界经济不仅仅受到金融杠杆作用的影响，而且还处在欧元和千年虫问题的压力下。如果这三重压力都没有引发全球经济震荡，那么战争或者政府的其他错误做法也会造成同样的灾难性后果。政府行为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美国中央银行正在大规模扩大存款，其速度之快大大超出我的想像。由此带来的问题是，1998年秋季，美联储的存款正以两位数的速度增加，远远高于正常的速度。即使美联储将存款增长恢复到它原来的一位数的情况，这种紧缩政策对美国的经济体系也将会是一种冲击，并且可能因此引发世界范围的经济动荡。使这些压力更大的是，所有的欧洲国家现在都由“左”倾政府控制。7年前，当建立欧元的协议签订时，只有保守党的政府在当权，他们原来的货币政策目标只是使欧元成为一种健全的通货。现在欧元的执行由“左”倾政府控制，他们的目标是完全就业而不再是建立健全的货币体系。这对欧元的形成又造成了一个压力，可能会导致欧元启动的失败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通货混乱。

总的来说，任何事物都要正常运转，否则全球的货币



金融体系在现在巨大压力之下，很可能会遭到破坏。今天全球经济的规模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得多，同时



在世界经济中各种各样的杠杆作用下，那些脆弱的社会和经济机制，将在冲击中被摧毁。谁知道要重新组建一个如此复杂的机制会有多么困难吗？多少年来我们就像一只海龟一样躺在沙滩上，极力地想翻过身来。

当我和佩蒂开始我们旅程的时候，你知道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小电力公益事业都是很值得投资的公司，比如佛蒙特州的绿山电力公司和德克萨斯州的仰角电力公司，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价格都不是很低。其次是，他们大部分都可以分配股息，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电力事业解除管制，这些小的公益事业将被大公司收购。现在，即使在股票市场处于熊市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有些外国人也在购买他们的股票，因为他们的定期的股息和较低的价格使这些公司不会像整个市场那样迅速地滑落。

至于股票，我的两支最好的候选股票来自美国的金融业和因特网。我不会指明那个金融公司的名字，因为我有许多朋友在那里，那样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但是当市场总体行情开始向下俯冲时，所有这些股票都将受到重创。虽然在这次旅程中我不能静下心来去过多地关注那些因特

股，但是，我对它们的兴趣却早就已经达到了狂热的地步。精明的商人在这次即将到来的灾难中会挣到好多钱。然而，或许是我不够精明，我缩减了标准普尔中一些中等规模股票的持有量，我估计那些中等规模的股票在下一次经济逆流中将会受到损失，如果投资者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投资于大型公司比较好。

在以后的3年，我相信海外投资会有可靠的机会。欧洲政府已经引导他们的国防工业进行重组，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它们就不能与美国的已经重组的国防工业相抗衡。在欧洲没有人反对这样做，我相信结果肯定会如我所料，因此我将购买欧洲一些中小型国防工业公司的股票。

我感觉中小型欧洲银行也会如此，因为欧洲银行产业也将不得不进行重组。

我拥有欧洲所有的石油公司的股票。我不仅相信石油业现在正处在最不景气的时候，而且我知道这些公司现在也在不断进行重组。并且，美国政府规定美国石油公司不能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做生意，比如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尼日利亚和缅甸，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受到限制，但欧洲的公司却会有一个好机会，因为有了美国最好的石油公司与之竞争，他们的事情办起来会容易得多。而且，一旦欧洲的石油公司看到美国的石油公司在调整巩固，他们也就不敢不去整顿一下自己的公司了。因此，投资这些企业是比较可靠和稳妥的。

伊朗和非洲

再过几周我们将到达伊朗，在那里我希望能够看到事



情已经向更好的方向变化。1999年，遗产基金会关于国内经济自由的年度指标排名中，在161个国家中，伊朗排在第154位。伊朗的排名仍然接近最后，而且长时间以来油价一直很低，但是，尽管如此，从1997年中期到1998年中期，伊朗的经济还是增长了2.5%。我们计划沿着非洲的东海岸和西海岸驱车前行，这些地方我还没有仔细地考察过。我希望在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都能看到积极的、令人兴奋的发展。

事实上，我们这次旅程的原则是：远离战争和传染病。然而，现在正是全球处于极度混乱的时期，所以我们在那些地方行动时不得不格外小心。那里为数不多的公路，以及这些道路的路面状况对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从美国纽约到洛杉矶大约有10条道路可供选择，但是在非洲境内穿行却仅有3条道路，在南美洲有两条路，而在西伯利亚和中国却都是仅有惟一的一条道路。在我曾经骑摩托车环游世界时，很必要的一点是必须得在夏天才行。在这颗星球上，有些地方总是夏天。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可以支起的可折叠的牢固的帐篷，是不是在夏天也就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在好天气的日子旅行要比在坏天气时更加令人赏心悦目。

中国的压力

当我们经过中国时，我想调查一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压力。因为她所有的邻国货币都贬值了，这就给中国的货币增加了更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庞大，和她的邻国相比她的GDP中出口额只占很小一部分，但如果

由于她的货币坚挺而不能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境外，她仍然将会受到损失。根据中国政府方面的报告，中国有大约 500 多种产品由于生产过剩而使中国受到损失，这些产品的制造厂只能以小于正常情况下 60% 的生产量运营。对于一个国家的企业来说，关系到利润的所有重要事件都会在取得收入的最后阶段发生。也就是说，一个企业最后 10% 到 20% 的收入，才真正创造了它的利润的最大部分，并且这通常来自于出口。

凄凉的日本

我并不认为日本目前已经改善了她的凄凉景象。日本迫切需要开放他们的经济，并且解除管制，而不只是在他们的问题上花大笔的钱。毕竟这些年来日本人仍然需要花 6 美元买一袋大米，而我们只需付 1 美元，而且现在据说还有 1000% 的进口关税。如果大米的进口能够解除管制，那就可以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改变。现在的土地价格也居高不下，就是由于米价被人为地控制在很高的水平。同样的，日本经济的其他部门也需要开放，与国际贸易接轨。

我们预计 1999 年夏天到达日本，并且我预计日本的银行体系会持续恶化。现在日本的银行仍然在很愚蠢地保护他们最差的顾客，正如他们 10 年来一直所做的那样。对于贷方的灾难和损失来说有一种可靠的处方可以医治，那就是仅接受对他们最有利可图的顾客，但日本的银行好像很讨厌他们，也从不给予支持。也就是说，日本银行吸收的任何新的资金，都在没有偿还希望的借款人那里浮动



着，这些败家子手里有一堆的贷款，然而那些可能成功的新顾客却不能得到一分钱的贷款。世界上优秀的贷款官员们经常说，第一笔损失往往是最好的损失。他们的意思是指，当一个借款人已经变得没有希望时，断了他的后路要比在他身上注人更多的资金和希望更好。的确，商人的大敌是总是心存希望。我想，日本在2000年左右还是不会采取果断的做法来挽救她的危机，但是如果他们在两年或三年后再做现在必须做的事，那时他们的痛苦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

前面所讲的也许太消极了，事实上这个世界也有积极的一面。我希望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找到这样的机会。尤其是巴西，我们会在2001年到达并参观那里，那时她的经济会到达谷底，因此在那里会有非常诱人的投资机会。倘若有很多很好的机会，我相信巴西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会是五六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好。我们将参观亚洲国家两次，一次在1999年，另一次在2000年。我希望在我们第二次参观时，他们的经济情况会有很大的改观，特别是泰国和韩国的经济。传统商品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但是现在在美国对传统商品的投资已经很过时了。在美国，截至1998年11月的11个月中，生产者的价格指数仅提高了0.7%，而中间产品，不包括食物和能源的价格，则降低了0.2%。而且，17种传统商品的BridgeCRB指数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然而，全球的传统商品市场，包括石油市场，如果现在的价格还没有跌到谷底的话，那么，在几周以后，而不是几个月之后，将会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后，他们的价格便会触地反弹。传统商品市场曾经在

1986年和1992年有过两次重大的低点，下一次也许就会是在你们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一次最好还是不要买东西。然而黄金却不会达到它在20世纪70年代时的高价位。其他的商品可能会更好一些，比如石油、石墨、大米、棉花、羊毛和肉猪。

我也常在心里想，在这第二次环球旅行当中，我希望世界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化呢？我盼望着能去看看东部和西部非洲，那些地方我从来没有完全考察过。我从没有仔细研究过巴西国内的情况。我没有到过伊朗和委内瑞拉，这两国都应该是引人入胜的。虽然我以前已经四次到过中国，但我还是想再看看她现在的样子。西伯利亚的大片荒野是否有所改变？俄罗斯国家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是否影响到那些偏远的、几乎与世隔绝的人们？我还不知道答案，但我很有兴趣去找到答案。从我上次到过印度的部分地区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我也特别好奇地想知道那些地方是怎样发展的。在过去的25年中我还没有到过斯堪的纳维亚，我也很想看看它的变化有没有我的变化大。

当然了，我也很想看看我对所看到的事物的反应是怎样变化的。我变得更老了，但更加有经验了，或许也更聪明了，所以我的好奇心也使我想知道我现在对这个世界会如何反应，比如对一些奇异的做事情的方法的反应，以及对于在这次旅程中会遇到的官僚主义的一些愚蠢做法的反应。

总而言之，目前由于千年虫问题、欧元的形成、各种经济中很强的金融杠杆作用、美国的长期扩张，以及众多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困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都如同骑在刀刃上。去参观这么多地

方真的是一次很令人激动的机会，但是现在也是一个潜在着危险的时期，谁知道在我们来回穿梭于世界上许多政治和经济的雷区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爆炸事件呢？





冰岛之旅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这个国家现在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许这比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的变化更为显著，因为在经历了长久的与世隔绝后，冰岛正要从冬眠中苏醒过来。

无法改变的孤立位置、长期的殖民状态、对农产品的迫切需要，以及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中央经济统治的思想，所有这一切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地融合到一起，同时也意味着冰岛——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不可能及时加入到现代世界的家庭中。但是正如许多正在转型的国家一样，冰岛国内也在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改革。

经济上的管理不善，几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摧毁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与此同时，国际风险也急剧增加。电视传媒的普及以及不断增长的国际旅游与海外学习，渐渐地把这个小岛上的一切荒



谬的陈规陋习加以否定和抛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曾经在其他地区缓慢发生的变化，现在开始在这里急剧地进行了：许多几十年之久的集体机构已经不复存在了，政府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私有化，并试图当场支付巨额的国际债务。

然而，很多历史问题仍然存在：农业依然有浓重的保护主义色彩，不仅对食品征收很高的关税，更有甚者，这个国家禁止对一些特定产品的进口，并将其视为违法。因此，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基本必需品非常昂贵，以至于许多人要同时做两到三份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有一次，我和佩蒂来到一家比萨饼店里，想体验一下在这里吃快餐的感觉。我们要了一份中等比萨饼，两份沙拉，两瓶啤酒和一块小的蒜茸面包。而就是这些，竟然花了我们 50 美元，我们简直吓晕了。

毫无疑问，这种荒谬的事情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结束。50 年前，冰岛还是一个由农民和渔夫组成的国度，雷克雅未克，冰岛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仅拥有这个国家很小比例的人口。现在怎么样呢，有 40% 多的冰岛人居住在那里，如果加上城市郊区，这一比例将达到约 60%。在我们环绕冰岛旅行的途中可以看到许多废弃的农田。我相信，不久以后冰岛政府就会意识到如果把粮食价格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这里每个人的经济状况都会好起来。在北极圈附近的火山岩小岛上种庄稼，来保护越来越少的农民，对冰岛来说是一种可笑的而且是不切实际的行为。况且，生活的高成本也会降低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渔业，虽然比起农业来要强大得多，但也必须面对新



的现实。直到现在，这个产业还受到配额保护，限制进口并阻止外国人从事该行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为了保护渔业，可是实际上，这些做法只是保护了极小部分的幸运者，并使他们富裕起来，因为限制外国人从事渔业的措施可以使国内的渔业经营者轻松地得到丰厚的报酬。可喜的是，这些也将发生变化。当地居民开始厌恶这种配额制度，厌恶由此产生的不劳而获的暴富者；冰岛最高法院最近也改变了关于配额的基本设想。

在能源方面，冰岛比沙特阿拉伯更具前景。毕竟，总有一天沙特会用完她的石油，并且由于多种原因，碳氧化物将不再被广泛使用。可是冰岛，在她境内有间歇泉、天然蒸汽、沸水源，以及溪流中用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而且这些能源都将是永恒的。在完成初始投资后，获取和利用这些能源也将是完全免费的，这正是那些目前的石油大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的自然条件。但冰岛人拒绝外国投资者投资他们的产业（也许他们觉得这有点像“外国统治”或“殖民主义”），也没有几个人觉察到这种前途无量的资源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冰岛人必须改变这种思想了，他们可以借鉴一下外国的经验，比如科威特，由于有外资注入开发本国能源，而变得富裕无比，却并没有失去她的独立性。希望将来有一天冰岛也会这样。

年轻人是冰岛的希望。冰岛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的转变过程始终要得到年轻人的热情帮助和鼎力支持。在这个国家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在30岁以下，当然占据着很多重要职位的是50岁以上的人。每到周末，这些年轻人几乎充满了雷克雅未克的所有街道和俱乐部。这使得他们的祖父母以及父母都感到非常困惑。但是还有另外

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同样是这些年轻人，在他们成熟的过程中很渴望一个新的天地，正是这种激情最终将把冰岛现存的有悖于历史发展的腐朽残余一扫而光。

在一些年轻人居住的地区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冰岛一直要求所有的小学生一开始就学习丹麦语，并将之作为母语，很明显这主要是历史上的原因。以前的几代人年轻时很少对此提出质疑，更确切地说，他们很赞成这种做法。现在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了，几乎没有哪一个孩子再喜欢学习这种语言，甚至认为学习它毫无意义。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向了英语、汉语或西班牙语这类更有实际意义的语言，把他们作为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

冰岛的青年企业家们——主要是一些发展中的新行业的企业家，已经深深遭受了历史遗留问题的磨难。对他们来说，这几乎是用一千年的时间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冰岛的智力资本在飞速地发展着，远远超出了这个社会以及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然而冰岛却依然限制外国投资进入她的最重要的经济领域，甚至连外国人想在冰岛定居都很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怀疑世界上还有没有哪个期望移民的人会将冰岛作为将来他们移民的目的地。即使是他们已经决定移居到此，或者是已经发现了冰岛的迷人之处，一旦他们知道了在此扎根如此不易，也会毫不犹豫地取消来冰岛的计划。

这两类人开始向旧的思想及做法发起挑战了。现在已经有一所收费很高的管理学校，这所学校的领导者是一位40岁的常春藤联盟的毕业生。不同寻常的是，这所学校仅仅有10年的历史，由一所旧的集体主义中学转变而来，而它现在却成了一个培养20多岁的、有抱负的年轻



资本家的基地。

任何事物的改变都会遇到阻力，冰岛也是如此。虽然我还不不敢确定人们是否对改革都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冰岛的一些人已经担心改革可能会使他们失去传统的文化。他们不希望本国独特的语言在不久的将来受到外来语种的侵蚀，当然更不希望几个世纪以来赋予这个国家的灿烂历史就此消亡，因为所有这一切从他们小时候起就已经与他们的生命融合到一起了。

家庭以及继承的传统观念在冰岛更是根深蒂固，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这里相提并论。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认真地保存着他们的家谱，这些家谱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甚至在冰岛政府中也有关于每个人家族背景的几十年的详细记录。可想而知，这里绝对是一个研究基因、环境和药品的最佳实验室，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的寿命更长。由于可以利用如此独特的知识体系，当地的生物公司是否会为他们能改变人类世界而欣喜若狂呢？

接下来要提到的是这里的烟花和篝火。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冰岛一样庆祝新年，绝对没有。每逢除夕，人们就会用巨大的篝火来清除上一年的晦气，全国都是如此，这也成了冰岛的一个标志。当午夜来临时，各式各样为人熟知的烟花就会在各个城镇燃放。整个城镇，以及其中的每一栋房屋，每一个家庭，甚至是每一片砖瓦，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试想一下，你置身于拥有十五万人口的雷克雅未克，仰望着灯火闪耀的天空欢度除夕，会是何等的场景。如果你已经看厌了这里的景色，怎么办呢？没关系，因为 20、30、40、50 公里之外的天空仍然

在山顶遇到暴风雪不得不返回的时候。

我必须谈一下这里的人民。住在乡下的农民——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在辛勤地劳动着，毫无怨言，友好、热情而诚恳。在这个国家里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并且允许妇女在婚前就可以生育第一个孩子。犯罪在这里几乎是不存在的，1998年冰岛没有发生一起谋杀案。这里的房子也从不上锁，最让我们吃惊的是，当我们到总统家拜访时，竟没有发现一个门卫、一个警报器、一个服务生，甚至连一个大门都没有。



在过去超过 200 年的时间里，爱尔兰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一边进行内战，一边与她原来的祖国——英格兰进行战斗。可是突然间，这种状况就发生了改变，几个世纪的战争被他们统统抛进了大西洋，取而代之的则是象征和平的选举，这也正是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想法。就如同刚刚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一样，爱尔兰人激动不已，期盼着新生活的开始。而与兄弟和父亲的战争已经成为一本历史书，被放在高高的书架顶上。

这次是真正的和平，除了一小撮人还在进行暴力活动外，大部分地区已经安定下来。完全和平的道路虽然仍很曲折，但它的确是来了。两百年的战火硝烟，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对峙了 75 年的人们也开始携起手来，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最有意思



的是，这些事几乎在同时发生了。现在，爱尔兰已经成为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国家发展史上，这绝对是一个极好的案例，两个奇迹在一个几百年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度同时出现。

我们先来看一些背景材料。爱尔兰是英国西海岸之外的一个独立小岛（当然，英国也是欧洲西海岸之外的一个岛国），拥有 530 万人口，领土面积比美国缅因州还大，美丽富饶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鲜明特征。在这个小岛上存在两大政治实体，北爱尔兰（英国的一部分，信仰新教）和爱尔兰共和国（一个独立的国家，信仰天主教）。以往，这个岛国大量地向海外移民，经济也靠出口维持，主要出口农畜产品、日用品、爱尔兰威士忌、采矿和机械产品以及化工产品和纺织品，现在爱尔兰又成了软件和微电子产品的重要出口国。除此之外，旅游业在这个小岛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与世界上其他的岛国一样，爱尔兰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实际上，商品和劳务的出口总额接近这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 80%。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 420 亿美元，而在 80% 的出口中，又有一半来自软件和电子产品（他们被认为是目前最前沿和最时髦的产品）。

爱尔兰的高科技公司几乎就是美国高科技公司的移植翻版，美国大部分高科技公司和软件公司都在这里建厂或开展业务。英特尔公司在爱尔兰有 4300 名员工，戴尔电脑有 1700 人，摩托罗拉有 1600 人，Gateway2000 有 1600 人，希捷有 1140 人。其他的大公司如微软、3Com、AT&T、甲骨文、Novell、Hewlett - Packard、苹果公司、太阳、IBM 和 NEC 等也在爱尔兰投资经营。一旦英特尔的第二

个芯片制造厂在 1998 年底启动，将又有 30 亿美元的投资流入爱尔兰。据统计，目前在爱尔兰共有 500 多家本土软件公司和 100 多家海外公司。另外，根据美国贸易司的统计资料，美国在爱尔兰的年投资回报率在 1992 年达到 25.8%，为欧洲之最。我想，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使任何投资者动心。

爱尔兰自 1973 年加入欧盟，便牢牢把握住了这一机会。自那时起，展现在爱尔兰面前的便是一个广阔而诱人的欧盟市场：3.8 亿人口，11.2 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无论哪一项都大于美国）。同时这也给远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公司们提供了一个欧洲最好的投资场所。北爱尔兰政府估计，约有 70% 的北爱公司已经进入欧盟市场，另外还有 20% 活跃在欧洲其他国家、美洲和亚洲市场上。

爱尔兰的宏观经济指标也同样让人吃惊。从 1987 年起，她的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逐年下降，到 1997 年这一比例已从 112% 降到 60%。1988 年到 1994 年，爱尔兰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 5.25%。通货膨胀率也从 1981 年的大于 20% 降到近年的小于 3%。1985 年 6.5 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到 1994 年已经变成了 24.20 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在贫困中挣扎了几十年的爱尔兰现在也赶了上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欧洲大陆不相伯仲。到 20 世纪 90 年代，她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欧洲平均水平的 70%，10 年间增长了 10 个百分点。

爱尔兰在对外贸易的同时，也积极开拓本国市场，并将自己定位成工业制造、软件开发、通信设备和金融服务的中心。美国是爱尔兰最大的投资国，占其全部外国投资的 37%。但是爱尔兰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国内的失业率



一直在 10% 以上，居高不下；而她的工资水平却是欧洲最低的一个，这使本国的人们极为不满，但却吸引着外国的投资家们。

爱尔兰的通货是爱尔兰镑（punt），长期以来爱尔兰镑一直比英镑更为疲软，但现在却愈加坚挺了。尤其重要的是，爱尔兰已经被允许加入欧元区，而英国则拒绝加入（我想他们是在观望欧元以及更加深化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爱尔兰这个被视为绝望之地的国家，目睹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漂洋海外，去寻求更好的发展。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人又回到了这片土地，而且已经超过了出国的人数。这简直太富有戏剧性了，一直以来都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离开这里的爱尔兰人，现在已经决定永远留在这个小岛上了。

历史上以喜欢喝酒、专于诗作而不是 C++（一种计算机程序语言）出名的爱尔兰人是如何取得如此非凡成就的呢？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呢？到底爱尔兰的领袖们作出了哪些英明决策呢？

也许每一项决策都是英明睿智的。他们制定了培养儿童的长期计划，包括自然、数学以及语言学，使他们具备编写软件和涉外谈判的能力。他们使每一位到爱尔兰的投资者享受税收优惠，结果就是爱尔兰成了美国电子行业 25% 海外投资的目的地，其他更多的国家则将爱尔兰作为进入欧洲的门户。几十年里，爱尔兰政府一直给予艺术家，尤其是外国艺术家足够的税收优惠待遇，以使他们在那里生活和创作。近几年，这项措施也适用于刺激工业了。政府制定政策以帮助外国投资者用最新的方法培训本国的劳动者。这里的劳动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讲流利的

英语，并且这里的低工资更足以吸引各个国家的投资者到此投资。同时政府对在本国修建建筑物、建设工厂和引进机器设备方面也给予极大的支持和优惠。对绝大多数公司来说，与开明的、深刻理解经营之道的政府打交道，简直是一种解脱和恩赐，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去理会那些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所带来的顽固守旧、严格管制和重重障碍了。

爱尔兰共和国拥有 370 万人口，她的邻居北爱尔兰有 160 万人口（从国土面积上讲，有爱尔兰共和国的 1/4 大，和美国康涅狄格州差不多）。如果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像先前承诺的那样携手合作，而不是继续战争，那他们的未来会比辉煌的过去更加辉煌。那么是什么使这个北方的合伙人加入到这个合作团体里来呢？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萧条之后，现在的北爱尔兰比以往要强大得多了。她的工业品的生产增长要比整个大不列颠王国的平均增长高得多。根据北爱尔兰工业发展部的报告，1998 年，英国电信公司等大公司已经宣布将对北爱尔兰进行总额超过 8 亿美元的投资。事实上，仅仅希捷科技一个公司从 1992 年起在北爱尔兰的投资就达到了 3.91 亿美元。现在约有 40 个美国公司在北爱尔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他们带来了 9000 多个就业机会。1993 年，16 岁年龄阶段的人学率在北爱尔兰达到 88%，比整个大不列颠王国的 77% 高出 11 个百分点。而且获得高等中学学历的比例也比整个大不列颠王国要高。北爱尔兰人常常自夸自己工作起来精神十足，除此之外，北爱尔兰似乎的确有欧洲最好的工作环境。1991 年，由于工作中断，北爱尔兰每千人在一年里共有 32 天处于失业状态，而在德国，这一指标是 452 天，在西班牙，是 463 天。北爱尔兰



拥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平均每小时的劳动成本（即工资）是 10.68 美元，美国是 13.62 美元，法国是 14.17 美元，而在高物价水平的德国，是 22.10 美元（同时也可以和爱尔兰共和国作一下比较，那里的工资水平稍高一点，是 11.18 美元）。和她的南部邻居一样，北爱尔兰也采取措施以使个人（自然人）和公司（法人）的税务负担达到最低。在欧共同体中，这里是直接税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在欧洲，爱尔兰被称做凯尔特龙（类似亚洲四小龙的

叫法），因为这里有高速发展的产权市场和绝佳的制造优势。尽



管几个世纪以来这里都要比英格兰显得贫困，但现在她已经比较富裕了。

当然这不是从总量上进行比较，而是从这里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中感觉出来的。更进一步说，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还会有另一种感觉，你会觉得在都柏林比在伦敦生活得更加自在。这不仅仅是因为爱尔兰镑比英镑更加坚挺，还因为爱尔兰良好的贸易环境和优越的财政状况。这里的经济充满活力，拥有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能讲流利英语的高素质人群，他们具备勤劳肯干的工作精神，又有努力去谋求一份中等收入的工作意愿，这些正是爱尔兰的核心优势所在。正因如此，在全球电信事业蓬勃

发展的条件下，这里的劳动者可以极其轻松地从英语国家的公司里找到合适的内勤工作，无论这些公司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在美国，他们都可以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完成各项任务。

爱尔兰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令人咋舌。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普遍存在着一条政治真理，那就是无论发生了任何坏事，我们的政治家和领导者都会归咎于旁人，却从不自责。但这条真理在德国得到了反证，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曾残酷地迫害无辜的犹太人，但之后的德国领导者们认识到了这一错误，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爱尔兰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过去几十年的贫困时期，南部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曾经极力指责北方的新教徒和英格兰人，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还因为那些南方人将这些污蔑天主教的新教徒的进入视为外族入侵。但现在这种情况也完全消失了。

瑞士有一套评价国际竞争力的体系，他们使用 259 个指标对 46 个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比较。爱尔兰在 1996 年排名 15 位，一年之后，也就是 1997 年，他们的名次上升到 11 位，在加拿大（10）之后，但却在英国（12）、德国（14）、瑞典（17）和日本（18）之前，这又让我十分惊讶。

每当有大量资金涌入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命运就会随之改变，这好像也是一条真理。试想一下，有谁会不去赚钱而继续理会那些毫无意义的所谓世族恩怨呢？

但在爱尔兰确实存在这样一些人，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那些爱尔兰狂人好像短期内不会认识到他们所犯的错误，就像西亚的那些 18 岁的孩子们（塔利班），总是认为



抱怨撒旦的老一代人是一些弱智和蠢蛋。可是爱尔兰的年轻人却没有那份闲心去憎恨北爱尔兰人或者是继续与英格兰人战争，因为这里现在有他们发财的大好时机。同样的，由于离婚和避孕已经是合法的事了，这里的青年也不再去管什么对天主教污蔑的言论了。在爱尔兰人心中，再没有什么比赚钱更加重要了，其他事情只能靠边站了。

现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和睦相处，随之而来的经济合作就像是一支蓝筹股和一支充满活力的新兴创业股的联合，双方都会获利。这支蓝筹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创业股也从稳定可靠的蓝筹公司获益匪浅，真是天作之合。

爱尔兰还将从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侨民那里获得巨大的收益。海外移民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往往至关重要，比如说中国，那些海外华侨经常寄钱回家，回国观光旅游，还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不过移居国外的俄罗斯人似乎对他们的祖国并不眷恋。爱尔兰与中国十分相似，海外的爱尔兰人大都渴望回归故里（没有人会再去责怪他们这一点）。由于采取了几十年的移民海外政策，现在爱尔兰人几乎遍布世界各地，不少人已经功成名就。他们也会向家里寄钱，将他们的专业技术带回来，尽可能地回来旅游探亲，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长期投资，所有这一切都将使爱尔兰更加繁荣。有些人希望能在此永久定居，当然他们的资金和技术也会落地生根。据估计，仅仅在美国，就有 3500 万爱尔兰人后裔，这一数字是目前爱尔兰全国人口的 10 倍。在英国也有大批的爱尔兰人。在澳大利亚，约有 30% 的人声称他们具有爱尔兰血统，相信其他国家的爱尔兰人也不

是一个小数目。

尽管爱尔兰的经济总量在欧洲是最小的几个之一，但她和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一样，却是最有活力的。如果一个投资家坚持在欧洲的一个英语国家投资经营，那毫无疑问，爱尔兰将是上上之选。

在过去的 20 年里，爱尔兰软件业已经成为其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该行业现在约有 2 万名员工。爱尔兰软件联盟在其最近的出版物《增长的战略》中指出，在未来 4 年里，爱尔兰软件公司的出口总量将增加 5 倍，出口额超过 30 亿美元。当然对美国这样的软件巨人来说，这个数目听起来并不是很大，但对一个经济总量只有 650 亿美元的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飞跃。由于爱尔兰的经济规模太小，她自身无法消化如此巨大的软件产品，爱尔兰人便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了。他们显示出极佳的商业天赋，从容地与外国公司进行国际贸易。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Iona 科技公司。该公司 1997 年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 1.38 亿美元，是纳斯达克历史上的第 5 大软件公司。Iona 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克里斯·合恩这样说道：“我们坐上一辆轿车，然后驾驶着这辆车向所有美国的知名大公司展示我们的产品，当然还有一些日本公司。如果他们没有在这里经营，那他们可以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去美国。”

一些年长的爱尔兰人现在仍然顽固地坚持 50 年前和 100 年前的斗争，爱尔兰的年轻人也需要认识到长期的斗争对他们的影响。为了他们的大好前程，他们渴望到布鲁塞尔或是更远的地方，而不是局促在都柏林和伦敦之间。



他们深切体会到自己是这个充满活力的、繁荣昌盛的大陆的一分子。巨大的机遇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老掉牙的斗争了。但毕竟，他们也是爱尔兰人。举一个美国的例子，你可以想一下，都有哪些人加入到了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宗教纷争中呢？难道纽约的人们有更重要的生意去做，而不去参加与康涅狄格州的战争（美国南北战争）吗？随着爱尔兰人在都柏林和伦敦之间交互前进、竞相提高，这种情感会变得更加普遍。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爱尔兰。爱尔兰的股市行情一片大好，汇市和产权市场也是如此。荷兰银行的丹·麦克劳林博士认为，异常强劲的出口增长意味着爱尔兰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会达到12.5%。一般来说，这样的增长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产生推动工资上涨的压力。1997年，对爱尔兰至关重要的出口增长了17%，整个5月份，轿车的销售量增长14%。虽然爱尔兰对国外投资者提供了低税率的税收优惠政策，在1998年的头5个月里，爱尔兰的税收收入仍然增长了11.6%（低税率的另一个效应是可以增加公司的营业收入）。信用增长也十分强劲，失业率逐步下降，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大。这就是爱尔兰目前的经济形势。

要想迎来持续几十年的繁荣是相当不易的，难免会遇到阻碍和挫折。举例来说，爱尔兰镑与其他货币相比，已经非常出色。但在欧洲，利率有趋同的趋势，如果这样，爱尔兰的利率将要下降。降低利率会加速爱尔兰的繁荣，然而，对一个经济增长过热的国家，中央银行采取的一个标准的降温方法就是提高利率，但在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是布鲁塞尔欧元协定的成员国，她不可能单独抬高利率。这样，爱尔兰便给那些留心的投资家们打开了获取投机利润的门户。然而，这种情形也同时使大量破产成为可能，因为如此加速的增长已经使经济像摇摆的秋千一样荡到了最高处，随时都可能急剧地掉下来。现在这里的情况和 20 世纪初的美国几乎一模一样。在 20 世纪初，美国迎来了一次伟大的繁荣，世界上很少出现的景象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财富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创造出来。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美国从未经历过大的危机。实际上，美国在 1907 年就陷入了困境，接着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又发生了一次。当然还有 20 年代后期的经济大危机和 1974 年那次可怕的大滑坡。还有一个高度繁荣的国家经历危机的例子，那就是日本。二战之后，没有哪一个国家比日本人更有钱，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也同样遇到了问题，就是在今天，日本还深深地陷在泥泞的沼泽里，不过这次政治的因素更多一些。

由于爱尔兰现在正处于繁荣昌盛的时期，人们再没有兴趣去打仗了，其实那也没有任何意义。那段可怕的时代已经过去，并深深地被埋在地底下，似乎永远也不能出来了。爱尔兰岛北方和南方的新型伙伴关系将给这个岛屿带来无穷的收益，而这样的境况即使在 5 年前也被认为是做白日梦。虽然爱尔兰会经常遇到周期性经济过热带来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她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会长久地发展下去。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对爱尔兰的投资意味着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家们将与爱尔兰同甘共苦，不管你是投资于房地产、商业还是公司股票。进一步说，爱尔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在那里居住生活会其乐无穷。这个美丽的

小岛一定有美好的未来。如果你有爱尔兰血统并在那儿买一栋房子，那么你完全可以在将来的某一天再回来并永远扎根于此。



“日不落帝国”的衰落





世纪之交的时候，我正在英格兰。伦敦的千年之夜将是一个人们期待已久的壮观的夜晚——当伦敦议会大厦顶的大钟在午夜时分敲响的时候，一束束美丽的烟花将徐徐降落在泰晤士河面上；“千年之顶”（The Millennium Dome）——一个世界闻名的娱乐场所，它的修建耗费了英国人 10 亿美元和两年多的时间——也即将向世人敞开它的大门；称为“世纪之眼”的巨型游览车将开始转动，昭示着 21 世纪的到来。

不幸的是，一切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完美。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进入“千年之顶”，随后的票房收入也急剧下降。“世纪之眼”游览车也没有转动（事实上，“世纪之眼”第一次承载游客是在 1999 年 12 月 1 日，也就是在最近）。我从泰晤士河边所看到的惟一的火光来自聚集到这里来想要见证历史的



人们的眼睛。

我们参观了英国的几个纪念馆，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宏伟、壮观的教堂。许多教堂都正在修缮或者是正在集资来维修和保护。假如这些教堂想要看到下一个新千年的来临，那么即使是政府用于改造教堂的排水设备的钱也将远远超过建造一个新教堂的费用。

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观点在我们的旅途中不断地得到证实。一千多年前人们“谈虎色变”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不是正在消亡就是已经消亡。如果谁对几个世纪以来的政府行为进行过研究的话，他就会明白这一切所发生的原因。而且这些日子以来，英国的社会并不是特别的稳定。英国所有的组成部分，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和英格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知道其他的地区将要发生什么。

想想这个强大的国家在世界上曾经拥有的地位，就会令人感到羞愧。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世界上1/4的土地。凭借其在商业经营和航海上的聪明才智，英国成为当时的海上霸主，并且她的国土边界也远远超过了英伦半岛。但在今天，英国的优势已经消失殆尽了，其综合国力现在仅仅位于世界第25位。这个国家现在看起来正在经历一场身份危机：她想成为整个欧洲的一部分，还是想成为单独的一部分，或者是想成为美国的附庸？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否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国家一样，英国所有的问题正在逐渐地显露出来。

在英国，凡我们所到之处，都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情绪。当我们到达英国最西边的一个城市时，一场争论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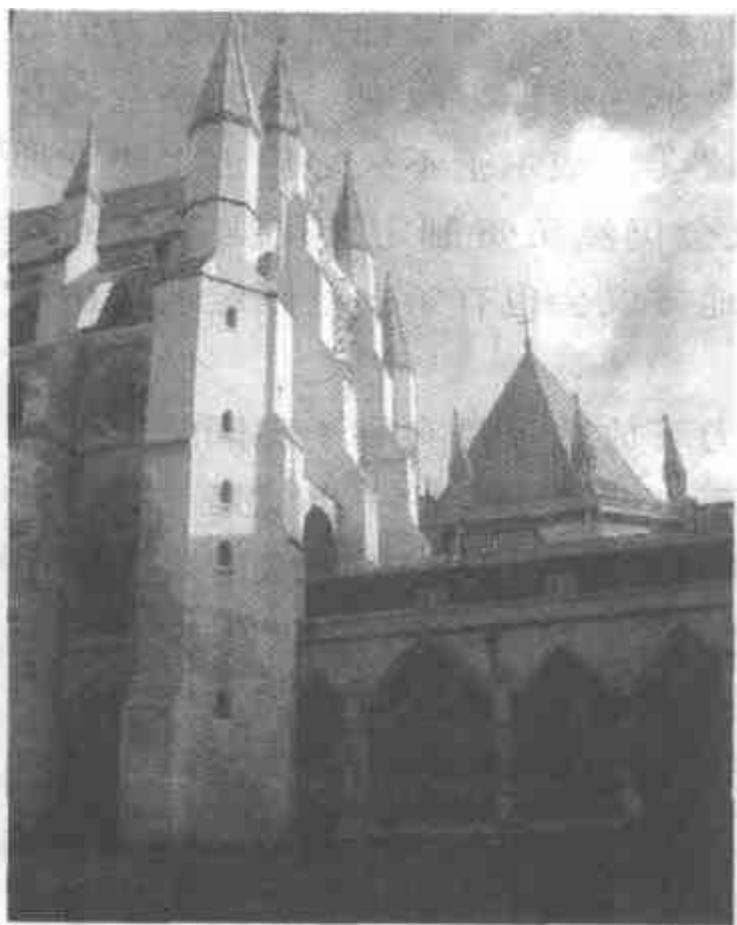


展开，这不是关于啤酒方面的争论，而是关于度量衡制度方面的。为了逐渐与欧盟保持一致，英国政府决定改变原来的那种度量衡制度，这对商人来说，意味着把“升”改为“夸脱（容量单位）”、“盎司（重量单位）”和“品脱”。这在这个城市的商人之中引起了一场骚乱，他们坚决地抵制这种新的度量衡制度，有人甚至说，他宁愿在度量衡制度改变前去坐牢。这种狭隘自闭的思维阻碍了英国的发展。尽管在英国主宰世界的时候，现存的度量衡制度是很有效的，但它现在却明显地影响英国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发展。

英国国力的衰退，其原因在于实行了一种权力下放的政策。所谓权力下放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把权力的一部分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是工党领袖布莱尔于1997年成为英国首相后采取的一项主要措施。布莱尔要把更多的权力分散给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地方政府。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已经建立了地方议会，威尔士不久之后也将建立地方议会。虽然英格兰议会仍然负责制定英国国家级的法律，但像苏格兰这样的地方议会也有了一些制定地方法律的权力。

现在我不想讨论权力下放政策是有利于英国的发展还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不过，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联合政府的权力下放政策使英国各组成部分和中央政府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对立。例如，佩蒂和我在威尔士发现有一个正在兴起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要求所有的当地学生都学习威尔士语。威尔士的通用语言是威尔士语和英语，并且其许多路边的标志都是用威尔士语和英语写的。就像一些广播和电视节目都采用英语和威尔士语一样，当地的许多

报纸也是用威尔士语印刷的。英国全国有不少于 1/5 的人口（大约 300 万）是威尔士人，像英联邦的许多其他的国家一样，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说英语。让孩子们学习威尔士语可能有一点文化价值，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我无法理解，因为首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教老师们学习这种语言。尽管我也一直赞成孩子们学习一些英语以外的语言，比如汉语和西班牙语，不过威尔士语是不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市场中的一种有效的资产。学习威尔士语除了能坚定这个国家的固有价值标准之外，在普通市场上一点用都没有。事实上，它可能仅仅只能疏远英国，甚至从英国独立出去。假如威尔士真的想要独立的话，我不能肯定她有足够的可利用的资源，那样的话，英联邦国家威尔士的发展机会可能还不如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



同样的事情也在苏格兰发生（事实上，第一个只教盖尔语的学校在去年秋天也开学了）。不过不像威尔士，苏格兰还有一些经济资源，虽然只是海岸线外的一点点石油资源，但现在油价非常的高，达到每桶 30 美元，而且苏格兰人也意识到这种状况不会长久。然而，不断膨胀的油



价却使得英镑异常坚挺，当苏格兰的油价在英国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大下降时，英格兰感到非常高兴。然而当苏格兰从英国获得一定的自治权时，许多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分子开始对英格兰的统治感到不满，这种紧张的情绪可能会导致出现更大的问题。

众所周知，北爱尔兰是一个充满紧张氛围的地方，但现在在工作方面，情况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当佩蒂和我驾驶着汽车穿过整个国家时（不仅仅在爱尔兰），我们立即被那些年轻人的态度吸引。毕竟，爱尔兰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我们发现，尽管在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一直存在着争执，但是年轻人对如何增长自己财富的兴趣远远超过其他。三四十年前，爱尔兰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买卖的一潭死水似的国家，然而今天她却拥有了众多的具有科技头脑的年轻人，他们可以看到占领世界一席之地的各种机会。这些年轻人没有退缩，只是一心想要抓住这种可以发展的机会。事实上，所有与我们交谈过的人都不考虑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他们只是把自己当做欧洲人来考虑问题。

从长远来看，我猜测当权者将在北爱尔兰制定出一个和平计划，一个肯定充满着对立和陷阱的计划。最好把它称为“锯齿状的和平”。但是，在受到整个和平进程推动的同时，它也受到那些不愿以原有的方式生活的年轻人中的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的推动。

尽管这种“小国（独立）情绪”正在扩展它的外延，但是英国毕竟是一体化市场中的一部分。2000年1月1日，他们甚至不愿意与欧洲一体化市场中的其他国家一起开始实施欧元流通。为什么呢？我认为，在英国进入一体

化市场的时候，她带有两种想法：一方面，他们想分享欧洲一体化带来的繁荣；与此同时，他们又想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为他们担心欧洲一体化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想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然，我从来没有对欧元抱有狂热的情绪。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如果一个国家绊倒了，其他国家都会跟着遭殃。但是，英国的这种中间派的立场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许多已经与欧盟有生意往来的公司已经表达了他们对英国这种模糊立场的担忧。就在最近，索尼公司的总裁说，由于英国不接受欧元，他不计划在英国开设更多的工厂。他的态度是，既然这些工厂是要迎合欧盟的，那么在英国再开设新工厂甚至维持现有工厂的运转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假如有更多的公司都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英格兰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将继续与世界经济的疏远状态，她的发展将越来越不着边际。

即使英国改变现在的思想，决定成为欧元联盟中的一员，也不见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想加入欧元联盟，这个国家需要维持一个相对于欧元来说比较稳定的货币流通市场两年以上。尽管现在看起来欧元相当疲软，从石油价格持续走高来看，英镑还是相当坚挺的。但是考虑到英镑的不稳定性，我不能确信它能成为欧元联盟中的一员。可以肯定的预测是，苏格兰人不会愿意为了法国农民和德国工人而降低自己的石油价格。

假如不考虑这些冲突，英国的经济还是相当强势的。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持续走高的石油价格帮了英镑的大忙。但同样像我在上面所指出的，我认为，除了漂浮在表面的繁荣现象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我认为为了迎接



新世纪，英国的中央银行已经印制了更多的货币。事实上，不仅仅是他们，在整个欧洲甚至美国都存在着货币发行增加的问题。这种行为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假如新世纪导致了某种商品的价格下降，市场上还有更多的现金可以抵挡一些问题。现在，过渡期已经顺利地度过了。像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一样，英国的央行正在把货币流通量降低到正常的水平。然而，这种行为却产生了连锁效应，股票市场正在感受到这种冲击。到2000年1月中旬，伦敦金融时报指数已经下降了12%。

这是否意味着，投资英国是一个禁区呢？说实话，如果不是在一个大范围内看待一种经济，任何投资理念似乎总是伴随着乌云。我仍然认为，在英国投资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发现那些国家自己很难做好而有些公司却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可以通过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情况来证实这一说法。举个例子来说，我自己拥有股票的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伦敦：壳牌石油）和英国石油—Amoco（伦敦：英国石油），两个公司都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作为美国预托股票参与交易。我不敢说这两个公司以30美元每桶的价格出售石油是受人欢迎的，但它们却是同类企业中规模最大和品质最好的两个公司。尤其是壳牌公司，还没有经历另一个石油公司已经完成的结构调整，不过一个新的总裁已经上任，并且已经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对于经营自然资源的公司有强烈兴趣的人。因为它的经营是合乎逻辑规律的：当世界人口增长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将迅速增长且越来越难以满足。这些自然资源，像石油，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自然资源的价格只能在长期内才能得到增长。我

曾经购买过的一家叫 Rio Tinto(世界著名跨国矿业公司)的公司的股票，它是一家英国的勘探及生产公司，主要经营勘探矿物资源，像铜、金、铁矿石、铝、铅还有锌等等。这家公司除了在北美经营以外，还在欧洲、南美、非洲以及印尼有生意。

茶叶经营是推动英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动力。尤其是当亚洲的经济持续复苏时，我在世界各地经营茶叶的公司将变得越来越好。现在，除了威廉森茶业公司、劳伦公司外，我还拥有山茶花茶叶公司的股份。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投资于只在英国做生意的英国公司。现在，要这样做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一个特殊的投资环境，不管英格兰或者全英国的经济情况怎样，它都能持续繁荣。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Viridian 公司，这是一家公共事业公司，其前身是人们所熟知的北爱尔兰电力公司。既然我认为和平进程最终将发挥作用，所以我想这个地区的电力公司肯定能从用户和需求量的增长中获利。电力是每个人任何时候都需要的。相似的情况是，在英格兰，公用工业远远没有美国的工业规范。

甚至有方法可以通过英格兰的历史背景投资到她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现在许多英语国家仍然与非洲有着相当大的交易量。其中有一个叫做 Patterson Zochonis 的公司，它和宝洁公司一样主要为国内及非洲市场生产洗涤用品、化妆品、药品还有家居用品。还有一个叫做非洲湖(伦敦: AFLK)的公司，该公司正在采用一种全新的管理方式以确保它在非洲市场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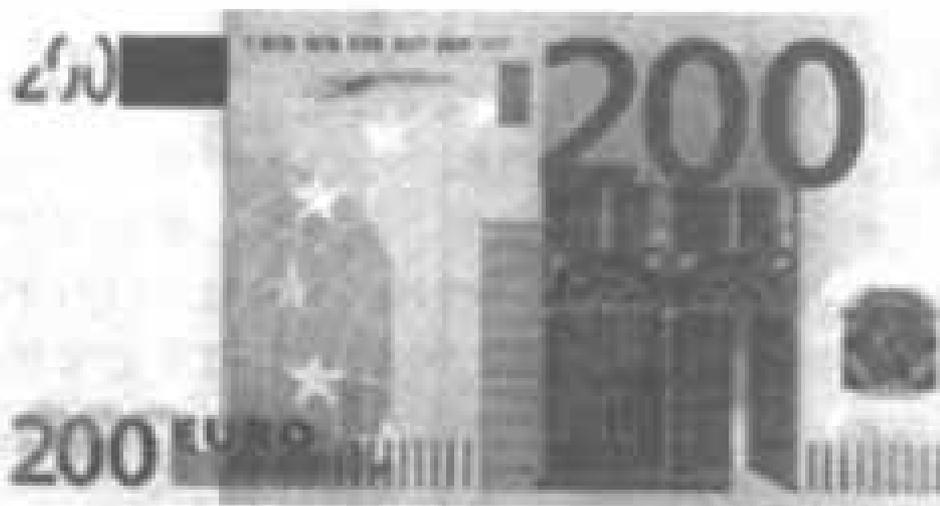
我观察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疯牛病带来的后果。众所周知，疯牛病是英国人的梦魇，尤其对于肉产品经销商来



说，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钱财化为一股青烟。疯牛病使许多公司破产，那些幸存下来的也成为“便士股票”。尽管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情况最终将成为历史。例如，曾经一度没有人愿意吃糖，使糖价下降，糖商们破产，然而最终人们又走了回来，幸存下来的公司最终也取得了成功。对疯牛病来说也是一样的。近来，欧盟市场发布了它对英国肉制品的正式批准。这将带给人们必要的信心，帮助肉品加工公司站稳脚跟。我已经买下了 P. I. C 公司(世界最大的猪育种公司)的股份，这是一家英格兰的肉品加工商，它的股票价格一度降到只有几个便士。一旦恐慌过去，我相信这家公司的股票将一定能恢复到正常的价格水平之上。尽管已经说了这么多，我承认，我并不是不考虑英国潜伏的低迷期，只做简单的收购。事实上，我已经通过降低在英国指数排名将自己的投资进行了套期保值。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未来究竟会怎样，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话题。最终，英格兰可能会不在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各自独立而获得更多的发展。帝国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地区倾向于自给自足、自我管理，但那是一个要花数个世纪才能实现的过程。到了那时，这个曾经一度辉煌的帝国将更加被人们所遗弃，将与世界经济政治的主流越来越没有瓜葛。

看哪，欧元





众所周知，我们像奥德赛那样环游世界的首站是冰岛，在那里我们经历了首次历险，我们遇上了一场大风雪，不得不返回。还好，在路上我们遇上了一个官方的救援队，他们把我们救出了困境。一两天后，风暴已经平息，我们再度踏上征途，这一次有救援队在旁相随。要知道，冰岛人非常友好，他们是不会置探险者们的安危于不顾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营救队的四轮车驶离公路、陷在积雪覆盖的岸堤里时，反倒是我们帮助他们脱离了困境。

我们驾驶的改装越野车表现良好。我们猜想在所到之处，是它吸引来了那么多人，它成为很多当地人的谈资，我甚至有点担心它也许会引来一些人的嫉妒，但愿这不会妨害我这辆宝贝车的安全。

截至现在，电子邮件一直是我们的行

程中的天赐之物。在我看来，在美国，每年人们会发送出4万亿封电子邮件。这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其数量远远超过每年发送量为1千亿封的平信。此次旅行启示我们，对于精明的企业家来说，这里面隐藏着尚未开启的巨大商机。在我们的旅行途中，想要寻找到互联网服务商是很困难的，为了能够使用网络，我常常不得不将长途电话打回到美国，以求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所有这些环球旅行的日子里，我一直纳闷：为什么那些精明的电话公司不能建立起遍及全球的互联网设施，以服务于像我们这样的旅行者呢？

在欧洲，我们能实地了解到欧洲人对新欧元的态度。对于这一新兴货币，多数人是持肯定态度的。这里商品的价格通常同时用当地货币和欧元表示，欧元的纸币和辅币还未投入流通，甚至也许流通不会超过3年。作为消费者，你只能通过支票和信用卡来使用欧元，所以你可以用欧元支付梅西公司(Macy's，美国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的账单，但是你无法在爱尔兰的酒吧里用欧元买到一品脱酒，也不能在巴黎用它买来三明治。欧洲人对欧元给予了过分热心的关注。欧洲人经常向世人宣称，欧元将占领国际市场30%的贸易份额。与这种狂热对比鲜明的是，仅仅要让自动贩卖机、投币电话和加油站系统接受欧元，就得花上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

这种狂热唤起了我怀疑的天性。也许统一欧洲货币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不可行的，但是这样的狂热却会鼓动当权者进一步行动，从而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欧洲的管理者们，并未在他们的社会组织内部构建起有力措施，以有效地消解金融危机时民族主义的冲动。举个例子，德国



人愿意为西班牙的银行危机付出牺牲吗？我想不会。西班牙政府或许会强制施行银行合并和国家化，但是这并不是说就可以解决危机。虽然如此，在欧洲，欧元的概念非常深入人心，甚至连我都有点相信它能维持住一阵子了。不过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可以举个小例子来说明欧洲长期以来的分离状况。即使在今天，你仍然无法驾驶一辆从都柏林租来的汽车开到伦敦去，而他们之间的距离仅仅相当于从纽约到波士顿。

不要忘记大量的诸如此类的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些力量或许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欧洲的领导人忽略了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这里有些很重要的背景是，在1992年，是15个保守政府设计了欧元的方案。欧盟设置了严厉的进入统一货币圈的标准，1999年欧盟判定有14个国家达到了这些标准。当然，欧盟不得不同意许多国家进行金融改革以符合这些标准。许多国家的财长们在盲目的判断之后签署了这些文件。最后除了希腊，所有的国家都成功地掩盖了他们的毛病。而在欧元喧嚣的叫嚷声中，瑞典、英国和丹麦却选择了独善其身。

今天大多数欧元区国家由左翼政府领导着的，然而欧元计划则是先前右翼政府执政的时候制订的。就是说，那些制订欧元计划的人所关注的，首先是货币体系的稳定，然后才是就业和经济增长，这是保证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惟一途径。而现在掌权的那些人却对就业和增长率更感兴趣，对货币体系稳定性的考虑被放在了第二位。“左”倾的政治家通常都是借助这种目光短浅、只能济一时之急的政策来获得选票的。

当经济危机袭击美国的某个地区的时候，一些调整机

制就会自动地发挥作用，那些和 1500 英里以外人们操同样语言的新英格兰工人，就转而到其他几个地方去找工作。同时，随着收入的下降，政府税收收入也会下降，资本将流入该地区，以便宜的价格买入资产，这将给该地区的发展带来动力。在美国，州和联邦都有着和以上相似的自动调节机制。

欧洲的左翼政治家们在为拉选票而穷思竭虑时，他们通常会忽视欧洲真正面临的压力，而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工作前途上，最后，遭殃的只能是老百姓。他们会利用临时拼凑的货币政策蒙混过关。如果这还不行，他们就把过错推诿在局外人，尤其是布鲁塞尔欧盟总部那班人的身上。当葡萄牙与芬兰或奥地利的市场需要不同时，该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都不懂应付。事实上，欧洲今天的领袖们对这种问题都难以回答，他们将如何面对欧盟起步时将会遇到的重重压力？欧洲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达到历史最低，但他们对欧洲大陆濒危的人口资源置若罔闻，50 年后，人们也许很难在欧洲再发现意大利人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无法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和谐，不可避免的，都柏林（爱尔兰首都）的交通状况糟糕极了，简直是 20 年前的伦敦和 40 年前的纽约的翻版。那时的伦敦和纽约给人的感觉也是异常的邈远，但现在，人们已经看不到那些久经风雨侵蚀的客栈和酒店，取而代之的是面带自信的女服务员，她们潇洒地手持菜单，同时把灿烂的微笑飘送给顾客。

但是，在德国和英国的繁荣趋势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钱越来越难赚，制造业的生产指数不断下滑。我禁不住要问：在经济增长滞缓时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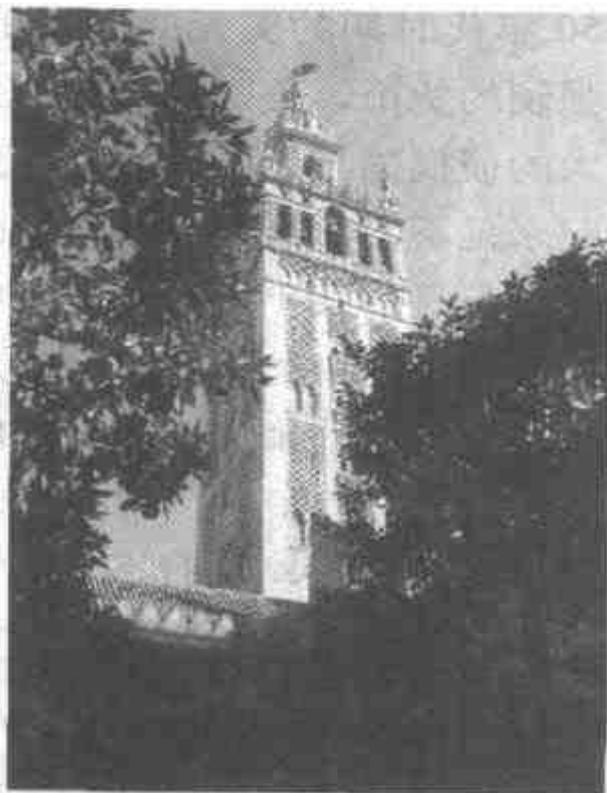
否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呢？事实上，它还从未得到过检验。

《马约》规定，所有缔结条约的成员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行事，否则就得向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缴纳一笔数目不小的罚款。可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意大利人会把大笔的钱丢给布鲁塞尔吗？据我上次的调查，欧洲中央银行的储槽中依然空空如也。照这种情形，欧洲中央银行还怎么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其职责？

实际上，那些老资格的货币，像德国马克，法国法郎，仍然在大量流通。只要市场需要，这些货币就会继续流通下去。国际上，还有很多交易者仍然在买卖马克和里拉（意大利货币名称），这对欧元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无疑给欧洲中央银行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目前欧洲中央银行的成员都是从保守派政府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坚信健全的货币体系是最重要的。但迟早，那些当权的左翼政治家会有机会取代现有成员的。那时候，他们将会带着一种给欧洲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增加更多财富的梦想，去大量印刷欧元。

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会置一个庞大的经济系统于更加紧张的局势之中。从积极的方面考虑，欧元区拥有大量的货币储备，而且也处于贸易顺差阶段，看起来它会成为世界疲软资本的避难所。从消极方面考虑，欧元



区工业市场前景黯淡，失业率会继续增高，人口老龄化会逐步加速，内部矛盾和摩擦也会升温，桀骜不驯的政治家们之间无休止的争端也将继续下去，这些都会威胁到欧盟甚至欧元本身的生存。

如同对待一个新生儿一样，欧元的创造者和养护者也对它的前途寄予了厚望。现在它至少还四肢健全，呼吸通畅，而且看起来还是很强壮的。欧元已经来到这个新世界，它看起来不像某些悲观论者认为的那样脆弱，它应该能健康地生存下去。有朝一日，欧元可能会凌驾于美元和英镑数十年来的货币界大亨地位之上，成为新一代的超级货币。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元要取得人们的信任还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它首先必须扫清面前的障碍才能顺利前行。

实际上，如果我们以“年”而不是以“月”为单位来衡量欧元，那么未来的欧元，将会以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时期的美元的姿态出现。当时，美元是世界上最强硬的货币，美国保持了大量贸易顺差，而且还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如同当时的美元一样，未来的欧元一旦强大起来是不会在瞬间衰落崩溃的。

但是，我不能不质疑：如果意大利的经济陷入衰退，它真的会因为达不到欧盟的预算债务要求而向欧盟支付罚金吗？纪律严格和规则繁多的欧元体系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吗？

欧洲的左翼政府不仅给予他们的选民免费的午餐，而且还有免费的晚餐，这种做法必然给他们带来结构和体系上的大麻烦。他们的问题看起来错综复杂，但其实究其根源，主要都是因为不必要的规矩和受到过多的限制。



不妨来看看农业问题。全欧洲的农民与其说依靠种庄稼来养活自己，倒不如说是依靠政府的救济来度日。这也就是说，农民们种植西红柿，不是为了去贩卖它们来养家糊口，而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西红柿，以获取政府津贴，农民们则从其差额中获利。其实，离开了政府配额，他们恐怕连一只西红柿也卖不出去。而且不仅是西红柿，所有重要农产品的情况大抵都是如此。

导致欧洲经济步履维艰的另一个因素，是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当然，它是受到政府慷慨的失业保险金保护的。尽管在这个时代，大工业民主国家建设劳动安全保障系统是必要的，但是，失业保险这种东西会危害人们的从业积极性，实际上会导致失业率进一步提高，使人们择业时更加懈怠。在美国，失业保险政策相对更加苛刻，美国采取了福利与工作业绩挂钩的政策，这种政策刺激美国人积极追寻并从事更多的工作，因此美国的失业率只有4.3%左右。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我们很少看到就业率的提高，相反，他们国内的失业率在很多年来，都保持在两位数的高水平上。欧洲的雇主们时刻在提醒他们自己，选择雇员时要谨慎再谨慎：至少要给他付一年的薪水啊！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次成功的雇佣，或者一种新的生产线的推出，都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为养活农民，安抚失业游民，支付工人福利，以及要从始至终地扶助社会公共事业，欧洲政府不得不加强税收，结果，沉重的赋税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

如果能够放开大部分的限制，松解来自于管理上的束缚，欧洲的糟糕局面是会得以缓解的。即便这样，我也不能保证整个欧洲大陆就能确凿无疑地变成一台经济发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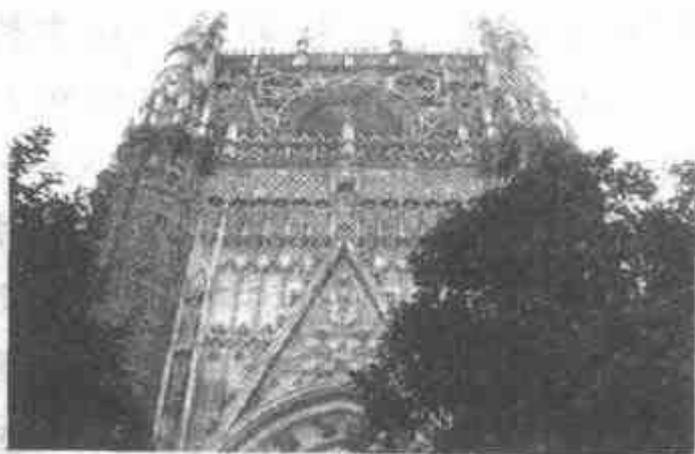
机，我从没有断言这是完全可行的或很容易就能实现的。其实，来自于政治上的阻碍，会使所有官员面对改革诚惶诚恐。只要欧洲人把精力投入到他们最拿手的部分上去，让其他国家各司其职，那么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欧洲人的状况会日渐好转的。让法国和德国致力于粮食生产是很没有道理的，欧洲理想的粮食进口国应当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

欧洲适合美国来投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欧洲的一些发展趋向。盎格鲁—美利坚种族的人都已经接受甚至是非常热情地支持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来筹融资，但在欧洲却还不是这样。在欧洲大陆，企业向银行借钱融资，居民把钱存到银行里，这些行为都是单向的，而非相互融资。在美国，我们股票市场的总市值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130%，而在欧洲，他们的股票市值则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0%。现在股票投资热正在欧洲逐渐升温，但要达到美国那样深的程度还有待时日。

事实上，现在美国股市即将进入熊市阶段，此时向欧洲市场投资可能会比在本国投资还更安全一些。欧洲的股票市场不会在短时间内垮台，因为比起美国的股市来它还没有发展完善，事实上欧洲的公司正在拆分股票，这让美国人感到不满。欧洲的股票价格正在逐渐上升至 500 美元，600 美元，甚至 1000 美元，如果股票都是由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话，那么谁会关心股票价格升到多高呢？此外，难道拆分股票就不包含什么阴暗和不道德的东西吗？就像欧洲人问的那样，这样做不违法吗？但是如果你想把股票卖给公众的话，你必须要把它拆成可以零售的小份。现在在欧洲，人们经常可以看到 10 比 1 拆分的股票。



如果不考虑欧元运行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代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这也就是说，假如欧元正常运行下去，它就会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货币和主要交换手段。这还意味着在 2001 年 12 月 31 日欧元发行之前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有 60% 的美元外汇储备，而再过五年，他们就会卖出手中的美元，转而购进欧元。美国政府从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和压力了，他们认为美元不可能永远保持强势地位，拥有巨大贸易盈余和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日本就是对美国的一个巨大挑战。其实，过去的几个月里



美元已经开始大幅度贬值了，我相信这是一次长期衰落的开始。

对美国来说，美元强势地位的衰落将意味着进口价格会更高，而且利率也会升高，因为只有抬高利率，才会有人愿意持有这种弱势货币。所有这一切将会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巨大障碍，我不敢想像美国的股票市场在面对这样的压力时会怎样，它是否能继续挑战既定的规律呢？

现在美国进入了一场真正的货币竞赛，与一种在长期内会威胁到美元地位的货币展开竞争。如果美国的领袖有远见卓识并且真心想为国人谋利的话，那他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了。

能尽最大可能让美国在这场比赛中领先的政策应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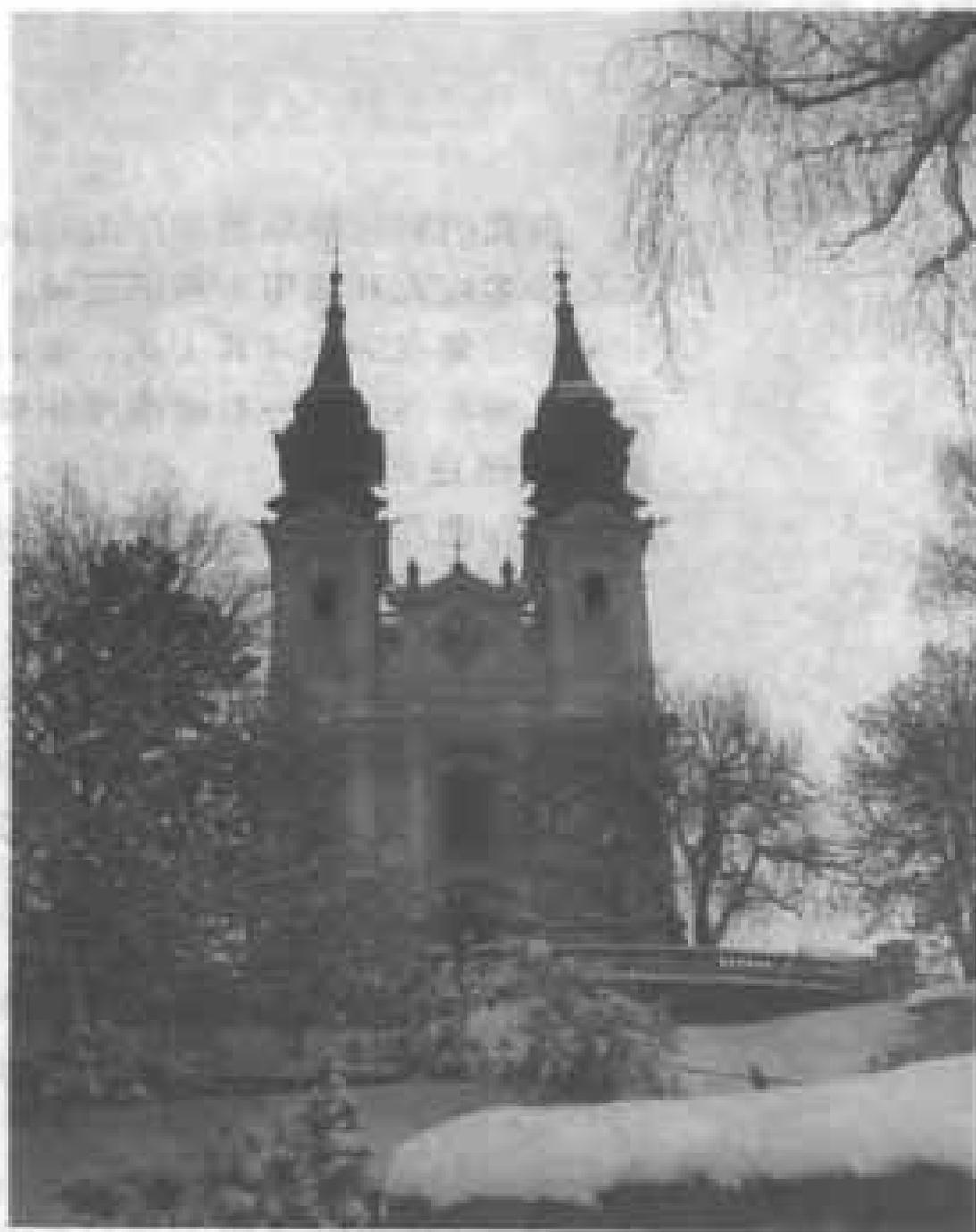
是：1. 降低资本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调低利率；2. 削减个人所得税；3. 摒弃假的国民账户清算，计算真实的国际收支盈余，偿还所欠外债。美元未来的衰落将会侵蚀到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因为进口价格飞增会导致国人的购买力大大降低，他们买不起那么多的欧洲汽车、法国白酒和亚洲电子产品。

读者们也许想知道，我们这样能从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中获得多少收益呢？事实上，不论欧元成功还是失败，都有办法从中得到好处。

首先看第一方面，如果欧元能存在下去并发展良好，那么欧元的债券和股票也必然会吸引众多投资者。在欧洲，现在我所看好的投资对象是那些小银行和小国防企业。随着欧洲一体化的逐步推进，欧洲大陆的大银行希望在全欧拓展业务，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购并这些小型银行。同时，在美国国防企业合并的压力之下，为迎接挑战，欧洲的国防业也不得不走兼并淘汰的道路。总的来看，对投资者来说，购买欧洲银行和国防企业的股票会有双重好处：货币升值和兼并获利。

再看另一方面，如果欧元将来遭遇失败的话，那么欧盟 11 个国家将会重新发行他们各自的货币，已经废弃不用的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和法国法郎又会再次各就各位。这时，投资者就会纷纷抢购以前欧洲最坚挺的货币——德国马克，同时从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撤资。我觉得更明智的投资者应该在目前经济具有活力的国家，譬如在荷兰、爱尔兰、芬兰和卢森堡这样的国家进行投资，因为不管欧元未来的命运如何，购买这些国家银行和国防企业的股票都会保证你获得利润。

被暴风雪和战火覆盖的大陆





当我们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路上有很多坦克和装甲车来回巡视。四处可见神情紧张的土耳其士兵，他们全副武装，遍布各处，一旦遭遇库尔德人，他们将迅速投入战斗。我们不久便得知，就在前几天，土耳其政府刚刚俘虏了库尔德人首领——阿卜杜拉·奥贾兰。为对付库尔德人（占土耳其人口20%），土耳其军方早已下令做好战斗准备。阿卜杜拉是库尔德人心目中的英雄，但土耳其政府认为他是一个恐怖组织的头目，据说该组织一共杀害过37000人。

尽管这里充满了硝烟味道，我和佩蒂都决心继续我们为期3年的跨世纪旅行。我们将要穿越的是一处麻烦不断的热点地区（这里大部分国家地处东欧，属于苏联的成员国）。该地区最严重的气候问题是暴风雪，如果遇上了这样的



年头，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发生雪崩之类的自然灾害。很不幸，我们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就恰巧碰上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

由于美国主要的报纸都刊登过相关的文章，人们对于南斯拉夫动荡的政治、经济局面并不陌生。出于谨慎考虑，我们决定驱车越过罗马尼亚，以避免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战事，但我们听说罗马尼亚境内的公路比泥泞的小道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冬季，车辆很难长途行驶。另外，罗马尼亚国内也是纷争不断，濒于绝望的失业工人封锁了高速公路，占领了政府办公大楼，他们在城镇、矿区和工厂不断制造事端。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新兴国家”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穿越罗马尼亚，困难在于这些泥泞的道路和遭遇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另一条是前往南斯拉夫去走好路，但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沐浴在枪林弹雨中。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后者：沿着公路，闯过战区！很幸运，我们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在到南斯拉夫之前，我们听说他们的货币只能在本国使用，但当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南斯拉夫的经济实在是一团糟，即使是在南斯拉夫，其货币也并不好用，无论是在途经交通收费站、住旅馆的时候，还是在兑换货币的时候，都可以窥其一斑。南斯拉夫当局为了支援战争而大肆发行钞票，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政治、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其后几周的时间里，我们都穿行在欧洲大陆上，并在法兰克福略事停留，以计划我们下一步的行程。我们将顶着冬天里猛烈的暴风雪前往奥地利，在那里我会比较一下奥地利和德国的经济，因为，这两国的经济关系十分密

切。

一直以来，德国就是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德国在欧洲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加利福尼亚对于美国、巴西对于南美洲、南非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德国经济是欧洲大陆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在1989年苏联解体和1998年8月俄国经济崩溃之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更加突出了。但是，我在欧洲逗留的时间越久就对德国经济，包括她的股票市场，越来越失望了。

目前，奥地利和德国的左翼政府都准备实行一项缩小贫富分化的政策，他们企图把富有的资本家的钱分摊给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钱是资本家趁20世纪90年代繁荣景气的时候聚敛的，所以现在要均分一下。但是请不要忘记，20世纪90年代美国也经历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经济增长景气时期，但事实是富人变得更加富有，而获得政治权利的工人们却没有在物质上变富。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对国家来说，如果要给穷人以补偿，主要方式就是征税或增加股票证券持有人的负担。历史已经证明政府这样做的后果是怎样的：分享后的社会总财富并没有增加，而且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你只是从你纳的税中又稍收回了一点钱，而税收的增加对工人们来说，无异于切肤之痛，他们很可能就会发动罢工。德、奥两国政府在国家经济尚未达到全面繁荣的情况下，就在充分就业和工人福利上大动脑筋，这实在是目光短浅，无异于是在扼杀一只只会下金蛋的鹅。

德国面临的经济和政策压力不断加大，这种紧张的形式会进而波及欧元以及整个欧洲地区。1998年的最后一



个季度，德国经济显现出收缩的趋向。工人们反抗政府的税收政策，贸易组织要求增加工资，人们的信心在与日俱下，经济学家们预测德国迟早会被世界市场淘汰出局。现在德国所面临困难的难缠程度几乎可以和1989年两德统一前或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德国的处境相提并论，她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出解决问题的灵活对策，否则德国必将后悔莫及。

奥地利政府虽然不像德国政府那样，而且该国股票市场的价格也比较低廉，但由于奥地利的经济与德国经济联系太过密切，德国所采取的行动肯定会极大地影响到奥地利。虽然这些年来我在德国和奥地利两国赚了不少钱，但我现在正在抛售我在德国的股票，对奥地利股票市场我也丝毫没有兴趣：

所有这一切都更强有力地证实了我一直以来的看法：欧元的发展遭受的压力很大，但从长期来看，欧元可能还会表现不错。自从欧元问世，它对美元的汇率就一路走低（从最初的1.175美元到现在的1.10美元），我对此并不惊奇。因为构成欧盟两大支柱的法国和德国都遇到了难以驾驭的结构性问题，现在两国的失业率均达到了两位数。德国财政部长拉夫泰因已向欧洲中央银行提出要求降低利率，这样做将会进一步弱化欧元汇率，导致紧张状态继续恶化。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维恩·杜森伯格对最近一次工人罢工的反应是：“我认为此次工资增长可能会超过生产力的增长，我们担心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会纷纷效仿，要求增加工资，而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德国财长表示，要增加国债发行数量，同时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利用财政政策解决失业问题。对于欧洲来说，这些问题还仅仅

是个开始，当经济危机真正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欧元所面临的压力会有多大。

德国和法国也许会向英国借鉴改革经验，但德国个人所得税、公司收入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的总和比英国高 40%，而法国的税收负担则比英国高 80%。如此看来，想到利用别国的经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欧元的发展趋势让股票价格大跌，很多国家看到这一点后纷纷采取措施。罗马尼亚甚至还自作聪明地决定要对外国人在罗马尼亚的投资征税，大街游行的工人怂恿政府对富人征税。对罗马尼亚来说，她还远未达到像冰岛等福利国家那样的程度，而现在她就决定要削减一下利润了。对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想要企业存活下来本身就很不容易，更别提要取得什么利润了。人们对平均不足 100 美元的月收入愤愤不平，而最近国家经济又显现出了负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新的征税办法，必然会引发多方面的问题。可以想像，当她的邻国德国患上严重感冒时，罗马尼亚可能就已经因为肺炎而倒下了。

我很清楚左翼政府通常借助“向富人征税”来取悦工人，这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他们必须清楚地知道，现在社会中资本是不会被动地待在一边的。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让数以万计的人富了起来，但现在这种繁荣事实上已呈颓势。那些对富人征税、削减他们收入的国家，虽然从短期来看好像会有助于解决一些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他们必然会处于不利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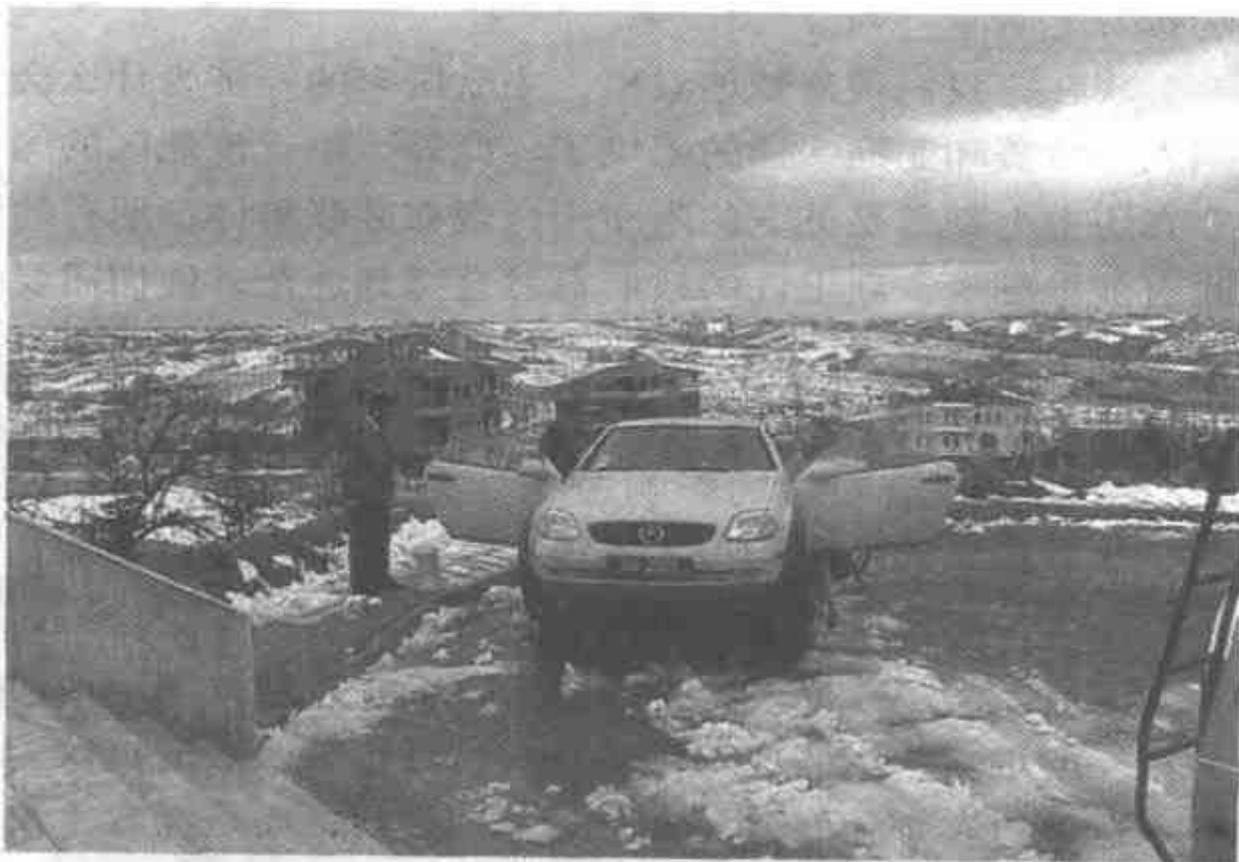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没有人会在这里进行投资。我所说的“这里”是指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



亚、奥地利和土耳其等国家。这些国家的还没来得及转好，就会因为德国经济衰退和南斯拉夫、科威特、科索沃问题所带来的多种压力而更趋恶化。1989年东欧解体后，这些国家本来是很有前途与希望的，但是，他们现在正饱受着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巨大磨难。

也许有的读者会问，匈牙利的情况怎么样呢？不是说她用了几年时间已经偿清了外债和活期存款，而且预算赤字也得到了缓解吗？不是说几年前匈牙利政府曾因为经济政策问题分崩离析，而今却满怀信心地参加大选吗？不是说匈牙利已加入欧盟了吗？

所有这些都是真的，这都归功于匈牙利政府的英明领导，但对匈牙利来说，这个春天还是来得太晚了。匈牙利采取了明智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进行结构重组，这也许就是解释匈牙利的经济为什么会好于俄罗斯的最佳原因



吧。但是目前匈牙利国内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就在几年前该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很火爆，然而现在房地产价格下跌，新建的楼房因卖不出去而被迫闲置；新成立的制造业工厂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进行高效率的生产；由于匈牙利国内活期存款额极低，这使得中央银行可能会减慢调低利率的步伐，而利率居高不下对经济增长和降低通货膨胀都是不利的。

不要因为前面提到的经济前景不错就沾沾自喜。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是两位数字，人们盼望已久的税收改革迟迟没有开始。税收规避和极高的边际税率互为因果。再就是应该削减高额的工资税，这些税收使劳动力成本增加了50%，而且主要用途是为日益膨胀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资金（在美国，现在的财政税收为13.2%。可以想像，如果这个数字变成50%，将会对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中欧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会陷人与拉美和亚洲一样的困境了。此外，由于该地区的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是苏联的附庸国，现在苏联解体，原有的政府被推翻了，新上任的政府自然会感到迷茫，他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即使是在各方面都比较完善成熟的社会中，新上任的领导人也有可能因为受前任政府政策的影响过深，加之自己缺乏领导经验，而导致他们出师不利，不得不从新政策中撤退回来。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新一任政府，否认了它与法、英两国签署的接收原子废弃物的协议，并且还封闭了他们的核反应堆。德国的这一行动立即招致了英、法的抗议，毕竟这些协议条约的另一方不是私人公司，而是拥有主权



的国家政府。德国新任政府研究了形势后，在某些方面作了让步，同时某些方面还是做了保留。其实对新任领导人来说，这种耗时耗力的让步和弥补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保加利亚过去曾一度被认为是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虽然现在已经开始了结构重组的改革，但她还是难以逃脱昔日中央集权思想体系的窠臼，陷人困境而难以自拔。苏联解体之前，保加利亚可以从苏联进口她所需要的全部石油和天然气，同时向苏联出口她的酒和农产品，但现在形势不同于以往了，苏联解体后，保加利亚的经济比过去整整缩减了 3/4。

至于土耳其(这篇文章就是在土耳其完成的)，她被欧洲和亚洲一分为二。对于她在欧洲地区的西半部分的情况我在前文中已经讲过了，而她的东半部分则与叙利亚、伊拉克、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国家接壤。土耳其东部的邻国不是饱受战争磨难，就是经济缺乏活力，但好在土耳其外汇储备数额稳定，不会因其债务问题引发政局动荡。虽然土耳其的经济在减速前进，但我相信该国经济应该会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注意，我们不能忽视，土耳其有 20% 的库尔德人，现在这些库尔德人正在扩展他们的地域，而且有可能会不断制造纷争，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意答复为止。

此外，土耳其的金融体系也处于无序之中。她的银行缺乏透明度，在那里，储户与一个没有任何保障的债权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把自己的钱借给一家他们对其经济状况毫不了解的银行。我想我是不会把我的钱存在这样一家银行的，你会吗？土耳其的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表示要致力于贯彻实施稳定的货币政策，甚至事实上土耳其一直就有

贬低货币币值的历史传统，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很有可能还要继续这样做。当代世界中保持货币的稳定、不随意贬值，应该说是一个是否负责任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不这样做，这一目标也无法达到。比如说新西兰这个国家，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中央集权的混乱之中，政府印刷钞票以购买农民剩余的羊毛和羊肉，直到有一天，该国的人民意识到，过多的钞票只会带来物价同等程序的上涨，他们厌烦了这样的情况而要求政府实施稳定货币币值的政策。拉美国家的人们经过了70年的时间，才最终认识到政府多发行货币而带来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因此他们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保持货币币值的长期稳定。对土耳其来说，要达到这样的程度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几十年的投资生涯中，我发现有些国家似乎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典范，土耳其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我这样说是从近期来看，而不是说她永远都会处于停滞状态。我投资时一般是趁大盘彻底崩溃的时候，适当买进一些会有预期赢利的股票。但目前为止，我还没打算在土耳其买进。我在此观望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阿卜杜拉被捕，土耳其国内局势陷入混乱；另一个原因则是想等待4月份大选的结果。此外，我迟迟不敢在土耳其投资还由于我亲身经历过该国可怕的规章制度。我在土耳其海关领回跑车的新防水布时，就领教了这种拜占庭文化的复杂和繁琐。为了取回这样一块普通的价值150美元的橡胶布，我花几个小时跑了10个办公室，光是那几打邮票和许可证就花费了我70美元。我第二次领教拜占庭文化，是去海关官员那儿领取从纽约的办公室运过来的一台破电脑，虽然这台电脑都快被我敲坏了，但我实在非常需要它。这一次，我不得



不跑去会见 22 个不同的官员。有的人我甚至还见了三四次，签署了数打的公文。每当不得不忍受这种可恶至极的官僚主义的刁难的时候，我很难不做出结论：这个国家如此保守死板，她排斥商业、排斥个体，这样一种氛围对投资者而言不能说不是一种威胁。

现在我能想到的在土耳其可行的惟一一项投资，就是购买靠近库尔德人聚居的东部地区的土地。一个不怕风险的投资者可以利用当地的动荡局势，以低价购买到那里的土地。但是，这位投资人必须要耐心地等上 5 至 10 年，到时就会大赚一笔。

无论如何，我要补充一点，相比起东欧国家来，土耳其更适合投资人进行选择。她是欧洲国家中年龄最小的国家之一。近来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势头也还不错，社会保障制度也比较完善。土耳其的年轻一代已开始厌烦原有的陈旧体制，一场真正的长期变革可能很快就要开始了。我现在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里的每一个变化。在两三年之后，土耳其有可能会成为眼光长远的投资者的好去处。

一路东行过来，我们发现这里的很多事情与我们国内大相径庭。当我们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的人点头表示“不”，摇头表示“是”，这与我们正好相反；在保加利亚住旅店的时候，你要记住带上洗漱用品，因为那里的旅店和我们的汽车旅馆一样，是不会给客户准备牙刷等洁具的。小商小贩们把保加利亚当成马尔博罗（美国的一个城市），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买卖成包的香烟而不用纳税，当地身着制服的官员对他们视若无睹。到保加利亚的游客们时常都会聆听到当地的民谣，欣赏到教堂合唱团的音乐会，这就像在美国南部，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人们

在宣读福音一样。

我们参观了土耳其东部的地下城市内夫谢希尔(Nevsehir)。这座古老的地下城隐藏在离地面八层楼深的地下，可以容纳数千人。当初建立之时是为了抵御入侵的军队，它向我们昭示了古人异常顽强的抗争精神。我们应该让那些狂热的摩托车手和赛车手到这里来，让他们沿着从埃尔祖鲁姆到阿尔特温的数百公里长的路线去比赛。他们一路上会欣赏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壮美景色，会路经闪亮的小溪，也会盘旋转行在群山之中，这样的地方真是太适合赛车了。

烧烤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对于我们这样来自美国南部的夫妇，这一切的确很新鲜。佩蒂错过了一顿丰盛的英式早餐：鸡蛋、香肠和略带苦味的果酱；我们俩人都没能喝到堪称世上最棒的正宗德国啤酒。在匈牙利，我们美美地享受了一顿大杂烩，我觉得那道菜比其他任何地方做得都更有滋有味。现在我在伊斯坦布尔，边品尝土耳其咖啡边写我的文章。土耳其的小城镇里，咖啡机似乎在一夜之间流行起来，这引发了当地人们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就好像法国引进美国快餐业和德国、英国涉足广告业所引起的争论一样。这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深层次的冲突。土耳其的权威学者说，咖啡机里淌出来的咖啡太稀了，真正的咖啡应该像蜜糖一样色泽深沉，质地稠密，冲泡后在杯底还应该积淀有一定量的咖啡残渣。

与“斯坦”国家亲密接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办 2010 年 11 月 11 日



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这些国家都坐落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据传，这里是大批沙漠商队的必经之途，他们俨然是联系亚、欧两洲的使者。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曾对这块神秘浪漫的古老土地心驰神往。

从地理上看，这些斯坦国家的国土是相当辽阔的。土库曼斯坦的面积比加利福尼亚州还要略大一些；而哈萨克斯坦的面积有整个西欧那么大。这么大的国家，是需要便利的交通的（作为旅行者，我们同样需要好的道路）。如今，俄国人已从这块地区撤出，他们也一并撤回了当时出于军事目的用于监护公路的人员。因此，现在这里的道路没有人管理和修缮，新的领导人把大笔的钱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这里所有的路都是用沥青铺成



的，地上到处坑坑洼洼，甚至有很大的坑穴和裂缝，一路上很难发现白色的交通分界线或是类似的指示标志。我们每小时平均只能前进 30 英里，如果能达到 50 英里，那就算很走运了。每隔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能遇到一名路警，可能是出于对我们这辆金黄色敞篷坐骑的好奇，他们每次都会把我们拦住。非常奇怪，路警竟然不向我们收钱就放我们走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那些多疑的警察，他们搞不清我们来这儿的确切目的。在这个地方，几乎没有外国人，即使有，他们开的也是当地车而不是像我们不远万里地把自己的车开到这异国他乡，而且这里也没有女性司机，但是佩蒂却驾驶着汽车，她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金黄的头发，这些在偏远地区的中亚人眼中看来，就像我们在美国中西部，发现一个穿着紫红色衣裳的女子在放牧骆驼一样，自然是引人注目而又让人觉得奇怪的。

我和佩蒂驱车向东行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神秘和浪漫对这片土地已经是历史，印象中的骆驼商队和驼铃在脑海中早已渐渐远去，眼前只有来来往往的柴油机车，耳中听到的是隆隆的噪音。

我很喜欢伊朗这个国家，我也是她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因为在过去 5 年中，我一直在购买该国股票市场上的股票。可是在伊斯坦布尔，伊朗领事馆没能给我们发放签证，他们声称办签证不在那里，并让我们前往巴库领取。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在里海附近，距离伊朗仅有 150 英里。当我们来到巴库时，伊朗的外交人员却告诉我们没有我们的签证，但他们乐意马上为我们申请。以前曾听别人说过外交上的拖延会耽误很多时间，但当时没有亲身体会，这次为了去伊朗办理签证，已经花费了我半年多的时

间，我终于相信他们的话是正确的。我们不断地去使馆询问签证的情况，那里的工作人员总是回答说正在办理中，但事实上我们是拿不到签证了。这时，我们有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掉头向西，回到我们来的地方；第二个方案是向北去车臣，到那个充满战乱，把绑架、轰炸视为体育运动的地方看一看；第三个方案是向南穿越伊朗，但拿不到签证，这个计划显然泡汤了；最后一个方案也是我们最终选择的一个方案，就是穿过里海，沿伊朗边境向东行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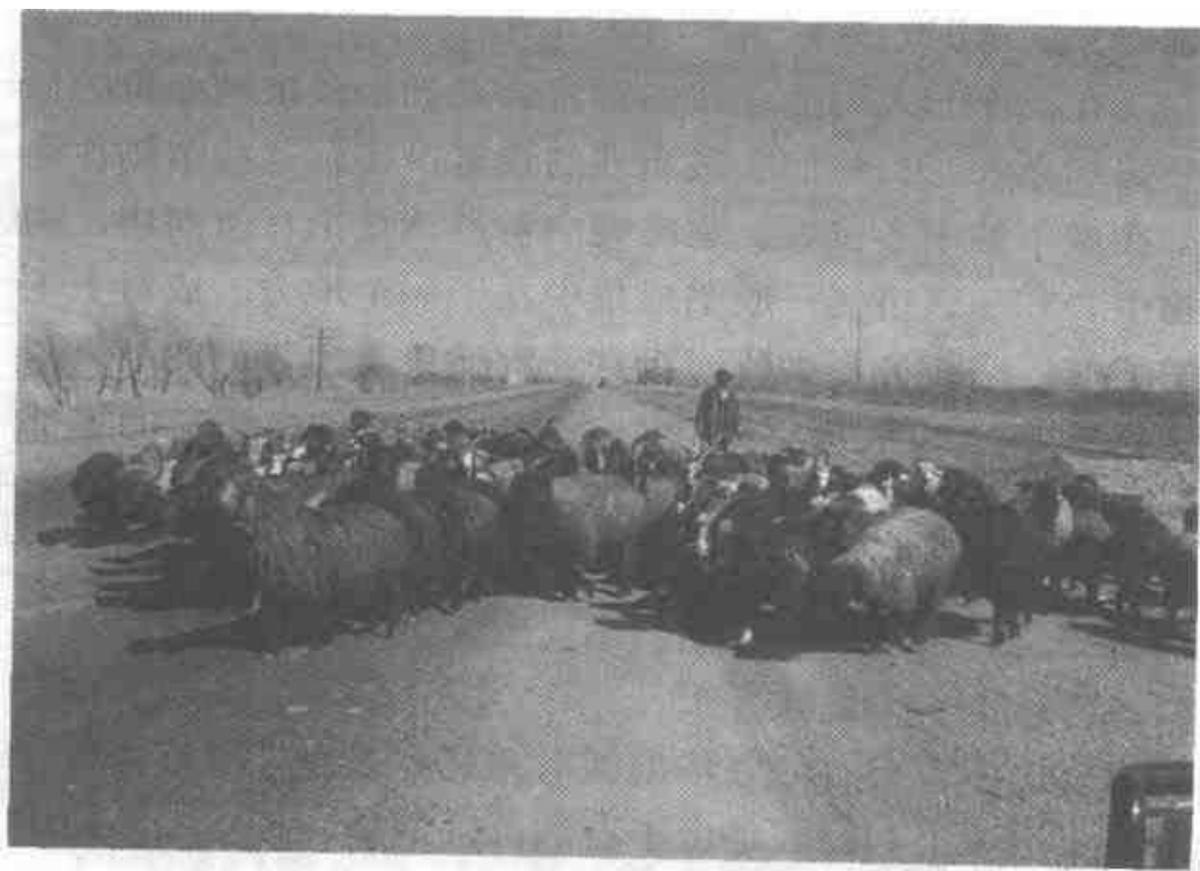
穿越里海，我们应该怎么走呢？坐船过去。我记得仅有一艘船可以经巴库的里海水域抵达土库曼斯坦。我曾经在1990年乘坐过这艘船。印象中那是一条很破旧的船，我们到达巴库后，便径直到码头征询了一下情况。负责售票的女士告诉我们，是的，我们可以乘船过去。当我们问及能否租下一个船舱以容纳我们的汽车时，这位女士连连摆手，说这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又问船什么时候开，回答是：没有固定的时间。她让我们每天都过来看一次，到时通知我们开船的时间，并领我们上船。但我们关心的是能否有空间放下我们的车。她执意不从，而我们则抗议：还有很多空地方，为什么不让我们？于是，我们争吵了起来。令人恼火的是，这位女士态度很强硬，一点也不肯让步。

于是我们被迫滞留在了巴库，这意外地给了我们一个体验当地生活的好机会。我们经常吃一种叫库它布(kutab)的烙饼，它是用面粉做成的，里面是研碎的肉末，有时也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进一些调味料如辣椒粉，或是酸乳和香草。我们参观了当年专为旅行商队提供住宿



的旅店，它们通常都有一个空旷的院子，可以容纳车队。在古代上百年的时间里，赶着骆驼或骡子，从中国前往欧洲运送货物的商人们住的，就是这样的旅店，它们就像美国专门为跨越州际的司机们设立的卡车旅馆一样，可以提供食宿、沐浴、加油、娱乐等多种服务。它们为当年的旅行者们准备的房间，大约有现在汽车旅馆的6个房间大小。今天，大漠的天边，再也看不到昔日的驼峰、迤迤而行的旅者。这些旅店在今天已经成为巡回演出的乐团和舞队的休息场所。1990年，这些商旅驿站被关门停业，当时我恰好在那里。但此后不久，一些业主整修了这些旅店，将它们变成了一流的饭店。在这里，我想告诉读者，两个人在巴库最好的饭店吃一顿饭，五道菜，包括足够的酒水小费，总共要花费72美元。

回想起在土耳其头几周的所见所闻，我对该国的将来



备感乐观。我在土耳其惊奇地发现，有三四家公司，它们的规模是全欧洲同行业公司中最大的。土耳其人口的年轻化，产品的高质量、低价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从长期来看，土耳其的经济已经做好了长足发展的准备。要知道，俄罗斯的国内形势每况愈下，就像德国是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一样，土耳其极有可能取代俄罗斯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在从土耳其到中国的广大土地上，我们时时会发现土耳其人的踪迹。俄罗斯人从中亚地区撤离后，土耳其人的技术、资本、公司、企业如同潮水般涌进了这块“权力真空”。这块地方在75年以前曾经隶属于土耳其帝国，现在土耳其人卷土重来，打算在此确立他们的主导地位。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打算向土耳其投资，但我将会密切关注她的发展情况。

在巴库的大街上，我们常常会遇到小贩推销廉价的鱼子酱和藏红花。我们去过当地的集贸市场，这些市场往往都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它的突出特点就是把百货商店、购物中心和超级市场一股脑地集中在了一个地方。成百上千的货摊，它们色彩绚丽，极富亚洲特色，出售的商品琳琅满目：丰富的瓜果、蔬菜；汽车、卡车和摩托车的零部件；各式男女服装和儿童服装；锅碗瓢盆；家具；CD唱片、收音机和CD播放机；管道部件；另外还有专门从事桌下交易的黑市摊点，他们不仅出售枪支、英格兰威士忌酒，而且也非法兑换外币。

在巴库市中心的繁华街区里有几座未竣工的写字楼，据说未能竣工的原因是由于石油价格下降，投资人的钱用



光了。数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开掘宾夕法尼亚油田之前数百年的时候，阿塞拜疆人就用地面上涌流出的、类似石油一样的黑色焦油来烧饭、取暖。当时，阿塞拜疆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区，当地人几乎用不着专门的钻井工具，在地壳压力下，焦油自己就可以涌出地面上来。诺贝尔兄弟（就是他们后来设立了诺贝尔奖）和英国石油公司就是靠着这黑油暴富起来的。

20世纪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世界石油总量的一半来自里海地区。柏林墙倒塌后，西方国家重新返回这片遍地黄金的大陆。阿塞拜疆与外国公司签署了产品分摊协议，它们为开发阿塞拜疆的油田已经注入了30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这笔资金也会被用于将来勘探新的石油储藏地。但实际上，已有3个西方国家在投资中出现了亏损，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它们已经从阿塞拜疆撤资了。

阿塞拜疆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在巴库的大街上，我们惊讶地发现，竟有很多染了头发的女性，她们身着短衫，化了浓妆。毛皮大衣在这里也很流行。与常识相悖，我们没看到任何不足50岁的女子戴着传统的面纱。



我们在此逗留了大约三四天后，巴库港的女售票员告诉我们渡船可以出发了，因为火车总算把待运输到里海隔岸的货物拉了过来。事实上，我们上船后发现有很多空地方，没有多少阿塞拜疆人喜欢到土库曼斯坦去。官员们在

1985年建造这艘船的时候，只是为了完成“五年计划”（这个名词几乎已经被遗忘了）的指标，并没有从船体的坚固耐久性上考虑。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艘船就已经破旧不堪，现在坐上它，我更加觉得岌岌可危。看起来自从它问世后就没有再上过漆，也没有修理过，它整个就是一件粗制滥造的劣等品，我想它坚持到现在真是个奇迹。我们从黑市买到了一等舱的船票，原以为很幸运，但上了船才知道，里面是非常可怕：墙上有很多破洞，床垫已经磨破，毯子全都脏兮兮的，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我们要求乘务人员帮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把我们安排到了船员的住处，这里的情况虽然也好不了多少，但比起一等舱来，至少能让我们呆下去。与前一次我的经验不同，这一次我们在船上度过了18个小时（以前是12个小时）。船上失火逃生的门已经锈住，向下垂挂救生艇的索具也锈住了，整个船体处处锈迹斑斑。有一天你也许会从报纸上的报道中发现：里海上有一艘船沉没了，数十人遇难，那一定就是这艘船。

也许我们需要温习一下整个行程：首先，我们穿越土耳其到达格鲁吉亚的巴统和第比利斯，然后从格鲁吉亚去巴库，在那里我们为等渡船逗留了数日。此后，我们坐上了那艘生满铁锈的破船，越过里海，接着我们就沿伊朗的边境开始漫游，先后到达了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巴西、阿什哈巴德和查优。然后我们向北行驶，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塔什干。在穿越土库曼斯坦的路上，我们遇到了野骆驼群，好在没有什么危险发生，就好像你在美国会有机会遇到了野鹿群一样。其实路标已经警告了游人要提防骆驼。在土库曼斯坦，女人们除了露出脸



来以外，从头到脚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她们身着鲜艳的服饰，通常还戴着色彩亮丽的头巾。

该地区储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里海周围地区的石油蕴藏量十分巨大，该如何分配这些资源？环绕里海的5个国家为此争执不休。由于伊朗沿里海海岸的石油储藏量不是很丰富，因此她希望能按平均数而不是地理位置来分享石油资源。但像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这种在里海沿岸拥有丰富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国家则更倾向于与西方国家签订开发协议，而且他们坚持要深入开发里海。目前，这一地区局势很不稳定，在边界淡水资源、石油、种族以及天然气管道问题上都存在争议，这导致所有的政治商谈无果而终。

我们还穿越了咸海（咸海是一个位于里海东北部的盐水湖，它占地25600平方英里，是里海和太平洋之间最大的湖泊）南部的卡拉库沙漠。咸海又叫做阿拉海，但不久后恐怕这个名字就要被改成“阿拉一库姆”或“阿拉沙漠”了，因为，这个曾经是世界第四大湖泊的地方，由于人为破坏，已经变成全球生态环境遭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到1995年，咸海的蓄水量已经减少了3/4，现在每年都有1亿多吨盐灰随风飘走，这些有毒的灰尘中，既有盐、沙、肥料，也有DDT、工业和家庭排放的有毒物。由于湖水干涸，这里的冬天比以往更加寒冷，夏天则比以前更加炎热、干燥。由于降雨量稀少，原来的牧场也都消失了。当地的儿童由于呼吸到干枯河床散发出的有毒气体而染上疾病，成年人的寿命明显短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事情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更糟糕的是，咸海生态环

境的恶化正波及其周围地区。这种有毒的淤泥对全球的生态所造成的威胁，如同一个巨大的活火山给地球带来的威胁一样。咸海地处东西走向空气流的通道上，当强大的空气流发生运动时，就会把含有致命毒素的气体携带到高层大气中，然后再流散到世界各地。在南极，科学家已从企鹅的血液中发现来自咸海的毒素，此外，在数千公里之外的格陵兰冰河、挪威森林、白俄罗斯的土地上，人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毒素。咸海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中亚国家最有竞争力的地方，在于该地区巨大的原材料蕴藏量。土库曼斯坦是世界第五大天然气蕴藏国，另外，该国还有相当储量的石油、煤、硫磺和盐。乌兹别克斯坦是目前世界第三大棉花出口国，也是主要的黄金和天然气生产国。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是重要的化学和机器设备生产国，而哈萨克斯坦则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石油、煤、金、铀、银、铜、铅、锌、钨和钼。

虽然该地区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做到在短期内改变其政策，那么这些资源对它们自己和其他国家来说，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好处。该地区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长远的、法定的信贷基础，让贷款人放心把钱贷出去，如果借款人拖延还款，贷款人有权获得其抵押物品；企业家们需要有值得他们信赖的银行，而不会受到随意更改的关税的欺负；要想利用这些资源获得好处，该地区的国家还要具备公正无私的法律体系、清正廉洁的政府官员，以及稳定统一的货币政策。

而目前，这些国家尚不具备上面罗列的任何一项，它们贫穷落后的现状还将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它们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会真正走向繁荣、发展。

咆哮的巨龙





今天，我做了一件数十年来一直期盼的事情：我走进上海的一家交易所开了一个股票交易账户，这样我就能买卖中国股票了。

我们在1999年4月1日越过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进入中国。我们穿越戈壁滩向东一直行驶，一路上有的地方有很好的公路。我们先后在伊宁、乌鲁木齐、哈密、兰州和西安歇脚。在过去的11年里，我已经两次走过这条路线了。在西方媒体的报道里，眼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但是我们的眼睛告诉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哈密，1988年时只有一条进出该市的马路，其实说那是乱石道更为贴切。今天的哈密已经变成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新兴城市。数不清的山羊、鹅、奶牛和同样多的卡车、轿车、摩托车一道塞满了整个城市。1990年时，这里没有

的范围也扩大到令人惊奇的范围：自行车，收音机，卡车，轿车，电视，服装，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中国人在买卖着你所能举出的所有商品。中国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有活力的国家。

我以前在中国的旅行中，曾经在一两处寺庙停留，当时看不出它们对中国人有何重要性。现在，我们常看到成群的佛庙和道观，最令人惊讶的是里面拥挤的信徒。很意外的，这里还有数目众多的清真寺和教堂。我们曾经在做礼拜的时候走进几所教堂。我拿不准那时候谁更惊讶一点，是我们还是那些信仰耶稣已达 200 多年的中国牧师。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人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压迫。

经过长达 6 个星期的实地观察后，我的感觉是，西方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其实是出于其他的一些目的，比如通过打压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近些年来中国历史让人沉迷。从 1978 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开始使经济运行从传统的苏维埃模式向市场经济



模式转变，当然，这一切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农业集体化被抛弃，国家开始推行承包到户的模



式，允许农户独立生产和经营，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同时，地方政府和工厂管理者在各自领域里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和自由，北京政府也开始引进外国投资。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在过去 20 年里，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工农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2 年到 1997 年，中国经济高度繁荣，年均增长率都在 10% 以上。世界银行估计，1997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 4250 亿美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成功，中国也开始面对一些在所有制度下都会遇到的麻烦。党内的腐败、官僚作风等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企图不劳而获、大发横财的堕落思想也开始出现。

眼下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出色的政府之一了，他们开始全力以赴解决这些问题。数以百万计的剩余劳动力在乡村、城镇和城市之间流动，寻找着低报酬的临时工作。政府已经着手研究如何保持国有大型企业的活力，这些企业中只有少数几家的经营状况还不错。此外，中央政府很难收齐它所需要的税收。这些问题中最棘手的是，政府不仅要努力打击腐败，惩治经济犯罪，而且要大力治理正在恶化中的环境，包括空气污染、土壤沙化，以及北方地区的水位下降。

执政的共产党会甘心失去对经济体系的严密控制吗？进一步说，这个矛盾能得到解决吗？我相信会的，因为中国曾经实行了持续数十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中国人充分意识到了其中的弊端。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国家洋溢着商品经济的活力，我也在这里开设了股票账户，那么我会买些什么股票呢？中国有两个股票交易市场，一家在上海，一家在华南的深圳，合计大约有 500 支上市股。其中许多不是

我想买的股票，它们是计划经济的残余产物——那些运行很差的国有企业急于把它们在毫无戒备的投资者那里得到变现。

当然还有一些麻烦。中国国有企业的股权分为 A 股和 B 股。A 股只能由中国人持有，海外的华人如果利用点手段，变通一下也能拥有这些股票，这些华人遍布全球，数目达好几千万。外国投资者如果不用点特殊的手段，例如雇佣一个中国人做代理，则只能购买 B 股。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B 股依旧不能和 A 股相互转换。B 股市场一度异常火爆，交易创造的税收远远高于 A 股市场。然而今天，B 股已经风光不再，整个指数下跌了 85%，这巨大的反差蕴涵着无限的机会，激起了我的冒险欲望。

自从 1997 年中的亚洲经济危机开始，不停地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才是重返亚洲资本市场的时机呢？现在我认为时机就快到来了。对于过去几个月的低迷，我的观点是这是在积蓄力量，很快就会到达底部，这个底部告诉我们，亚洲资本市场已经重整旗鼓，做好了前进的准备。长期以来，通过对世界上重要的熊市的观察，我发现在低迷之后通常还会有个余波，这是在检验前一个波谷，同时对这个行情的参与者进行一次清洗和重整。

最近，一些西方公司在中国渡过了难关。加拿大皇家银行，西南贝尔，Marks & Spencer(美国著名百货公司)和澳大利亚促进公司等就是这样，许多新的项目已经开始付诸实施。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充满消费欲望的人民。但是这些公司已经意识到，事实并不是这样美好，也许只有几百万消费者希望购买西方的某些产



品。许多公司已经开始正视中国市场，就如同他们对待其他市场一样。他们意识到，中国市场同样充满风险。他们认识到，在中国，不是所有的合资企业都能赚钱，许多本地的合作者并不具备熟悉那些新兴产业的能力。

这些先行者并没有认真估计中国国内的竞争风险，也没有考虑在许多行业里，中国政府对国货的扶持政策。当中国政府重申其货币不贬值的承诺时，很难想像，中国政府能有什么办法应付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压力，这种情况值得外国投资者谨慎行事。

没有了外国投资，也就没有了许多就业机会，这些自然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对投资中国持消极态度，投资圈和政治圈内的人士就会更多地考虑到这些不利因素而畏缩不前，而不是积极与中国接触去解决这些问题。克林顿总统没有在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期间与中国达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这是一个错误，这对重建国外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投资手法的粗糙和仓促，许多外国投资者将会在中国赔钱，因此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穿越中国时所看到的那一派繁荣景象。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敦促我的朋友们让他们的子女学习中文。我相信，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是中国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耐心等待这条沉睡之龙醒来。

好了，现在，在旧世纪即将结束和新千年来临之际，中国，这条国土面积和美国差不多大，却有着4倍于美国人口的巨龙终于苏醒过来。机遇终于来到，而且稍纵即逝。我已经准备了一份打算投资的中国公司的清单。我首



先排除了那些有着深厚计划经济残留烙印的公司，还有那些大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不会有什么好的回报的，他们能够进入资本市场，只是国家为了解除对他们的控制的结果。在我考虑之中的有，一家在上海新区有大量土地储备的地产公司，一家橡胶轮胎工厂，一家器具制造商和一家玻璃公司。这里没有一家所谓的高科技公司。我相信，这些从事基础行业的企业最能迎合中国崭露头角的中产阶级日益提高的对生活质量的需求。对于那些满脑子里只有亚马逊（www.amazon.com）和美国在线（AOL）这样概念的人来说，橡胶轮胎公司听上去有点滑稽。但是，如果你曾经亲身驾车穿越广阔的中国腹地，并且看到过中国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安装着橡胶轮胎的车辆——包括卡车、轿车和摩托车，你一定会对这个行业充满信心。

在和中国的股票交易所和经纪人打交道时，我发现了



一些有趣的现象。从事证券业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包括交易所的主席。证券业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行业，其历史不超过 10 到 15 年，证券业的员工和美国软件和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很像——都不超过 35 岁，他们充满热情和活力，乐于接受挑战，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事实上我没有买多少股票，只是制订了我的投资策略。我还在观察，等待中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这实际上阻拦了外国投资者的进入。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A 股和 B 股的人为划分也就自动消失了，而今天，这种分割是为了防止国内居民手中的外汇流失。

我所听到的最有吸引力的消息莫过于政府打算进一步鼓励居民持有股票。在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数十年里，我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当政府试图采取措施激励股民时——当然应该是实质性的激励，这通常意味着牛市为期不远了。尤其值得高兴的是，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银行正在为手中大量的存款余额而发愁。如果确能鼓励资金从银行向股市流动的话，股市一定会红火起来。也许今年夏天就可以见到这一切，也许要等到年底才会如此。大家时刻不要忘记的是，中国有 12 亿多人口，却只有两个不超过 500 支股票的小型股票交易市场。所以，我在等待中国放开允许其他资金自由流向股市，以及刺激股市的政策开始见效。这其中之一或两者都可能在今年年内发生。

那么，一个美国投资人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呢？

一个方法是投资那些定居海外——比如曼谷、新加坡和北美的华人开设的企业，他们在中国做生意，或与中国人做生意。中国人通常把海外华人视为自己人，给他们提

供很多的优惠和帮助。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企业，谨慎的投资人就找到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

除了形形色色的亚洲共同基金以外，还有什么值得投资的呢？我想起了 John Templeton(约翰·坦伯顿，著名投资家)在 1942 年所做的。由于二次大战和大萧条，纽约证券交易市场处于低迷不振之中。Templeton 拿出适量的资金，购买了纽约交易所所有股票，每只股票购买 100 股，当时的平均价格还不到 1 美元。他一直持有这些股票，尽管其中一些公司破产了，他还是依靠这些廉价股票获取了巨大的利润。今天，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中国 B 股，例如 ADRS(存托凭证)等，其总市值很小。外国投资人可以采用相似的投资策略，所有的股票都买一点，并且长期持有它们。5 年、10 年或者 15 年以后，这些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投资人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韩国：日益严重的女性人口短缺问题





韩国之旅证明了这样一件事，这个国家被称为“闭关自守之国”决非空穴来风。佩蒂和我已经游览了大约 20 个国家，和这些国家比起来，韩国之旅更困难、花销更大，光准备工作就花不少时间。最终我们获得了 30 天的签证，但是我们的车只获准 10 天的签证，所以我不得不额外耗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办理延期手续。在韩国，我们很少看到西方游客，由于韩国政府所持的对外国人 不欢迎的立场，在可见的将来，可以肯定这种状况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韩国有着悠久而杰出的历史。我们美国人所了解的韩国历史往往是从杜鲁门时期的军事干预开始的。其实作为文明的一支，韩国可以上溯数千年之久，并在历史上一度强盛。在公元 918 年到公元 1392 年的高丽王朝（Koryo）时代，朝鲜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持



续了四个世纪。以统一稳定的政府、深受中国影响的政治体制以及虔诚的佛教信仰为标志，这个时期的高丽（Koryo）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有的制陶业生产出独一无二的朝鲜青瓷，外观呈灰绿色且表面釉层中含富铁元素，直到今天仍然深具鉴赏和收藏价值。在14世纪，朝鲜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它所强调的行善、爱智和社会责任感成为朝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些思想的熏陶，在1392年到1910年的朝鲜（Choson）王朝期间，朝鲜产生了众多有为之君。当欧洲尚在努力脱离黑暗时代的时候，朝鲜已经创造出很高水准的文明了。今天，韩国人很自豪于他们的历史，他们熟知祖先创造的辉煌，同样，韩国人也很清楚他们处于中国和日本两大巨人夹缝之中的境地。他们不敢有丝毫松懈。

从地理上看，韩国北部和东部是多山的地形，南部则是宽阔的平原。韩国人口分布呈高度聚居的特征，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南部地区，还有大约1/4的人口居住在距离军事分界线30英里的汉城。

佩蒂和我沿途欣赏到了神奇的远古庙宇、佛像、舞蹈、音乐以及其他的艺术表演。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这里的人口密度也很高。韩国国土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密西西比州，但是70%的领土为群山所覆盖。设想密西西比州的2/3为山区，并且有4600万而不是300万人口居住于其中，那就是韩国。

韩国40%的劳动力为妇女，其中大约3成在家庭农庄工作，其他的从事服务业、卫生医疗业、纺织业和电子制造业，这些行业里70%到90%的劳动力为女性。最让佩蒂和我吃惊的是韩国女性的数量之少。我们常常在庙宇

和纪念碑等地方看到一车车的小学生在一起拍全班照留念，每个班里女生的数量都较少，通常一个10岁左右孩子组成的班级里，大约 $2/3$ 为男生， $1/3$ 是女生。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整个亚洲，包括日本和其他国家，都面临着人口统计学上的这种现象。在韩国，1993年每诞生100名女婴相应的就有115.6名男婴（通常情况下的男女婴儿比率是105比100）。1995年，韩国的初中里，女生只占47.9%的比例，这意味着多出了20万名6到11岁的男孩。韩国自己的估计则认为，到2010年时，27岁到30岁年龄段的男女比例将为128比100。

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人口问题。很奇怪的是，1000年前的欧洲也有过类似现象，出于相同的原因，女婴被弃杀。其结果是那以后，不再是女方的父亲出嫁妆，而是丈夫向新娘的父亲出彩礼才能娶到他的妻子。亚洲有30亿人口，这使得男女比例的失调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严重问题。这不仅仅意味着性别失衡在亚洲地区更为严重，而且对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

每个对亚洲政治、经济和投资环境感兴趣的人都必须慎重面对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思考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作为一个专业投资人，我不仅喜欢在低价位时买人，而且更倾向在重大变化即将发生之际有所动作，我确信那会给我的投资带来更大的收益。对我来说，上述人口统计表上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将会大大影响亚洲社会，并且提供难得的机遇。

让我们来说说那些显而易见的影晌吧。据流传已久的说法，在亚洲，包括韩国，男人经常粗鲁地对待妻子。而



随着女性的日渐稀少，女性的价值将会大大提升，这有助于改善亚洲女性的处境。新形势下的新娘们将能够支配比嫁妆更多的钱，她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消费。这意味着诸如烤箱、洗碗机、装修材料和家具等妇女购买倾向强烈的商品将更有销路。直到今天，韩国还没有日间托儿所，这些新妻子们理所当然地希望有这项服务为她们分忧解难。她们可以挑剔地选择自己的丈夫，同样她们也会选择那些提供了更周到的承诺的服务来提升生活的质量，比如婴儿护理这样的服务。

在汉城的大学区边上，我们碰巧发现一排结婚礼服的专卖店，那里令人难以置信地集中了120多家婚礼服装店，一家紧挨着一家。由于韩国女大学生将普遍推迟她们的结婚年龄，所以我并不看好这些商店。

韩国街道边很少有健身俱乐部和洗浴疗养院，但是我认为越来越独立的韩国女性将对这些产生更多的需求。毕竟，有追求的年轻女性将会保持更长时间的独身，以获得更好的教育，并且精心挑选符合她们梦想的意中人。就像在其他亚洲国家一样，通常来说韩国儿媳妇要负责照料丈夫的双亲。在新千年即将来临之际，我想新一代韩国女性对此不会很热心。有老人的家庭越来越少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商机。生产速冻食品和方便食品的公司价值将会上涨。毫无疑问，面向女性的教育产业也会繁荣，女性政治家、律师、医生、会计师也将首次大规模地加入到一直以来由另一半们把持的行业中来。离婚率也将会急剧上升，因为对婚姻不满的女性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这种趋势将不仅仅局限于韩国，事实上，整个亚洲都将深受其影响。在这里，做个女人似乎更划算。可以肯定

的是，亚洲国家的政府将会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立法认可异国婚姻就是一种可选择的方案。现在对政府而言，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税收激励政策，鼓励生育女婴的大好时机。政府可以选择税收减免政策，也可以采用课税扣除的方法。佩蒂和我还很感慨于韩国现在的发达程度。因为仅仅在距离现在不是很远的1965年，就富裕程度而言，韩国还比不上朝鲜，仍然排在亚洲和非洲的贫困国家之列。今天，韩国是世界最发达的20个国家之一，取得这一激动人心的成就只花了30年。她的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是印度的8倍，是朝鲜的15倍；就经济总量而言，只比欧盟少一点点。这些经济成就的取得与政府采取的干预经济的政策密不可分。这些政策包括出口退税、进口壁垒以及对特定产业的政府扶持。当然，富于纪律性的劳动力也是重要的基础性因素之一。



韩国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呢？韩国的发展和日本很相似。在美国的大力援助和积极的货币政策支持下，战后日本通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日本的经济官员直接插手，引导投资向政府计划发展的产业集中，韩国也是如此。

韩国政府以牺牲居民消费的代价大力鼓励



进口原料和引进技术，鼓励储蓄和投资，这些都是很有成效的政策，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是如果因此而骄傲和自负的话，那将是很危险的。1997年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长久以来韩国模式的致命弱点，包括过高的资产负债比率，庞大的外债，效率低下的金融体系等。不过相对于日本所拥有的世界第二的老龄人口，对韩国而言有利的是，她拥有排名世界第四的青壮年人口。一旦卸下了陈旧的包袱，他们的朝气将推动这个国家团结一致，发奋图变。

身处危机中的韩国于1998年迎来了预定中的大选，反对党的领袖金大中当选为韩国总统并且实现了和平的权力过渡。他力促拆分韩国的巨型财阀，这些财团对韩国经济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但它们暮气沉沉，使整个经济体系缺乏竞争和效率。金大中上台之前，出于国家主义的考虑，政府指使银行贷款给财团。这些效率低下的贷款，使得那些相互之间有着错综复杂关联的企业，依赖着政府的支持苟延残喘，而不是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求得发展。

在旧的体制下，银行只要使劲地借钱给企业就行了，但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一个例子是大宇集团出售了旗下的汉城希尔顿酒店。相当多的这类财团处于破产边缘。由于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最近，韩国经济已经开始回升，但是，要想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还有赖于韩国政府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理顺金融体系，改善企业管理，以及对外国资本进一步地开放。

与1999年相比，2000年韩国经济大有起色。而日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在一场恰逢其

时的选举中选出一位救世主。韩国人很走运，金融危机来临时，他们正好有一场大选。

关于在韩国的直接投资问题，考虑到在过去一年里，韩国股市翻了一番，我很难做出马上投资韩国的决定。我认为世界银行的贷款以及额外增发货币的措施与韩国经济的短暂起色密切相关，但是这样的繁荣可能是不稳定的。如果你能给我 600 亿美元，我也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来。1995 年到 1997 年，韩国的贸易账户处于极度失衡之中，我不认为韩国经济事实上的回升已经开始。如果没有国内的保护，我想韩国没有多少公司能和西方公司进行真正的竞争。韩国社会一向极端封闭，经济一直处于政府的高度控制之中，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来看，我没有发现韩国经济真正好转的迹象。如果以上问题都能得到改善的话，那些表明经济改善的现象才是比较可信的。不幸的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正在蔓延，那就是认为韩国的变革已经足够了。所以，韩国经济必然还会遭遇挫折，必须经过真正的变革，其后的经济回升才是我所等待的时机，到那时我才会投身这里的市场。

那么哪些方面的投资才是有潜力的呢？韩国现有的旅游业发展不足，旅行社是能够取得长足发展的行业。韩国人一直像蜜蜂一样忙碌，快乐地卖出蜂蜜，并且对世界说，别来打扰我们。他们甚至不允许国民贷款购买外国轿车。但我预计这一切将随着社会的变革而改变。另一项有潜力的投资是横穿汉城的汉江北岸的土地。韩国人认为汉城距离军事分界线仅仅 30 英里，这个城市北部地区是最容易受到朝鲜攻击的地段。所以，有朝一日这两个国家真正统一时，为了与汉江南岸的土地价值相适应，汉城北部



的土地一定会升值。

韩国不像中国那样，商店里任何西方商品都能卖得出去。在韩国，这里很少有西方商品。将有竞争力的商品拒之门外并不意味着就能提升本地的制造业水准。我们在这里碰到的西方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更适宜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为了加强对资本流动的控制，韩国一度甚至要求那些需要国内国外两边跑的商人注销他们的信用卡。

朝鲜南北方会最终统一吗？

我坚信朝鲜南北方迟早会统一在一起。无论是从社会角度（新娘）还是从经济角度（廉价的劳动力）上来讲，韩国都十分需要朝鲜。为数众多的即将获得选举权的青少年们赞成统一；由于朝鲜便宜的生产成本，企业家们也在大力推动统一进程。眼下现代集团已经在北方建立了一个车间；三条游艇已经获准到北方开展有限的旅游，一个旅游景点也在形成中。我们甚至试图去朝鲜访问，但是对方很直率地告诉我们：“对不起，不欢迎美国人。”

尽管边境线上不时发生武装争端，两个同胞国家还是重启了双边贸易。这些必将持续下去，只要开始了，进步是很难被遏止的。

硬通货和软通货





佩蒂和我驾车从北欧的冰岛一直行进到东亚的日本，这的确是一次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同时我们的这段经历又可以给世界各地学习货币学的学生和货币交易商们一些启迪。

下面摘录了一些我在途中写下的日记，算是对我们这段行程的一个总结。

冰岛

我们出发到达的第一站是冰岛。那里的货币体系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在恐怖统治下完全崩溃了。这段历史铭刻于每个冰岛人的心中，他们立下誓言：永远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伴随着一些基础制度的改变，这种货币体系呈现出健康的发展势头。我也将一些美元兑换成冰岛的克朗，以便于在当地进行消费。

欧洲

我们到达的第二个地方就是倒了霉运的欧元流通的欧洲。在到达之前，广告大肆宣扬，将欧元吹得天花乱坠，但是我们一个字也不相信。欧元注定会失败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它至少不会像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说得那么好。所以我们一路前行，没有在这里兑换一点钱。在看到命中注定的欧元毫无乐观的前景之后，我卖光了一些股票来对冲我手中持有的多头股票。

匈牙利

我们刚刚离开欧洲进入匈牙利，情况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流通软货币的国家。在过去10年里，匈牙利迈开大步向前发展。但是，由于几十年来货币冻结，经济活动受到限制，其造成的影响随处可见。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匈牙利没有多少高品质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进行销售。

我们很少使用信用卡。试想有谁愿意把自己手中持有的硬货币兑换成随时都可能狂跌的货币呢？我们只在支付一些高级宾馆和饭店的费用时才使用信用卡。附近只有一个偶尔开放的现金取款机，而且用它只能支取匈牙利本国的货币。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原来政府统治下，入境的外国人按规定必须将身上携带的所有国外通货详细地填入货币申明表中。因为我带着各种不同的外币，所以一想到要做一个那么详细的申明，我就不寒而栗。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买上车险。尽管我们带着欧洲绿卡，但恰恰在南斯拉夫、伊朗和伊拉克3个国家它就失去效用了。在进入南斯拉夫之前我们必须交纳通行税，并且要在官方外汇银行兑换好货币。因为要避免不会被南斯拉夫的战火影响到，我们必须改走高速公路，于是，我向银行打听通行税总共需要多少钱，以便兑换成足够多的第纳尔来付税。我知道，这里的货币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我不想多兑换哪怕是一点点的第纳尔。银行的职员告诉我们，这儿大多数的旅店和加油站都可以使用信用卡。

让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我发现第纳尔的声誉非常差，甚至连公路收费站都不愿意接受它，所以我们只好用德国马克、先令或者美元来支付，当然，他们更愿意接受德国马克。同样地，当我们来到下榻的饭店时，我们发现房间的价码都是用第纳尔和马克作为计价单位的，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不过还好，价码表上还有一个可以使用信用卡的标志。但是当我们登记住房时，那里的前台人员告诉我们这儿不能使用信用卡和第纳尔。不过他们又说可以用先令付房费。这倒不错，我身上还有一些旧先令。要是在奥地利的银行将这些先令兑换掉可能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在别的地方这些先令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曾经试图在

出境前将它们换掉，但是外汇银行也拒绝接受。幸运的是，这家饭店愿意让我用它来支付，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奥地利银行的遭遇。当然这样欺骗他们（要是可以算是欺骗的话），我一点内疚感都没有，谁叫他们连自己国家的货币都不愿意接受呢？害得我只好揣一口袋花不出去的第纳尔。第二天，我在加油站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那里同样标有可以使用信用卡的标志，但是当我用信用卡付钱时，他们又告诉我不可以。其实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第纳尔已经崩溃了。幸运的是他们同意我们用第纳尔来支付，这样我终于可以把它们花出去了。这些事情都是在Nis遭遇到的。Nis是科索沃和南斯拉夫南部的西伯利亚军队总部的驻地。晚上我们常常会被当地那些小武装交火的枪炮声惊醒，所以离开那里时我们都备感轻松。

当我们到达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边界时，我来到边境一个南斯拉夫的外汇银行，想把剩下的第纳尔兑换掉。我知道，一出这个国家的大门，它们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其实在大门里头，它们也几乎没有一点用）。但是就连这个银行也不愿意收下它。那里的职员解释说他们只负责卖出第纳尔，并不负责买进。很明显，第纳尔的大麻烦就要来了。

惟一的一点好处就是在我离开时没有一个边防官要求我对自己的外汇做出申明。我们猜想，这要么是因为很少有外国人经过他们的边防站，要么是因为南斯拉夫快要分裂的缘故。我也曾到保加利亚的国家外汇银行试着兑换第纳尔，但是不出所料，保加利亚的银行也拒绝了我的交易请求。不过，保加利亚分行的一个头儿倒是答应我们，可以按照黑市价格将我们手中的第纳尔兑换成德国马克，不



过只能兑换 50%。尽管这笔数额很小，我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了。我特地留下两个第纳尔作为纪念。要知道，也许这次第纳尔崩溃后，将从此彻底淡出这个时代。想起这次交易，我觉得实在是太有讽刺意味了——我竟然跟保加利亚的官员做成一笔黑市交易。

土耳其

我突然意识到在这段时间是有人控制了每月 4% 的货币贬值。土耳其人生活于其中，也适应了这一切，甚至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都使用信用卡。我想土耳其银行有大的隐性部门。我惊异于我在土耳其看到的长期变化，并且希望看到土耳其人有一天能最终理解到，稳定货币是他们对投资和实质增长所付价值的一部分。

格鲁吉亚

现金报表出来了，所有费用都只能用美元支付，连邻国土耳其的货币里拉都不可以。可是，我却找到了一个友善的边境官，他把我的里拉换成了美元，这样我才付了我的税。我们发现没有人使用信用卡，并且由于怀疑很少有人接受当地货币。经过短短稳定之后，货币在最近 6 个月里迅速贬值了。许多政府职员已经 6 个月没有见过薪水了，但很明显，政府自从压力出现就开始印钞了。他们从莫斯科的银行得到了教训。在格鲁吉亚惟一还好的是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人要现钞。很明显，这是因为边境守卫没有看见任何人携带现钞。

阿塞拜疆

我们来到阿塞拜疆，发现这里的货币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贬值，这可能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国家在政策上和经济上和以前的其他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相比较都显示出格外的独立性。而且她基于石油的经济也会格外独立于俄罗斯。尽管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填了现金表。各处街角的换汇所，甚至是可以接受卢布的。这里稳定的汇率使你可以在商店里任意使用外币或本币。

我们乘船渡过了里海。在我们最后得到票时，房主赶快把我们拉到一边，说如果我们用美元直接支付的话，他会按比黑市还要低的价钱给我们房屋。最后，我们照着做了，但是房子实在太恐怖，在途中我们受够了这些房间。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付了太多的费用。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的官僚主义很严重，即使持有有效护照，入境也花了我们 5 个多小时。我们在这里办理护照的手续费用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花得都要多，最后算算，我们每个人交纳了 225 美元。我们还不得不买了保险，但是这要 15 天后才能生效，可是我们的护照 14 天后就过期了。尽管我们提出了抗议，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要么不买要么不准进入。最后我问他们要是离开了土库曼斯坦，我们还能领到多少保险金，他们回答说 36 美元。天哪！我们可是花 300 美元买的保险。这可真是一个赚钱的行当！我们在



踏进这片国土前还得缴纳一个什么国际燃料均衡税，具体数额取决于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行程长度，这已经在地图上标注得很清楚了，他们已经为我们假设好了行走路线。所有的费用不能用土库曼斯坦自己的货币支付，而应当用美元来支付。我们发现这里的货币黑市极为活跃，他们的比率几乎是国家银行的3倍以上。看来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货币正在自由跌落。

我们在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军用的汽车旅馆里，那儿的旅馆老板竟然也按照黑市价格收取住宿费。星期天我们去逛集市，发现最热闹的就是那些比比相邻的珠宝店。人们疯狂地推呀挤呀，恨不得把手中的纸币全都花出去。尽管克格勃频繁出入这里，但是依然没有影响这里的黑市交易。我想，万一我们在蔬菜店或是地毯店拍摄到什么重大的国家机密，我们的胶卷一定会被没收。我们首先去了国家博物馆，但是因为没带够钱，于是我们只好掏出身上的美元买门票。本来我们以为他们会按照黑市价格收取门票钱，因为别人都会这么做，不料收款员一点都不通融。我只好走到外边去跟一个货币贩子换了一点钱，然后再回到博物馆买门票。

佩蒂在一家私人理发馆剪了头发，理发师宁愿收取美元也不愿意收取他们自己国家的货币。

在离开土库曼斯坦时我们还得申报货币形式，但是没有人对我们的申明感兴趣。土库曼斯坦的财政出现赤字，而他们解决赤字的办法就是发行更多的货币。在先前的几个月里，他们的货币贬值达到70%。现在土库曼斯坦就全靠长久等待的里海海底管道和美国的经济资助了。但是要等到管道竣工恐怕还得很长一段时期，土库曼斯坦会把

自己拖垮的，因为货币市场是不会等待的。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又是冻结货币的国家。因为其他游人都没有带硬通货，所以在我们离开乌兹别克斯坦之前几乎没有见过其他的货币。乌兹别克斯坦的货币也在贬值，黑市货币兑换率大约是官方价格的4倍左右。就连蹲在宾馆楼梯上的乌兹别克斯坦妇女都问我是不是想换点钱，可是她提供的价格离黑市价格还相差甚远，大概她以为我们消息不够灵通到这么快就知道行市的情况。让我很吃惊的是，要是你身上带着硬通货，那么黑市的货币贩子往往都能很快盯上你。我每次看到价格上涨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预兆：马上就会出现大麻烦——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人们一直都在抵制货币兑换，尽管这一点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在这里碰到了很多人，他们的银行账户里都有硬通货，除了支付政府的账单，剩下的硬通货全部按官方价格被换成了当地货币。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这两个国家都有货币自由交易市场，而且两国政府都企图维持对浮动汇率的控制，即使这种浮动的汇率呈向下的趋势。我们马上就知道自由市场的货币也正在狂跌，跌幅大大高于政府报告中所说的数字。政府报告中说的是每年贬值10%。自由市场也从来不会去看政府的公告。

两国到处都是货币交易所，人们乐意接受美元、马



克、卢布或是他们自己的货币。不过我怀疑这种情况马上就会改变。

中国

中国没有必须的外汇形式。我非常高兴地发现，即使在沙漠里，即使我们还得按照自己国家银行的开放时间来约束自己，我们还是可以用信用卡支取现金。一家中国银行总行的门牌上写着上班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其实往往要到下午4点才开门，晚上7点就关门了。在某个城市，黑市交易就发生在中国银行门外，但看上去丝毫不受压抑，黑市的价格比官方价格低了大约7%，在一些互相竞价的地方，我最后可以得到9%的兑换率。在中国银行里，我甚至看到一个黑市货币贩子就在外汇窗口前跟一个当地商人讨价还价，让后者接受他所提供的硬通货，不要去银行兑换。当然这笔交易最终没有成功，大概是因为数额太大，恐怕已经引起了其他一些人的注意。看到那个黑市头子和他的两个副手站在银行大厅里数着手中一沓沓砖头那么厚的100美元面额的钞票，真是很滑稽。可能因为我们手中的货币太少，所以一直没有撞见要问我们兑换货币的黑市贩子。不过，也可能是那些身上有硬通货的人一般不到我们经过的地方吧。

我在中国还没有见到过骚乱，无论是在货币市场还是在街道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会凭这一点来决定是否该在中国进行投资。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货币自由兑换政策，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进入到世界主要经济活动中来。这同时也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让自由的市场来决定开

放经济中合理的竞争价格。

韩国

韩国的确是一个封闭的王国，她是世界上几个中央政府控制的封闭式经济保护的伟大的神话之一。韩国政府以日本作为榜样，以美国的财力支持作后盾，支撑了各种经济指数的上升，例如，因为政治原因，美国军队帮助韩国修造了好多高速公路。几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使韩国有点夜郎自大，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也遭受了重创。内外压力都促使韩国进一步开放和改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四个国家之一的韩国，也被要求形成开放的经济和社会，在 600 亿美元的额外支持下，韩国也做到了这一点。

韩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最深刻的损失就是她的黑市。在央行旁边和后面有许多拥挤的黑市，这里到处都有商品和交易，典型的混乱的亚洲经济模式。你可能会看到这么一幅景象：一个背着大黑包的老太太坐在马路边，离她不远的地方，另外两个老太太坐在椅子上静静地聊着天。再往前你会发现十几二十个同样打扮的老太太围成一堆站在市场边上。很可笑，这就是韩国的黑市？的确，这就是，虽然环境存在这么多的限制。

经济的开放几乎消除了黑市货币。很少能有人愿意给你一个比银行提供的更低的价格。但是一旦政府撤销这最后的一点点货币限制，我想黑市最终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过去 30 年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黑市都是年轻人的游戏场所，除了韩国的这个。我猜测，也许 5 年前还在这里



频繁出入的那些年轻人大概现在都已经退居幕后操纵交易，而将这个缓慢又薄利的市场让给了自己的祖母。

日本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像美国一样流通硬通货的国家。这里没有别的货币形式，没有黑市，没有贬值，没有货币兑换的烦扰。这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她的城镇、城市和农村充分展现了这一点。除了硬通货，没有什么值得别人去学习了。比起我到过的别的国家，这简直有点单调，尽管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笔交易，货币稳定，人们都在用日元计算下一笔交易的收入。我也对日元看好，也想将更多的美元兑换成日元，但是这没有什么激动的，尤其是当我知道这个市场已经渐渐过时了的时候。



西伯利亚平原之我见





我9年前曾经来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次故地重游，发现很多情况都变化了。9年前，这里没有店铺，没有货摊，没有商店，人们排着长长的队等着购买为数不多的一点点商品。而如今，叫人备感惊喜的是，这里有无数的商店和数不尽的商品——尽管有些东西只是当地生产的，而且质量也不怎么好。这些新的商品，即使都是些以次充好的劣质商品，也一定会卖出很多，否则它们就不会出现在市面上。同我上次来的情况相比较，城市里陡然出现了很多小汽车。在这个只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里，却有将近5000辆奔驰车在驰骋。

我们在这里处处都可以看见保卫措施，这一点跟俄国的西部城市比较相像。在高速公路收费口，常常可以看到穿着防弹背心，肩挎AK-47半自动步枪的警察，而且有些商店前面也有武装



齐备的保安在巡逻。

在穿越西伯利亚平原时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无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到伯力、赤塔、蒙古的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还是到现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都发现俄罗斯的政权正在衰落。在每一个乡镇、城市或村庄里，地上满是杂草、灰尘、铁锈、垃圾、剥落的油漆和破碎的瓦砾，楼房的阳台似乎已不坚固，那些在发达或半发达国家中会被宣布废弃要拆迁的建筑在这里依然有人使用。

摆脱了几百年的农奴制度以后，俄罗斯应该是能向富裕强大发展的，但是大多数地方仍然很贫穷。官方统计的失业率达到12%——这个数字跟美国大萧条时失业率达到的20%很相近。由于贫穷遍及全国，社会健康保障系统也都无法正常工作。纽约《时代周刊》曾作出一个估计说，俄罗斯大概有三四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的月收入只有30美元。对生活的绝望导致大多数人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而对生活的绝望和严重的酗酒习惯都直接导致了死亡率的上升。

由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军事和核武器方面的重要性，9年前它还只是一个保密的城市，从不对外国人开放，那时候甚至地图上都没有它的名字。然而今天它大大开放了，变成了一个喧闹的城市，许多中国商人穿过西伯利亚平原，越过国界来到这里，为俄罗斯人提供服务。

跟俄罗斯其他城市一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同样也有便宜的饭馆和豪华的酒店，后者通常拥满了“新俄罗斯人”——就是从苏联解体中中饱私囊，靠压榨别人起家的俄罗斯资本家，我们通常也叫他们“暴发户”。实际上，



这里最大的豪宅就是由一个当地的政客建造的。所有的俄罗斯新贵们都在修建私人豪宅，这是十月革命结束以来不曾有过的现象。

这些俄罗斯新贵为什么这么富裕？很简单，他们绝大部分是过去企业的经理，当苏联解体时，他们夺占了以前管理的工厂、存货以及原材料，将它们据为己有。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他们把上千亿美元的商品大打折扣卖给西方，所得的大部分收益都存入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他们雇佣了私人保镖和军队，随着武装力量的加强，这些前任经理在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经营旧企业的同时，又将它们宣布为私人财产，谁又敢站出来对抗他们呢？这些俄罗斯新贵正在大发横财。佩蒂和我都发现，比起以前，这里有更多的小汽车，更多的新衣服，更多的当地报纸和电视节目。俄罗斯人现在可以言论自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莫斯科政府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人们都在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

我们参观过几家这样抢夺来的工厂。其实除了抢夺来的工厂，这也没有有什么别的类型的工厂了。其中有一家炼铝厂，还有一家伏特加酒厂，尽管他们都处于垄断地位，而且市场对于产品需求量非常大，但是他们都实行单班工作制，没有加班。这个地区其他的工厂也是一样的情况。伏特加酒厂内部布置凌乱不堪，工作效率也非常低。当然，对于伏特加酒的需求完全可以想像：我们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喝得酩酊大醉的人，无论晚上、中午还是早晨。

我们还参观过一家皮衣加工厂，这里主要进行裁剪和缝制，与其他企业没有什么两样。工厂的建筑使我想起四

五十年前甚至是 80 年前纽约的那些阁楼式的工厂建筑。今天，你已经找不到一个美国人愿意利用这些效率极差的电梯或是狭窄的楼梯将原材料和半成品运进运出工厂了。这些衣服的质量非常糟糕，但是价格低得惊人。回溯到苏维埃时代，那时商品的质量绝对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制造出合格的产品。当然，要是靴子针脚拙劣或是水桶有漏洞，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往往也就凑活着用了。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必定会阻碍俄罗斯在新世纪中占据世界市场的份额。

实际上，我们到处都可以发现商机。伏特加酒厂和皮衣加工厂的西方竞争者都可以做得很成功，除非当地政府要对他们的工厂课以重税或是简单地没收，甚或是将他们干掉。在这里，你不会像在古老的西方一样为抢夺牛群或是马匹而战斗，而是为争夺产品经销特许权和商业地盘来





战斗。只是相同的是，这都需要你时刻保持警惕，并且惟一能够解决的法律只有一个：AK-47。你当然可以在这里投资，但是你怎么能不让自己深陷其中而且再把钱拿出来呢？这当然是资本主义，不过更确切地说，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的资本主义。

再比如，我们乘坐油轮从日本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这艘油轮是“常春藤”公司的。“常春藤”公司是隶属远东海运公司的一家俄罗斯运输公司。它以前也是归国家所有的，苏联解体后，公司经理夺取了它的所有权。尽管西方竞争者已经团团围住了它，但是它的经营还是相当成功的。然而现在，它的部分行为也受到东西伯利亚政府的管制，只能拥有后者规定的1/5的股份。否则，如果它不够谨慎的话，政府——也就是远东地区的地方官就会想方设法地将公司收归他们所有。

聪明的俄罗斯人和西方商人想出一个独创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那就是将交易的场所换到国界以外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这距离他们在俄罗斯的交易地点以南有几百公里。首先，在乌兰巴托你无需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因为这里的人们需要你的饭馆、你的管道设备公司或是建筑公司。其次，它有一个完善的基础设施结构。最近整个城市安装了光缆，你可以通过旅馆房间的电话在网上冲浪。而在俄罗斯这根本不可能做到，要想通过旅馆电话上网简直太困难了，更别提什么E-mail了。事实上，出门在外，我们和家里人交流的惟一方式常常只能是通过E-mail。事实表明，如今在俄罗斯稍微像样点的城市里都有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因特网服务提供商)，它们通常都是在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里头堆放着近乎一半都

已过时的旧机器，和许多衣衫简陋的目不转睛盯着计算机屏幕的青少年（我一直想不通他们看什么能盯屏幕这么久）。对于我们的突然来访，他们表现得相当惊喜，大概是因为很少见到来自异邦的游客的缘故吧。我们挥动着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问他们要用他们的网线上网怎么收费。他们回答说每小时1美元。看他们的表情，很明显，他们自以为狠狠地敲了我们一笔。但其实呢，我们简直是欣喜若狂——我们又可以自由下载资料、收发电子邮件了。能在这儿上网，对我来说，是个特大喜讯，要不然我们这一下可要跟亲人朋友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一切联系了。

那么，如今俄罗斯到底是什么样的，她又是怎么成为这样的？俄罗斯真正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个拥有无穷自然资源财富的国家，一个教育程度发达的国家，一个拥有多样但是又呈下降趋势的工业基础的国家。至于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我想，一部分是因为从没有大量的创业者，一部分是因为她不想彻底改变现在的局面，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俄罗斯人天生不相信或是不懂得市场经济。在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他们注定还会历经艰辛。

从1990年到1996年，俄罗斯经历了连续7年的经济收缩。其间GDP下降了33.3%，到1998年经济崩溃之前一年，俄罗斯GDP增长了不到1%。中央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又无法说服国民缴纳税款。主要是因为国际商品价格走软，俄罗斯以前的贸易盈余也逐渐被抵消。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商品价格之所以走软，又是由于俄罗斯自己在国际市场上倾销商品导致的。尽管叶利钦总统在1997年初组建了一个新的经济领导小

很奇怪的是，在这里要想兑换外币不是一件难事。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到过 22 个城市，但是令我惊奇的是，我上一次（指作者 1990 年第一次环球投资旅行——译者注）遇到的兑换外币方面的麻烦事，这次几乎一点都没有碰到。上次在穿越国界前，我小心翼翼地藏好现金，因为边防兵常会让我报告具体数额，而且离开时还会让我们报告花费的数额和项目。当然，许多边防兵是想要贿赂。那次我把现金分别藏到了所有我猜想他们不一定会检查的地方，比如说脚踏车车架里、鞋子里或是头盔里。这次，上述的种种对策一点都没有必要。上次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得不老往银行跑，因为我得取现金用来吃饭、住宿还有缴纳汽油费。现在呢，到处都可以使用 Visa 卡、万事达卡 (Mastercard)。即使在俄罗斯，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 ATM 机支取想要的金额，有时甚至还可以是美元。当然，这里也有提供给那些不希望官方知道自己所从事交易的人的货币黑市。

在俄罗斯，从日本低价买进旧车再高价卖给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行业。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里的俄罗斯人抱怨说中国人偷走了他们的一切。他们的意思是，中国人窥探到赚钱的机遇，跨越国界，把国内的廉价商品带到这里再高价卖出，从而打开商机，赚走了他们的财富。我却认为这其实是自然协调的结果，因为中国人需要的是自然资源和一个市场，而俄罗斯人需要的是能有人帮助他们开发先天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市场资源。事实上，我们在许多城市都会发现一个“中国人”市场，一个主要由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品占据的市场，他们将中国商品出售给俄罗斯人。



西伯利亚拥有许多还没有被利用的资源，但是又缺乏财力和人力去开发它们。中国人非常渴望能够得到充足的自然资源，同时中国也拥有大量的劳动力。日本同样也渴望获得自然资源，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力资源。于是，日本的资金和中国的劳动力移向西伯利亚，

来填补俄罗斯日渐衰落形成的这片发展真空。在西伯利亚我们随处可见中国人，甚至在莫斯科也有大量的中国人涌入商店、农场和工厂。

1990年，我只是看到宗教复兴的一些萌芽，然而今天，我却发现许多教堂正在进行修复。每个星期天，教堂都会举行礼拜，圣洁的蜡烛燃烧在祭坛上。这些都是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但是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不仅还看到了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堂，而且还有一个犹太教教堂——在它顶上还显眼地摆放着一个大卫之星的标志。佛教徒们也正在翻新他们的庙宇。

对于这里的投资者而言，旅游业、制造业和零售业存在着巨大商机，但是我自己却不敢进行投资。部分原因是

由于这里的资本还没有一个严密的法律手段来维护，这在我们参观赤塔时就得到了印证。

我们住宿在城里最好的饭店——巴拿马城饭店(在这个地方，用巴拿马城来做饭店的名字，显得有点古怪，不是吗?)在许多城市里，很多饭店都自吹是最好的饭店，巴拿马城饭店也不例外。

在巴拿马城饭店我们遇到了一些俄罗斯新贵，或者说非法的资本家——要是在美国我们得叫他们“匪帮”。这天，其中一个人问我说：“嘿，你是怎么旅行这么远又不用付清每一笔花费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付清别人的报酬？”我回问。他回答说：“我们是通过布置在你们沿途的眼线知道的。”

此后我们成为了非常亲密的知己好友。在一个喧闹的夜晚，他对我们说：“要是这儿有人胆敢骚扰你们，一定要告诉我，我们一定会杀了他。下一个城市也是这样，你们在这里绝对不会有麻烦。”

我一点也不怀疑他有这种本事，可这的确又让人毛骨悚然。我们不得不常常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来避免麻烦。

在世界许多地方，我们的车一直吸引着不少人的注意力，有时候我真担心它会被偷走。然而，在俄罗斯我们却不用太担心。由于那些豪华车的主人也存在同样的忧虑，每个城市都出现了安全停车厂，这些停车厂都在围着铁丝的栅栏之后，里面是全副武装的值班人员，以此来防盗。

我们很惊奇，这里的汽油非常便宜，我们用柴油燃料，每加仑大约 70 美分。以前面包也很便宜。尽管我不



能猜到政府是如何获取资源的，但是我想也许汽油和面包是靠政府补贴的。事实上，参照我们的国内标准，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很便宜，乘出租车只需要 0.5 美元，而在美国是 1 美元，至于电车，只需要 8 美分。

西方人一提到西伯利亚，就会马上想到两样东西：灵魂丑恶的囚犯和刺骨的严寒。当知道有机会参观一所监狱时，我们几乎兴奋地跳了起来。我们都想知道现实和传说中的是不是一回事。对于俄罗斯所有的公共建筑而言，监狱似乎是我所见过的修缮最好的建筑了。每一个部分都很干净，修复得也很好，而且都被新漆过。在大多数俄罗斯公共建筑里，没有什么好的，到处都是灰尘和垃圾，没有一个人会为保留着这样的建筑感到丝毫的骄傲。但是在这里就不同了，典狱官同意我们见一些可以自由走动的犯人。西方人心目中西伯利亚囚犯的形象看来是十分逼真的。我在他们脸上看不到一点曾经在沿途很多人脸上看到过的希望。他们的面颊灰暗无光，脸上漠无表情，没有生气，眼神空洞。佩蒂和我母亲都在我身边（我的双亲曾经跟我们在伊尔库茨克一起旅行过一段时间），多年不曾见过异性的男囚犯，眼中几乎连一点好奇的光芒都没有闪过。那些人狱不到两个月的犯人不同，他们脸上还有生气和活力。这里甚至还有犯人乐队，玩着他们认为的摇滚乐，一点也不像是在监狱里。这些犯人还在院子里为自己修建了一所白色的教堂，当然是俄罗斯东正教的，这倒是有一点让人伤感的气氛。

我们在西伯利亚吃过什么？每一顿饭都有面包、土豆、黄瓜、奶酪、洋葱和大蒜。因为这里水多，所以我们总能吃到鱼。猪肉和鸡肉很常见。因为正是蓝莓、黑莓、蘑菇和西

瓜成熟的季节，所以在市场上总能见到这些果实出售。当然，由于这个国家还是采用原始耕种的方式生产，所以只要季节一过，我们在市场上就再也见不到这些果品了。也正是由于它的原始性，这里的蓝莓和黑莓比美国的要好吃得多。

俄罗斯有大量的啤酒，尽管不都是很好喝，然而，还是有一种很好的啤酒——产于圣彼得堡的 BALTICA 啤酒。BALTICA 啤酒有 9 种不同的类别，瓶子上分别标注着 1 到 9，每一种的酒精含量都不相同。佩蒂和我喝 1 号，它的酒精含量最低，但是这里的年轻人都喝 9 号，而酒吧里的人喝 7 号或 8 号。我真想投资成立一个公司，不仅生产出如此优质的啤酒，而且还要创造出如此广泛的顾客群，可是我又不敢。我知道一旦你在这个国家拥有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迟早有一天它就会被别人抢去，无论以什么方式。

从 BALTICA 啤酒可以总结出我对俄罗斯投资的想法。她就像是混在一堆劣质品中间看上去比较体面的商品，而且她的经济和法律文化都是临时装备起来的，经常变化而不可靠。在这里投资简直是不可能有任何收益的。尽管我们很高兴结识到友善的俄罗斯人，但是要想在这里进行安全的投资恐怕还是来日方长的一个计划。

我们昨天晚上在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闲逛的时候，一颗炸弹爆炸了。19 人被送往医院，其中 5 人伤势严重。在过去 3 年中已经发生了大约 12 起爆炸案，但是在西方很少公开报道。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达吉斯坦叛乱分子的杰作，还是匪帮的混战或是反消费主义分子的示威行动。

这也是我们经历中一个值得回味的小片断。其实在我



们旅行途中，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前不久，我们也遇到了一小撮武装分子；我们曾经被30年来罕见的暴风雨困在冰岛；我们行至奥地利时又遇上了另一场大风雪，连通往意大利的公路都被堵塞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严重的暴风雪；在乌兹别克斯坦，由于有人企图暗杀总统，边防线被彻底关闭；我们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前一天到达的北京。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看到的部分世界——真实世界的表现。

与我上一次在俄罗斯所见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们到过的每一处都可以看到大量的修理店还有到处可见的唱片店和音像店。然而，我们看不到新生产出来的财富——真正投资的收益。我们看见的所有拖拉机都是过时的型号，用打包钢丝连在一起，是从联盟年代留传下来的。

要是你只到过莫斯科而没有到过俄罗斯其他城市或者莫斯科周边农村的话，你就一定会被这种繁荣的假象蒙蔽。如今一点也不像9年前，那时候想要找个地方吃顿饭都是非常困难的，而现在，莫斯科处处都是喧闹的商店、货摊、饭馆、精品屋和街边咖啡吧，这片繁荣景象让你感觉仿佛置身在巴黎或是斯德哥尔摩街头。那些富有的游人在莫斯科还能住上五星级的大宾馆，不过这些宾馆可能都是由德国人经营或管理的，但在俄罗斯其他大多数地方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跟我上次来莫斯科所见到的情况惟一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的就是位于红场的列宁墓了。列宁在世时留下嘱托，死后想要葬在自己的家乡，而且，自从1989年以来就不断有人呼吁要实现列宁未了的心愿，让他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但是都过去了10多年了，列宁依然还是躺在红场

上。这里一周开放 5 天，期间来瞻仰领袖遗容的主要都是外国游人和那些年过半百的老布尔什维克，瞻仰人次每年都在减少。当然，维持这种吸引力所花费的代价也是不菲的。每天 3 小时的开放时间，有 18 个警卫负责游客进入墓地后关闭大门，其他时间由另外 6 名警卫轮流值班维护这里的治安。

从宏观的角度看，将大笔投资用在国家的门面建设，而不是把它用在下层基础建设和生产设备的制造上，简直就是压制经济发展的做法。盖了新商店，却没有生产出新型的农具；开了新饭馆，却不制造先进的机械设备；重修了克里姆林宫，却连一家经营良好的商业银行都找不到。而且，不仅仅是没有增加新的基础建设，甚至连原先就有的设施都没有好好保存下来。没有资金搞基础建设，人们的生活水平怎么可能有大幅度提高呢？的确，在苏联解体后，人们的消费能力得到大大的释放，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消费浪潮，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对于未来长期的经济发展，这又能起到什么恒久的作用呢？

最近西方媒体常常会提到，大部分为了帮助俄罗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西方援助资金被西方信任的人盗为己用，都存在于外国银行的账户上。我们中的许多人早几年就知道了这一情况，这的确很令人失望。更让人吃惊的是，这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偷盗行为竟然没有引起国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注意。事实上，这种行为处处都可以明显见到。例如，10 年前，俄罗斯一辆奔驰车也没有，而现在居然有 10 万辆，即使一辆的价格只有 5000 美元，那么进口 10 万辆也需要 5 亿美元的硬通货。一个贸易平衡出现赤字的国家是不会在这些豪华车上花费这么一



大笔钱的，除非有人偷了这笔钱。莫斯科的顶尖奔驰车比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城市的都多。

俄罗斯只有遵循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才能保持经济基础的稳定而不至于崩溃。比如说，只有当人们认真对待工作，投资也用在真正能产生价值的地方时才会获得实在的产出。资本运作也有自己的规律，它像重力一样不可消除。如果俄罗斯不去尊重资本，不给它提供安全可靠的生长环境，它就不会带来任何帮助。真正聪明的资本不会纵容偷盗。这就是一个给予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教育和商业教育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将历时很长一段时间，也许它还会带给俄罗斯很多的痛苦。

我们参观了国家特列恰科夫(Tretyakov)博物馆，那里有极为珍贵的收藏品。之前，因为翻新的缘故，它关闭了8年之久，上次我来时它也没有开放。这个美术馆针对不同顾客，收费标准也大相径庭：俄罗斯人每人20卢布，但是外国人就要175卢布。对于学生就更不公平了：俄罗斯学生只要6卢布，而外国学生竟然要100卢布，是前者的16倍多。

这里处处蔓延着一种反西方、反美国、反政府的情绪。有关寡头政治执政者和匪帮头子策划的猖狂的抢劫偷盗的报道引起了大范围的居民恐慌。俄罗斯牺牲了一切——包括她的帝国、她的货币、她的公共财富和她的国际声誉以及她的西伯利亚，却只养肥了少数人。

我们至今为止碰到过两个胡乱收费的警察。别人告诉我们说只碰到两个算是我们的幸运。也许我们做得很不明智，我们还是决定要举报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对我们的费用收得太高。但是我们发现似乎没有一个官员愿意接收

我们的有关 GAI21 - 0269 和 DPS MK3438（这是那两个恶棍警察的袖章号）的举报，每一个官员都让我们另找一个部门去递交文件，当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一些莫斯科人听时，他们几乎都拿这个当成了笑话，一直笑个不停。

每一个公司或者企业都必须付给他们的保护伞一笔费用，这个保护伞是用来防雨或是防止其他任何一些人为灾难的。我们发现每一家企业也要付给警察这笔费用，甚至在莫斯科的五星级宾馆也怕激怒他们而只好忍气吞声。

这里或许只有一项投资可以吸引凯悦饭店(Hyatt)或是其他国际饭店的目光。在许多俄罗斯的小镇和小城市，当地的头子——也就是抢夺了当地有利的生产资料发家的人，他们现在都豢养着一群配有 AK-47 冲锋枪的暴徒——都修建了宾馆。这些新建建筑从 15 个房间到 200 个房间不等。我们都亲自到过这些地方，度过了许多乏味无聊的日子，因此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些地方经营情况十分糟糕，只会吸引很少一部分客人。Hyatt 可以接管这些饭店，并且将它们增添到国际预定房间中去，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它们低级的服务水平，而且也可以让游客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也许那时候游客才能领略到西伯利亚的原始美景。我反正是不愿意花一丁点钱和一丁点时间来做这事，但对那些对俄罗斯的前景持有不同看法的人来说，这也许又不失为一个机遇。

去俄罗斯的外国人必须了解，除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和金边地带（也就是莫斯科周围的一些老城市，像符拉基米尔等），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城市，至少不如我们想像中的多。我们历时 8 星期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行程大约 7000 英里。尽管西伯利亚是一片充满森林、湖泊、山

脉和小村庄的美丽土地，但是除了这些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观赏的了。尽管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平原那种粗犷的美让人心中久久徘徊着一股诗情，但是它又不像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长城这些能够引起人们敬畏的巧夺天工的建筑那样有魅力。



波罗的海见闻





自从柏林墙推倒后，常常有人劝我加紧对俄罗斯的投资。支持者认为俄罗斯最终会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然而，经过8周在俄罗斯的艰苦跋涉以及几天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我更加确定我10年来的看法——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由许多完全不同的民族和部落组成，所以她需要数十年时间去缓解政治分歧并建立有效的生产力。

当然，也有人力劝我说，如果投资俄罗斯的时机还不成熟，那么苏联的欧洲部分，特别是波罗的海诸国是很好的投资地。这些国家紧靠着欧洲，而且内心急切希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又一个瑞士、新加坡或者南美的乌拉圭。这些国家不是帝国的缔造者，他们一般都是被统治，而不是统治者。有人建议我说，“看看这些友好的欧洲人，你应该把钱投在这里。”



所以，我二度拜访了白俄罗斯，并去了其他3个波罗的海小国。这些国家都弥漫着迷人的古老魅力，他们首都的市中心都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小镇，这里有很多在俄罗斯看不到的东西。可是当开车经过他们扩建的城区和古镇时，我保证任何精明的投资人都不会把钞票投在波罗的海沿岸。

这几个国家彼此情况很相似，所以我们可以用下面一个表来看看他们的地理和人口特征。

表1 四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欧洲部分）的地理和人口

国家	人口(百万)	首都	地形
白俄罗斯	10.4	明斯克	低地，土地肥沃
立陶宛	3.6	维尔纽斯	沼泽，低地
拉脱维亚	2.4	里加	低地平原
爱沙尼亚	1.4	塔林	沼泽，低地

白俄罗斯是个内陆国，其他3个国家在波罗的海都有港口，其中有些是不冻港。再看看他们的经济状况。

表2 四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欧洲部分）的人口与经济

国家	GDP (10亿)	人均 GDP	主要民族	主要语言	宗教
白俄罗斯	\$53.70	\$5200	白俄罗斯 - 78% 俄罗斯 - 13%	白俄罗斯语 俄罗斯语	东正教
立陶宛	\$17.60	\$4900	立陶宛 - 80% 俄罗斯 - 9% 波兰 - 7%	立陶宛语 波兰语 俄罗斯语	罗马天主教 路德教 东正教
拉脱维亚	\$9.70	\$4100	拉脱维亚 - 57% 俄罗斯 - 30%	拉脱维亚语 立陶宛语 俄罗斯语	路德教 罗马天主教 东正教
爱沙尼亚	\$7.80	\$5500	爱沙尼亚 - 65% 俄罗斯 - 28% 乌克兰人 - 3%	爱沙尼亚语 俄罗斯语 乌克兰语	路德教 俄罗斯东正教 爱沙尼亚东正教



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白俄罗斯，其他几个国家的经济规模都很小，但却有多个民族和多种语言以及诸多政治纠纷。

既然经济繁荣可以缓和很多政治问题，那么这些国家的贸易状况又如何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贸易规模，他们需要的进口产品，以及他们和贸易伙伴俄罗斯、波兰、德国、芬兰和瑞典之间的贸易情况。

表 3 四国 1998 年的主要进出口情况 (均为贸易逆差)

国家	出口 (10 亿美元)	出口商品	进口 (10 亿美元)	进口商品
白俄罗斯	7.4	机械 交通设备 化学制品 粮食	8.5	燃料 天然气 原料 纺织品 糖
立陶宛	4.2	农产品 矿石 纺织品 机械 活牲	5.9	矿石 机械 交通设备 化学制品 纺织品 粮食
拉脱维亚	1.9	木材 木制品 纺织品 粮食	3.1	燃料 机械 交通设备 化学制品
爱沙尼亚	2.6	纺织品 食品 机械 交通设备 金属	3.9	机械 交通设备 食品 矿石 纺织品 金属

这4个国家不仅GDP比较低，而且都有国际收支问题。他们的出口产品质量都不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

过去的几个世纪，白俄罗斯都游荡在战争动荡中，先后被俄罗斯、波兰、立陶宛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瓜分。仅从地理上看，白俄罗斯不过就是一个被陆地包围的大平原，是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军队都践踏过这片土地。被苏联管辖了70年后，白俄罗斯于1991年8月宣布独立。

由于大部分人都是斯拉夫人，所以相对其他的苏联成员，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保持着更亲密的政治关系，而且叶利钦和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也已经就重新建立联邦达成一致。事实上，1998年12月，两国就已经签署了一项协议，表示在保持独立主权的前提下，加强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联合。

这项协议符合两位政治家的政治利益。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卢卡申科想重现白俄罗斯在苏联繁荣时期的“光辉岁月”，而叶利钦也想向世人表明他开始重建一个苏联帝国。卢卡申科一任命新的总理，马上就宣布两国将再次建立联盟。实际上，如同其他成功的政治家一样，这两个政治家都很擅长作秀。与白俄罗斯建立联盟符合叶利钦的长远计划，他可以说，因为与白俄建立联盟，所以在新一届选举前，有必要修改宪法，甚至召开一次特别的杜马会议。而这一切的结果将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政变。

一进入白俄罗斯，我就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大的麻烦。在道路收费站，收费员拒绝收白俄罗斯卢布，而坚持向我们收取坚挺货币——美元和马克等。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拒绝他们本国的货



币，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经济肯定糟透了，2月份我们经过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白俄罗斯经济崩溃的速度比俄罗斯还快，尽管我们常常评论后者。虽然她向邻国出口食品，向非洲出售军用飞机，可她实在没什么其他可卖了。这也意味着她正处于赚取坚挺货币的艰难时期，她需要这些钱来购买工业品、电子商品和通讯商品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不致太糟糕。白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为了“拯救”经济，政府大量地印钞票。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是26比1，而白俄罗斯卢布则下跌到500000比1，而且还在下跌。财政部准备发行面值为500万的卢布，因为100万面值的卢布已经不够应付人们的日常交易。货币疯狂贬值，为了赶上飞涨的面值，政府严厉控制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事实上这恰恰导致了食物短缺。人们对在日用品、鸡肉和猪肉前的长队已经司空见惯了。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货币贬值的速度和严重性，我们快速回忆一下我们在白俄罗斯的所见所闻。

星期天，我们在白俄罗斯高速路上看到一个标志：40公里/小时，前方施工。因为前面没有施工，加上又是星期天，我们继续以100公里/小时的速度前进。这时一个警察拦下了我们，告诉我们要交500万卢布的罚款。然而，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可能太大了，他马上改口降到了100万卢布——折合2美元。他可能还不清楚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得有多厉害。

而且，当你在小店里买个汉堡包一类的东西时，它们的标价可能是3“单位”，再用这个“单位”乘以每天都在变化的汇率。你也许会想，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市场像古

巴一样应该收美元，但白俄罗斯实在离美国太远了。一个卖洋葱或者面包的妇女是不相信陌生货币的，因为这些东西在白俄罗斯是非法的。

在立陶宛，我们非常惊讶地得知，在维尔纽斯我们下榻的旅店对面的那座漂亮的教堂，在俄罗斯人、德国人、瑞典人和波兰人统治时期竟被充当存放谷物的仓库。这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外来统治者的思维——压制当地文化，同时尽可能创造任何条件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和白俄罗斯一样，立陶宛也是各路军队来往欧洲的十字路口。和白俄罗斯不同的是，当地政府不相信印钞票能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但沉重的外债包袱也有新的问题。像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西方国家。

减少巨大的财政赤字是立陶宛的当务之急，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邻居们的货币纷纷贬值，这使她的竞争力大打折扣。立陶宛石油进口依赖俄罗斯，这种情况对俄罗斯却不存在，如今他们在新的谈判中也发现了这一点。

立陶宛 87% 的电力是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提供的。土壤污染、地表水被石油产品以及军事基地的化学品污染，还有核泄漏，这些都使立陶宛的未来更加黯淡。

让我吃惊的是，立陶宛位于欧洲的正中心。在美国，我们一般不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大陆的一部分，当然她确实有一部分是在乌拉尔山脉以西，而维尔纽斯城外有个地方却实实在在是欧洲的地理中心。因此，这 4 个国家盘踞了欧洲大陆的地理心脏，如果他们不是有着诸多清规戒律，没准就成为另一个瑞士。然而，每个国家的人口都在下



降，每年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人才外流严重，经济动荡不安。

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比较多，所以这里暗藏着更剧烈的民族矛盾。拉脱维亚人占总人口的 57%，而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 30%，很自然，俄罗斯人想继续说俄语。20 世纪 40 年代斯大林接管拉脱维亚后，俄语是拉脱维亚的惟一官方语言。现在是拉脱维亚人掌权，他们坚持拉脱维亚语是官方语言。事实上，我们发现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我们的俄罗斯翻译都不受欢迎，这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而是因为他的民族。他需要签证，而我们美国人却什么都不需要。现在拉脱维亚人正在用俄罗斯人对待他们的方式回报俄罗斯人。

由于燃烧页岩油的沉积物、煤和磷，拉脱维亚的空气质量很不好。他们也造船，但没有其他什么突出的东西了。

尽管她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但这主要归因于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缩水。春天，俄罗斯的一些非正式制裁打击了拉脱维亚的出口商们——俄罗斯是拉脱维亚三大贸易伙伴之一——但这也促使他们去寻求新的市场。

他们也渐渐认识到民主并不代表着富裕繁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拉脱维亚非常渴望加入欧盟，她希望年底能收到有关加入欧盟对话的邀请。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们，欧盟会是他们的救世主。

值得称道的一点是，拉脱维亚有贯穿全境的管道，将碳氢化合物从立陶宛运送到俄罗斯，可这赚不了多少钱。

和立陶宛一样，拉脱维亚也有物价偏高的问题。我发现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物价水平竟和发达国家差不多，这一点确实糟糕。

爱沙尼亚是所有波罗的海国家中经济状况最好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没什么可以出口，而且经济也常出现赤字；相比之下，爱沙尼亚不但政府收入有盈余，而且出口商品更多。她的相对成功使她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的波罗的海国家，这是所有这些国家梦寐以求的事。

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很接近。芬兰人把爱沙尼亚人看做是自己的亲戚，也经常光顾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一样，爱沙尼亚也加入了北约军事雷达系统——ASOC，这一系统主要是利用诸多间谍站对俄罗斯形成一个包围圈。可是北约好像不太可能把这些小国纳入他们的军事防卫网，因此这些国家不得不依赖其他的北约成员国，比如希腊。

爱沙尼亚先后被瑞典和俄罗斯统治了几个世纪，二战结束后，苏联又接替德国占领了爱沙尼亚。随着苏联的瓦解，爱沙尼亚于1991年独立，最后一支俄罗斯军队在1994年撤离该国。之后，爱沙尼亚和西欧紧密联系，发展政治经济。在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28%，莫斯科也一直很关注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进行了市场改革，继续保持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贸易自由化。毫不奇怪，她的国内生产总值开始保持上升的势头，但在俄罗斯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她的GDP有所下降。她也早就开始了有关加入欧盟的对话。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她不断地巩固加强银行体系，同时改组了全国电信系统，希望加入WTO。



如果说这 4 个国家中有一个能成功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将是爱沙尼亚。尽管如此，她还不过是个小国，而且货币定价过高，只有 100 万爱沙尼亚人住在爱沙尼亚。欧盟愿意接纳爱沙尼亚，很可能是因为她还不会成为一个大的包袱。

这 4 个国家都迫切地希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把他们弱不禁风的货币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然而这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需要更多劳动力，而他们的人口正在老化，生育率偏低，大批移民外流，离婚率升高。不幸的是，他们未来的命运很可能就像他们悠久的历史一样，被某些更大更强的国家兼并。他们的人文背景和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会继续是穷亲戚，依靠这个或那个国家。几个世纪来，他们一直是兵卒，而且这一点是不太可能改变了。

这 4 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很棘手。如果他们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确实认真地干，那他们也许能成为又一个新加坡或欧洲。然而那种自我约束和奉献精神好像不大可能出现在这几个国家，至少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

柏林墙倒塌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都建立了自己的股票市场。当然，上市公司都是当地银行、工业企业和交通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公司总是第一个冲进股票市场。有时这些确实是很好的投资项目，因为基础项目总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不过这些国家在这些方面并不是做得都很好，而且那些股东也不可能做得很好。我们找不到什么强劲的有冲击力的经济发展点来刺激资本市场。

其实现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糟。我们认识了本妮塔。她今年 31 岁，身材瘦高，微黑，有一个 5 岁的孩



子。她丈夫两三年前去世了，她现在掌控了拉脱维亚所有的梅塞德斯(Mercedes, 奔驰车的一款)交易。除了已加入加拿大籍的拉脱维亚女总统，本妮塔是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女人。她还有一个香水公司，是夏奈尔的分销商。在这两个领域，她都扩展得很成功。有谣传说本妮塔解雇了她公司里所有的漂亮女雇员。可在那儿我们确实看到很多漂亮的女职员，她们告诉我们那些不过是一些小人散布的无聊谣言。

我不知道本妮塔的故事应该算是一个单亲母亲的成功还是个女性的成功。但除了1998年的经济崩溃，她一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此看来，在这个地区还是有可能把生意做大的——我只是不能肯定外国人在这个国家是否能做到这一点。要想在这里取得成功，你必须脚踏实地地干，而且要和一切强烈的反对势力做斗争，而不能只是消



极地投资。

在这几个地方瞎转了一通后，我们去了加里宁格勒，一个政治怪地。它以前是普鲁士的一个城市，隶属康尼斯伯格省，现在它从德国分离出来了。它位于波兰上方，既是俄罗斯的一个省又是它的一个市。它最著名的孩子、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在这里出生、生活、死去。

今天的加里宁格勒仍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不过它和俄罗斯不接壤。要从俄罗斯去加里宁格勒，你必须穿过立陶宛，就像阿拉斯加远离美国大陆一样，加里宁格勒也远离俄罗斯。许多俄罗斯新贵在这里建造豪宅。苏联接管加里宁格勒后，把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回德国，不过今天我们仍看到很多德国人回到这个前普鲁士城市。而且，这里仍然有很多俄罗斯人，因为从立陶宛撤出的俄罗斯军队没有回俄罗斯，而是开到了这里。在4个波罗的海国家中，立陶宛的麻烦最小，可是俄罗斯军队就驻扎她家门口，而且莫斯科随时都可能在“适当”的时候用到他们。

经过长时期的努力，这4个国家还是很难完全独立，就像他们也很难富起来一样。那些力劝我在这里投资的人都大错特错了。对这几个国家抱有乐观态度是毫无理由的，尽管他们也是欧洲国家，而且现在可以被看做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东方国家。另外我也看不出来任何西方人有什么理由才能适应这些地方的经济气候并开始考虑投资。

危險的社会福利





“拒绝枪炮，拒绝口号，拒绝防弹背心。”在进入奥斯陆的入口有一块标牌这样写道。奥斯陆，这座哥本哈根之外的毒品庇护所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福利实验场，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共同生活奋斗着。对我来讲，它就好像在测试着斯堪的纳维亚的包容能力。

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群人涉水进入一座废弃了的军事基地，将当地政权赶下台，从此成立了奥斯陆。30年过去了，这群人依然存在，其中许多都吸食并贩卖毒品，自然地，他们从不用缴纳任何税款或租金。一个出售手工饰品的老太太告诉我们，警察只是靠一年搜查4次村庄，以此来提醒大家贩毒仍然是非法的，其他的时间，警察则不闻不问，以致奥斯陆成为吸食软毒品者的乐土。



这种纵容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特征。这个民族想要包容各种人和各种行为，它通过高水平的税收制度和社会服务来实现这一目的。但是，现在仍然有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滋长着，当地居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已经开始提出质疑：谁将对这一切承担后果？

奥斯陆给我一种惊喜的感觉，特别是在我刚刚到过白俄罗斯和3个小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之后。在二次世界大战前，这4个国家都是很繁荣的国家，但是战争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和苏联经济体制中数十年来的积弊只给他们留下了干瘪的空壳。然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不像欧洲其他国家，他们没有经历世界大战的浩劫，所以仍然有机会维持和发展一个先进的社会。

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我曾经在白俄罗斯被处以超速行驶的罚单。但是之后一天，我又一次超速驾车。那天我正沿着高速公路驾驶，路过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前方施工，时速限40千米”。然而那天是星期天，我又没有看见一个工人，于是就保持时速100千米的速度行驶。所以，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一名警察拦住了我，坚持让我当场支付相当于10美元的罚款，当然他还没有搞清楚我超速驾车的原因。

这是多么糟糕的一次经历啊！不只是由于超速被抓，而是那个警察一点都不清楚他们自己国家的货币体系崩溃得多么严重。实际上，在要求完最初的罚款后，他马上就改变了主意，把数额降到了2美元。他自己也说10美元毕竟有一点点高。

现在，斯堪的纳维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然，大多数人只不过在讨论一些积极的方面，比如那些北欧海



盗占领的土地和无线电话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从商店到邮局到铁路再到工厂、电话局以及银行，一切都井然有序、高效运行。在商店，甚至每一家商店，你进去的时候都会领到一个号码，然后按号码顺序排队等候。在每一个工作场所，秩序井然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一点也不像我最近几个月路过的一些秩序混乱、肮脏不堪的让人非常不舒服的地方。

在工业发展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占据了现代电话业革命的前沿。按人口平均计算，芬兰和丹麦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拥有更多的电话和调制解调器。在电子银行方面，斯堪的纳维亚的银行和储户也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在国际报道中常常会提到4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他们均在贸易平衡中保持盈余。其中仅芬兰的诺基亚这一家公司，其销售额就占据了全世界手机销售额的25%，从而击败美国的摩托罗拉名列第一。

然而，尽管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国家经济繁荣，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已露端倪。在这样一个越来越由市场经济模式左右的世界中，个人往往强调要依靠自己而不是政府。而他们这4个国家在社会福利上如此巨大的投资，将为他们保持长期繁荣带来了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丹麦妇女可以在生完孩子后请一年的长假，同时领到几乎全额的薪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教师，她4年期间生了4个孩子，虽然没有上班，但她领取到了全部的薪水。对于她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是对于丹麦的其他纳税人来说，这么做是否有失公平呢？在丹麦，大多数没有工作的人都能领取到



几乎跟以前水平相当的薪水。那个教师现在正考虑着等4年假期之后仍然不去工作。这太让人困惑了——怎么能有一个社会承担得了如此厚重的包袱？

我另举一例。为了保持选区的数量，挪威在没有桥梁的地方挖了许多隧道来连接一些根本没有几个人居住的岛屿。这些对于挪威的整个社会来说都不是有意义的投资，它只会增加本来就非常高的课税。挪威的年轻人也开始怀疑这样的投资是不是物有所值。

这些国家跟我考察过的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一样，也存在着人口方面的问题。这4个国家的出生率都很低，负债又都很高，这些都是几十年来巨额社会支出和福利支出造成的后果。结果呢，这里的每一个人通常都知道谁是因为要交大笔的税款而离开了祖国。同其他一些经历过人才流失的国家一样，这4个国家的许多非常优秀非常聪明的



人才为了追求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情况与我想像中那些拥有金发碧眼人种的国家应该拥有的情况大相径庭。在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和 80 年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带着国外经济援助涌入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也向世界各国移民敞开了大门。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当地的出生率极低而外来新民族的出生率极高，一些主持宗教仪式的教士预计说，到 2025 年，丹麦的穆斯林将要比那儿的基督教徒多。令我十分惊奇的是，我在哥本哈根曾目击过库尔德斯坦工人党，也就是前库尔德组织的示威活动，那是为呼吁释放土耳其放逐的叛乱分子阿卜杜拉·奥贾兰而举行的。

我不由得喜欢上了斯堪的纳维亚，我也曾经在这里投资过，主要是给一些比较小的银行。但是对于一个不喜欢到处走动的民族来说，斯堪的纳维亚不但拥有太多的银行，而且也拥有太多的支行。由于她的银行太多，所以必须要吐出一些东西才可以消化得了。我相信这将直接导致许多的公司合并，如此付出的代价将比我想像中这些银行现在的贸易所得要多得多。事实上，这 4 个国家为世界引进了电子银行业。因此我会建议在这儿买一些小银行，但不要对这里的房地产业进行投资，因为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将会有大量的银行出租其房屋。

一旦这些斯堪的纳维亚的小银行合并，形成的较大的银行实体，将会成为吸引大型欧洲银行购买的候选对象。因为斯堪的纳维亚的银行不仅为大银行提供了一个大型的银行业基地，而且它也是电子银行业的专家，后者正是那些大型欧洲银行所需要的。除了对斯堪的纳维亚的银行进行投资，我也买过 Trelleborg 的股票，这是一家经营采矿

业和冶金业的控股公司，经过几十年颠簸来颠簸去的斯堪的纳维亚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它正和一个信息技术公司也就是瑞典国营防务公司(Celsius)进行合并和资产重组。

现在应该是稳定的，但是我沿途看到了许多社会动荡政治不安定的情况。不可避免的现实是，升值的房地产、欣欣向荣的商业和可观的利润会带来经济的繁荣，但这些又不一定会带来国家的稳定发展。

政府迟早不得不意识到高达 70% 的课税将减少国民收入。背负着人口老龄化、高税额以及高负债的大包袱，斯堪的纳维亚将会经受不住下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的打击。到时候亚洲各国将会在电子技术方面与斯堪的纳维亚一争高下，并且享受到斯堪的纳维亚通过电话通讯公司享受到的巨大的利益价值。

证明这种脆弱的最好的例子就是瑞典的现代经济之星——爱立信，它紧随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之后成为世界手机年营业收入排在第三位的大企业。即便如此，它的 ADRS (存托凭证)价值也达到 41 美元，比它 1999 年的收入估计高出大大 50 倍。因此，在经济衰退时，这个斯堪的纳维亚电子业和电话业公司将经受和当地纸业工厂一样的厄运，那时候他们会发现市场上并不需要这么多书写纸或是货运纸箱。

在斯堪的纳维亚赚钱的机会确实不少，但是精明的投机商必须密切关注他的投资事务，而且还要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自由冲动保持警惕，因为后者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灾难。

意大利和法国，让人心动





如果说旅行中我有什么发现，那就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良好的最好的指标，是她的城镇的街道是否确实像年度预算报告封页上那么漂亮。以我和佩蒂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所见为例：在意大利，我受到的震动比我以前的任何一次意大利之行都更大。从米兰途经比萨、佛罗伦萨，再到达罗马，这一路上我和佩蒂都惊叹于意大利的基础建设的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不过许多穿山隧道能让人们畅通无阻地开车来往。法国也一样，在法国，随处可见有许多公共设施在建，马路也已经翻新。从波尔多到巴黎，沿途每个小镇都在建桥。罗马的每一座纪念碑和博物馆都翻新了。巴黎的每间商店里都是来往的顾客。事实上，巴黎的商店是我见过最养尊处优的商店了，也只有在这里，我们能毫不费力地享受互联网，这在我



们的旅行中可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在佛罗伦萨参观乌飞齐时——1400年到1700年佛罗伦萨的统治家族美第奇家族的府邸——更加深深感受到这种繁荣（乌飞齐现在变成了一个美术馆，收藏了包括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在内的许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闻名世界的艺术品）。乌飞齐前的广场上有许多小贩，他们在卖仿制品，从手提袋到钱包、衣服。他们吹嘘自己只仿造最有名的牌子，比如Fendi、Prada以及Gucci。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些东西的质量和手工都非常棒，以至于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会是仿制品。

那为什么说这些让我们震惊的东西就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呢？我想意大利的东西质量太好了，连她这里生产的仿制品都那么精致。尽管一路上也有很多国家和地区让我们惊叹不已，比如韩国、日本和西伯利亚，但意大利绝对是其中最棒的。

那么这是不是就表示我会迫不及待地意大利和法国投资呢？最好还是谨慎些。我的专栏的忠实读者知道以前我对这两个国家一直都没什么好感。别忘了，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一，如果这些外债都是用来提高生产能力，比如公路、隧道和公共事业，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些东西最终都会有回报。然而沉重的外债只会越来越麻烦，最终成为一个大包袱，看看美国就知道了。1998年，为了进入欧洲共同市场，意大利不得不处理她的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但我打赌她有很多富有创造力的书记员在准备材料，就像她还需要做很多修复工作来发展她的经济一样。通货膨胀率为2%，这已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上限了；同时失业率为11%，高得吓人。



法国的经济形势要更好些，不过她的失业率也高达10%。我认为她的社会制度加上荒唐的劳动法和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迟早会扼杀经济的长期增长。我一直认为

法国是一个官僚主义极其严重的国家，这次旅行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佩蒂和我下车到了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准备从这里取道去英国。正当我们准备把车拖上刚投入使用的隧道列车时，一个法国官员拦住了我们。原因是这样的：为了确保油料充足，我们一般要带3个装满柴油的5加仑简便油桶，而显然这位官员不希望我们过隧道时还带着这些油桶，即使柴油比一般的传统燃料都安全（他们可以让你带1个10升装满汽油的油桶，但却不允许你带3个并未装满的5升油箱）。为了配合这位官员，我们把柴油倒进我们的汽油箱，并准备开路。“别急。”这位先生说。他坚持要我们把那几个简便油桶装满水，以确保安全。最后，动用了6个人再加上两辆卡车来给这3个简便油桶装水。法国纳税人的钞票就是这么花的，这就是法国的官僚主义。

尽管如此，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形势还是比我想像中好，这不仅仅体现在大街上，还体现在数字上。1999年，法国和意大利的股市一直非常红火。巴黎的CAC40指数上涨了51.1%；而米兰的MIB-30则上涨了



22.3%。再看看他们的贸易情况，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就要看看她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两个国家已经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法国从1992就开始贸易顺差，意大利则是在1993年。而在美国，除了我们天天津津乐道的新经济，我们的贸易逆差已经持续了25年，而且贸易赤字数额巨大。

然而，我想的最多的问题是这些国家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而且他们能继续保持吗？贸易顺差说明这两个国家走对路了，不过我相信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很简单，我相信欧洲共同市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了11个国家相互扶持，像法国和巴黎这些国家原来不景气的行业，现在都发展得很好了。比如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农民不但能从他们各自的政府哪儿得到补贴，还能从其他欧洲共同市场成员国获得补助。法国是西欧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出口小麦和日用品，而这些可让她的农民收益匪浅（我一直在想，德国的纳税者自愿送钱给法国农民的日子还有多长）。

欧盟的成立，以及单一货币的实行，已经让这两个国家尝到了甜头。当欧盟开始换算欧元的汇率时，每个欧元区都要给出一个本国货币和欧元的比率。意大利比较幸运，她和欧元的兑换汇率相对较低，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她的市场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任何欧盟国家的人在意大利旅游的时候，会发现他的欧元很值钱，这使得在过去的几年里，意大利更加富有竞争力。同样，欧元在国际市场的行情也看好，在过去的一年超过了美元和日元。这也增强了这两个国家的竞争力。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货币供给的增长刺激了经济，



尤其是股票市场的繁荣。由于千年虫可能会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各国的中央银行，像法国和意大利都推进了货币供应来对付千年虫可能带来的问题，加大货币发行量，让两国的人们更容易从中获益。要提醒一下的是，不仅仅是法国和意大利这么做，美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事实上，格林斯潘发行钞票

的速度是二战以来最高的。

剩余资金自然就能在股市找到它的用武之地，提升股价，刺激牛市。事实上，当央行打开资金供应的龙头后，CAC 指数和 MIB 指数在第四季度大获丰收。但对于这些人人为的增长，我更担心央行将怎样去消化市场上多余的流动资金，而且如果他们失败了，结果又会怎样。如果他们迅速切断资金供应，紧缩银根，那么股价将大幅下跌，进而重创法国和意大利市场。相反，如果他们采取这些行动的速度过于缓慢，那么又会有通货膨胀的危险。事实上，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光凭法国 12 月的数字，年通货膨胀率很可能就超过 5%。欧盟的方针是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率，而这两个国家都不想在布鲁塞尔有任何麻烦。

既然千年虫问题已经解决，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决定恢



复“正常”的货币供应。毋庸多言，要回到正常供应水平就要求削减货币供应，这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而法国和意大利的市场已经有了反应：1999年1月10日的CAC40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2%，而意大利则下降了6.6%。我希望中央银行能妥善解决这一切，别出现太多别的问题，在整个欧洲市场引起连锁反应。我们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但绝不能忽视这些问题。

从长远来看，投资者在投资前还要了解其他一些投资风险。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同一个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我们去的每个酒吧、餐馆或者商店，都是老年人居多。这和土耳其、爱尔兰或韩国完全不同，在那些国家，我们见到的都是年轻人。1999年，他们的人口增长率为-0.08%。事实上，意大利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1.22个孩子。以这样的速度，他们甚至不能完成人口正常延续。也许几十年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意大利人了。法国的情况要好一些，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61个孩子，不过她的人口老化也是有目共睹的。

反过来，人口问题给两个国家的养老金基金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注入资金，那么等到新一代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就业时，政府的养老金就已经所剩无几了。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尤其是意大利应该放宽他们的劳动法规，向外国劳动力开放，如此一来才能及时补充他们日渐萎缩的养老基金。他们需要从土耳其和爱尔兰引进劳动力，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养老金基金不会崩溃。

还有一个长远问题困扰着所有的欧盟国家，不仅仅是法国和意大利。我以前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在这里我

还得老话重提：我不相信欧元能成功。当然，欧元是个好东西，世界也需要欧元，不过它出生得好像不是时候，除非这 11 个国家都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基础，否则就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堆在一起。当然，欧洲共同市场的所有国家都说他们有着一样的经济基础，但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国家伪造数据和报告把自己的财政状况装饰一新。当然，现在经济形势非常好，我们还没法看出这些国家具体在哪些方面做了手脚。不过，当经济滑坡时，这些国家的画皮就要被剥去了。还有一点不能忘记：还有 6 个中欧国家等着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这些小国都在努力地在书面上表现他们的财政状况良好。但是，除非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区别，否则统一货币将注定失败。

即使有这么多隐藏的问题，也不管解决这些问题要花多长时间，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业还是很有前途的。我在法国投资了几家公司，不过还没有一家意大利公司，但我一直在睁大眼睛寻找机会。通过这次旅行，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里的工业前景一片光明。下面是几个我认为在未来利润比较高的行业：

银行业。美国银行业已经完成了整合，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欧洲的银行业也将快速走向整合。特别是，我已经发现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小银行最终将被欧盟中的大银行兼并。当我在欧洲其他地方帮助发展一些大银行时，在这里我却要等着看这些小银行被收购。

军事和航空。全世界的军费开支都在上涨，而欧洲现在已经开始了军工业的整合，美国的军工业早在 10 年前就开始了整合。欧洲各国政府和军事航空企业也意识到要和美国抗争，他们就必须联合起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



机会：什么时候一个政府这么鼓励过行业整合！通常政府都以反托拉斯的名义反对建构某一行业巨无霸，现在政府却鼓励这一行为，这是有其相应背景的。我有一家法国汤姆森公司（THOMSON CFS），一家法国航空公司，现在我正在寻找机会再买入其他的航空公司。（许多国家可能更愿意从欧洲买进飞机和雷达，而不是美国。美国的联邦部门有一个很糟糕的毛病，如果他们不满意某个国家的兴趣或者行为，就会砍掉该国的订单。事实上，我听到太多有关许多国家付了钱，却迟迟没收到货的故事，原因就是美国政府不喜欢他们。他们甚至没能拿回他们的钞票。如果做生意也是这样，那么许多国家转向别的地方找卖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消费品。随着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再次启动，那些知名品牌公司的市场将是非常大的。我是克里斯汀·迪奥的股东之一。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很广，从古龙香水到护肤品。在繁荣时期，消费者喜欢买这一类牌子的东西。当然，如果经济衰退，这些公司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但如果亚洲和欧洲的经济形势继续走好，这些投资的利润将是非常丰厚的。

度假胜地。经济蓬勃发展自然就刺激旅游业，这对意大利和法国来说可是好事。我在法国有家公司——Cie des Alpes，它在这个国家拥有很多滑雪场以及一大批还没有好好利用的地产。我相信滑雪场的需求还会持续增长（而相应的，航运量也会持续增长）。这家公司准备再扩大它的规模，开发一些新的项目。

自然资源。说实话，欧洲没多少自然资源，即使有，仅存的那些在过去的几年里也深受打击。我在法国一家金

属公司——法国有色金属集团(Metaleurop)拥有股份。尽管在过去的两年里，它的股价一直下跌，但我对它的未来仍充满信心。

你在法国或意大利谈自然资源的时候，人们一般认为你在说石油公司或天然气公司。我也入股 Total Fina(欧洲第二大石油公司)了，而且我想它会发展成一家国际石油大公司，跻身于埃克森公司(Exxon Mobil)和皇家壳牌公司(Royal Dutch)等公司之列。我在意大利还买了埃尼公司(ENI)的股票。现在石油价格徘徊在 25 美元，我不会劝说任何人在这个时候去购买石油公司的股票，不过，石油价格回落肯定又会带来无限商机。

想想这一点吧：相对美国很多大石油公司，Total Fina 这一类公司有非常大的优势，因为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公司与许多国家做生意（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国家不信任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而欧洲公司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他们很愿意和利比亚、尼日利亚、伊朗或伊拉克的石油巨头做生意。对于这些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而言，这简直就是免费的午餐：无须和美国公司竞争就能得到大笔的订单。我感觉你买意大利或法国任何一家公司都能赚钱。

很明显，尽管我对它们的货币供应过剩非常担心，也很担忧欧元和欧洲共同市场的前景，但我仍相信意大利和法国是很好的投资地。有一点很重要，欧洲的普通大众远非美国人那么精明、积极热中于市场和股市。如果这里的人均投资水平接近美国的水平，欧洲人就可以发现股市每天都是牛气冲天。我们都应该知道，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要去非洲啦！





我们在欧洲经过了 59 周的旅行，行驶了大约 60000 公里，最终到了位于西班牙南部边界的直布罗陀海峡——非洲大陆的门户，它把欧洲和非洲分离开来，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妻子和我经常站在大西洋的岸边远眺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非洲大陆——一个我们即将要到达的地方。在我们的整个旅行过程中，非洲之行是我们事先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段历时很长的旅程，也是一段非常迷人的旅程。这个大陆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有各种各样的景色和许多难以预测、难以想像的事。我在过去两年的旅途中，也曾经到过非洲，但现在当又一次要出发到这个古老的大陆时，我除了有一种征服感就再也没有有什么其他的感觉了。我的心中既充满了渴望和兴奋，又夹杂着一丝恐惧，一种前途未卜的恐惧。



毕竟非洲和我所旅游过的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直到现在，对每一个我们所访问过的国家，每一个我们所到过的城市，我们仍然有着非常美好的印象，我们总能感觉到下一站要到达的地方和到达的方式。例如，刚从西伯利亚出来，我们就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能预知我们将要停留的地方，或者能够发现能为我们指明正确方向的某种文明。我们的手机可能不能正常使用，但我们从来都不会担心我们已经远离了可以使用电话的大陆。但在非洲，所有的预想都是没有用的。除非发生全国性的灾难，否则西方媒体对非洲大陆的报道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得不靠自己的研究来决定我们将要走的线路。我们的计划是从非洲的西海岸绕过好望角，到达东海岸直达埃及。理论上这个计划是非常完美的，但我知道，整个行程是不会如此风平浪静的，因为存在许多的因素会使非洲的地形和环境变得难以辨别。比如说，在非洲大陆的某个角落里，可能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从扎伊尔（非洲中西部共和国）和刚果到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非洲东部的国家），这种地区间的冲突会经常发生，从而使我们的旅途变得更加危险。

但战争并不是惟一存在的问题，这儿还有许多邻国之间的边界争端，这就使得我们很难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例如，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边界之争使得两国的边境关闭了6年，谁也不能从边境通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两国的边境却有一条天然气管道通过，以方便两国之间互相提供天然气。很明显，这种政府之间的冲突针对的是人，而不是天然气和金钱）。另外，在非洲还有许多难以预料的事件也会阻止我们的旅程，像传染病和自然灾

害。西方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个关于洪水的悲惨故事，说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小国莫桑比克全国几乎都被洪水淹没了。最近听到的一个关于孕妇的故事就更凄惨了：由于受一棵树上病菌的感染，这个孕妇竟然就流产了。更糟糕的是，埋藏在地表下的矿产资源因为洪水的冲击都暴露在地表上，使得整个地表就像刚被炸弹炸过一样。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每一个你打算要去的地方几乎都没有道路，例如，在摩洛哥的西南部有一个叫西撒哈拉的小地方，关于这个地方，现在还有许多的争论。摩洛哥认为她对西撒哈拉拥有所有权，但该地区的一支游击队为了这个地区的独立已经斗争了好几年了。你通过该地区的惟一办法就是由人数众多的护卫队护送过去，但每周只有两次这样的机会。不过，一旦你到了对面的毛里塔尼亚，就再也没有路可以沿着西海岸走了，继续前进的惟一办法就是通过非洲的内陆进入非洲的中部，但是非洲的中部经常会发生战争。

乘船进入非洲大陆后，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计划，到了明天什么都变了。在开始我们的旅行之前，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请教专家，试图研究通过各个国家的最好的路线，但我们却一无所获。这种不可预测性使得整个旅途充满了刺激和冒险，甚至连像我这样有丰富经验的旅行者都有些紧张。

最根本的一点，到非洲旅行的一些必要的准备与我们去其他地方所做的旅行准备是完全不同的。佩蒂和我用了很长时间拜访欧洲各国（从法国到英国，再到比利时）的领事和大使，目的是想获得一些我们想要旅行的国家的通行证。我们发现，判断哪个欧洲国家能对我们获得非洲某国的通行证最有帮助也是一种艺术。记住这些非洲国家曾



经是哪些欧洲国家的早期殖民地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这些殖民地统治国家出发是最好的。由于我们不能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们非常仓促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最终用一个月的时间获得了 10 个国家的通行证。问题是大多数的通行证只能用 3 个月的时间，或者是使用两次以后就自动失效了。我们希望能够在将要旅行国家的邻国获得新的通行证，这也是我们旅行过程中的又一个障碍。

在非洲旅行，健康问题是需要全面考虑的一件事。我们都有国际疫苗注射卡，当我们到达非洲时，这种卡片就已经基本用完了，在卡片上打了 12 个孔，每一个孔都表示我们注射了某种疫苗，像破伤风、伤寒病和狂犬病疫苗等。尽管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会染上这些病，但小心一些总是好的。当然，最需要注意的疾病是疟疾——一种因为蚊子传播而引起的寄生虫病。当我们被一种带有病毒的蚊子咬了之后，一种疟疾抗体就会自动生成并起作用，这种抗体的产生是因为吃了一种叫甲氟喹(Larium)的药。为了确保能保护好自己，我们在去非洲前的两周就要吃甲氟喹。在整个旅行期间，直到离开疟疾地带后的两个月都要继续吃这种药。假如吃了甲氟喹之后没有异常的副作用，那么它就不能发挥很大的效用。像许多其他的药一样，甲氟喹的副作用也很多，比如说失眠、呆滞和反胃、恶心。这种药的最大副作用就是它会影响人的大脑，吃了甲氟喹之后，许多人会有一种虚幻的感觉，甚至有些人会有轻微的疯癫症状。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必须尽可能快地停止服用这种药品。虽然这种药有许多副作用，我对服用它也很犹豫，但为了防止染上疟疾，佩蒂和我也不得不

用。

为非洲旅行做准备，需要一些额外的装备。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地点会在哪儿，因此我们必须为旅途额外准备几个星期的食物和药品。我们放在药箱里的药，相对于我们平常所带的皮下注射器、抗生素、绷带和治疗疾和发烧的药来说昂贵许多。我们还带了一只装有过滤器和消毒液的水桶，这在旅途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非洲，所有的水当然要经过净化才能饮用。我们还需要带一套相当完整的露营设备，包括帐篷、睡袋、野炊工具以及毛毯等。因为我们并不是总能住在旅馆里，所以这些设备也是必需的。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些建筑物边或者是教堂边的存兑可以供我们住宿，但也有好几次我们只能在路边简单地搭个帐篷休息。

在我们的露营设备中，必须有一些干燥的食物和锂电池手电。锂电池十分昂贵，而且也很难买到，但它能使用更长的时间。最糟糕的情况是，你在荒无人烟的地带突然发现你的锂电池也没有电了。

当然，我们还要带许多的旅行地图和向导手册。最好的地图是法国的米其林（Mickelin）公司出版的，该公司曾经深入地勘察过非洲。毕竟法国在非洲有过许多的殖民地，他们对非洲的地形和道路有个大概的了解，而且米其林公司还是一家轮胎制造厂，他们需要各种各样的道路来试验他们研制的轮胎。

我们还为汽车买了许多附加装置，比如说千斤顶、轮胎和拉绳等。我们还装了一些新的安全装置，如盗窃报警器和一种特殊的固定装置，这种固定装置不能阻止任何人进入我们车子，但可以阻止其他人开走我们的汽车。



我们整个旅途中所带的最重要的两样物品是几瓶欧洲产的威士忌酒和几条盒装的万宝路香烟。我们的包里主要装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因此当边界巡逻员或者警察要检查我们时，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他们通常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携带这些东西，我们说是要把这两样东西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这种相对友好的交易，为我们的旅途一路通行大开方便之门。

至于通讯设备，我们带的就更全了。我们在汽车上装了两部铱星电话（Iridium Phones），惟一的遗憾就是我们不能确定在非洲地区这两部电话能用多长时间。为了确保与外界的联系，我们还带了手机（GSM），这种电话在一些欧洲化的国家，如摩洛哥和南非都能使用，最重要的是这种电话可以接收电子邮件之类的数据，而且接收时就像用声音通话一样方便。当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连接因特网时，这种电话的此种功能尤其突出。假如这些电话都不能正常使用时，我们还可以使用国际航海卫星电话（INMARSAT），这是一种有国际企业协会控制的卫星电话系统。当然，在旅途中携带这些昂贵的电话是非常显眼的，而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带这些东西，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达到预定的目标。

在伦敦，为了给我们的汽车购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我们还加入了国际帆船协会。我们汽车上的旧卫星定位系统是由阿尔卑斯（Alpine）公司制造的，虽然它的使用效果非常好，但不幸的是，这种全球定位系统只能在欧洲使用。不过，我们也不能确定新买的这套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非洲是否能正常地使用或者能经常地更新信息。幸运的是，我们还有米其林公司出版的地图，它可以防止我们在

非洲迷路。

最后，我们还带了3台短波段的收音机，另外在汽车上还安装了一台。这些收音机对我们的整个旅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收音机是我们获取非洲信息的最好途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的旅行线路，我们拜访了BBC广播电台的非洲职员，他们关于非洲的报道是非常客观、真实的。我了解到我们可以收听《聚焦非洲》(Focus on Africa)和其他一些每日都有的节目，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关于我们将要旅行到的地方是否有边界冲突或者是战争方面的最新消息（很明显，听当地的广播电台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使用我们听不懂的当地方言，而且这些电台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政府宣传方面的）。

装备齐全就可以准备出发了，我的心中充满了兴奋，但也害怕就此一去不归。当我想到我们的出于安全考虑的旅行路线时，我对采用这一路线能否发现更好的投资机会感到了一丝困惑。几年来，我在非洲的好几个国家进行了投资，如加纳、博茨瓦纳（位于南非共和国境内，于1966年独立）和津巴布韦（非洲东南部的共和国），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投资大多非常成功。所有忠诚的读者都知道，我一直确信全球的原材料市场行情是看涨的，而非洲确是世界上原材料储藏最为丰富的地方之一。

知道怎样在非洲国家进行投资的关键之一就是，了解这个国家主要生产哪种资源。大多数的非洲国家都有一到两种产品，这些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经济发展，例如，博茨瓦纳依靠钻石产品，加纳依靠可可茶（一种饮料）和黄金，摩洛哥则依靠磷酸盐。换句话说，一个明智的投资者，不仅要知道他将要进行投资的国家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形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哪种产品是该国经济的支柱。我们把这个看做关键问题是有原因的：如果你了解到可可茶的价格将要下降，那么在加纳这个国家，由于该国经济的增长和萧条均依赖于可可茶的价格，因而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都是没有用的。

在非洲，你不可能会发现有计算机公司或者是汽车制造公司，因为非洲各国的制造业基础十分薄弱。请记住：大多数非洲国家在进入 20 世纪时还是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加纳还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国家，尼日利亚当时也是这样富庶而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当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后，虽然许多非洲国家都取得了独立，但却又处在了独裁统治之下。这些独裁统治者严格限制和控制了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其目的是为了聚敛钱财。结果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步入萧条期，并且一些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基础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非洲人民已经有了一种新的、开放的态度。虽然在非洲仍然存在许多种族的、政治的和社会方面的争端，

但现在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那种旧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当 1990 年柏林墙推倒的时候，整个非洲仅仅只有 3 个开放的市场，



但现在非洲已经有 12 个开放的市场了。许多国家想要建立自己的股票市场，而一些具有超前思维的非洲国家领导者想要吸引西方国家的投资，并把本国纳入世界经济的范畴。请不要忘记非洲是一个有 8 亿人口的大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市场。

我到底想通过非洲之行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非洲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我当然不可能想到我一定会遭遇到什么，但是对于几个月后我即将要旅游考察的国家，我还是有一点感性认识的。

摩洛哥

最近几年，摩洛哥是欧洲人最爱投资的地方，尤其是摩洛哥的股票市场运作得非常之好。假如你问我的话，我认为摩洛哥的股票市场还存在非常多的舞弊行为，那是因为政府规定摩洛哥人不允许到国外进行投资，他们只能在本国的股票市场进行投资。这在过去几年里这有助于抑止股票市场的虚假繁荣，但我不能确信这种状况会持久下去。然而，这个国家的磷酸盐（可用来生产肥料）很丰富，我也很希望能找到一种方式可以投资于这种产品。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国家，其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事实上，尼日利亚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其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石油输出，尤其是当油价居高不下时，对经济的支柱作用很明显。另一方面，在尼日利亚还



存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纠纷以及政府之间的许多冲突。但是随着尼日利亚新总统的上台执政，我相信他一定能处理好这些事，并把尼日利亚带上新的发展方向。

乌干达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称乌干达为“非洲珍珠”。然而，乌干达这颗“非洲珍珠”后来逐渐丧失了她的光芒。不过现在的乌干达有很丰富的棉花资源，而且其新任领导人也提出了许多适合经济发展的思路，他甚至提出要开放乌干达的股票市场。假如他说的都能实现的话，那么，我显然也要在乌干达进行一部分投资活动。

津巴布韦

我曾经在津巴布韦进行了相当多的投资，而且其股票市场也进行得相当好，他们能从许多国家的市场获得收益。津巴布韦只有5%的人口属于同一个种族，这在非洲许多国家中是相当少见的。

埃及

不幸的是，我在埃及的投资可能要早些时候才能获得收益，因为埃及的股票市场还很不规范，而且忠实的读者都知道，我是不可能市场高点进行投资的。但是我对埃及发现碳氢化合物这种成分的天然气还是感到非常兴奋的。当世界进入太平盛世后，各个国家会需要更多的这种

资源。假如工程师们能勘察出更多的碳氢化合物，那么这种资源一定会成为埃及的主要经济来源。

南非

南非是整个非洲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但我对南非有好几个层次上的理解。很难说是否高估了在南非投资的压力，不过南非的犯罪活动确实是非常猖獗。单从投资角度来说，我不认为南非是一个适合于经济投资的国家，这个国家有 11 个正式的种族组织（和数不清的“非正式”的种族组织），其中许多组织都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持相反的观点，各个组织之间也在相互争执。黄金和钻石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只要这两样产品中的一种价格上涨，那么南非的经济就会呈上升趋势。与其他非洲国家不同，南非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她能建立起稳固的工业基础。我希望南非能克服她固有的一些不足，尽可能集中力量建立一个经济发展、政治英明、社会稳定的国家。

我希望能访问和再次访问的国家还有许多，如赞比亚（以生产翡翠和铜而闻名）、博茨瓦纳（以生产钻石而闻名）和喀麦隆（以生产原油而闻名）。我也很喜欢到苏丹、埃塞俄比亚（非洲东部国家）和利比亚（北非国家）等国家访问，但我想这次考察是不会去的。毕竟，美国不可能和所有的国家都有良好的关系，而且，美国为了消灭恐怖主义分子本·拉登，曾在 1998 年对苏丹进行了轰炸，最终，破坏了许多无辜的制药工厂，也没有找到本·拉登。所以美国人申请不到去苏丹的通行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并期待得到惊喜，我希望能发现一些出乎预料的事，发现一些有利用价值、尚未开发资源的地方。我希望能深入一些国家，这些国家正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或者是刚刚有转变发展思路的想法，但实际做得还很不够。最后，我认为我们对非洲的这次考察旅游是一项伟大的行动，虽然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我希望我们能活着回到美国。



非洲游记





马里是我们非洲旅行途经的第六个国家。在马里的一个叫做塞伯科勒 (Sebekoro) 的小村庄，有一次，正当佩蒂和我走向我们的汽车时，我们见识了非洲人“打劫后马上就跑”的行为。但这并不是一群驾驶着一辆汽车或者是大巴的疯狂的强盗，而是一个驾着一辆驴车的农夫。是的，没错，就是一辆驴车。我已经看到一个农夫驾着他的驴车慢吞吞地走向我们的汽车，我一直以为他会绕过去，但不幸的是，他的驴车径直撞向了我们的汽车。我向农夫说了几句话，他也用当地的方言朝我回了几句，但我们都不能明白对方所说的意思，谈话一点都不能继续下去。然后，他居然若无其事地继续驾着驴车向前走，并最终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的汽车确实受到了一点损坏，但是事实上，对这次经历，我们的惊奇和诧异要

远远大于失望和沮丧。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类似于这样的经历能够代表我们所看到的事情的本质。这6个国家都位于非洲内陆。这种新思想和旧思想之间，古老、沉寂的非洲和变化中的非洲之间的冲突向我们展示了非洲的某种表象，就像我们在每个地方都能见到的那样。这里的许多村庄都没有电，许多旅馆仅仅只有一部电话。然而，一个新的、现代化的世界正在向非洲蔓延。因特网开始展现非洲的存在，民主正在逐步赢得胜利。

在非洲的生活可以看做是一个极端的游戏，每天你都会经历令人毛骨悚然的新的环境和情况，同时你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有着许多难以置信的经历：我们参加过一个村庄的婚礼，婚礼的特征就是以我们从来都不敢想像的那种方式来打鼓和跳舞；我们驾车行驶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另一边就是大西洋，车子一边的挡风玻璃上是尘土和沙子，另一边是大西洋的雾气；我们和沙漠的游牧民族一起驻营，在早晨喝新鲜的热的骆驼奶；我们在沙漠的星月光华中入睡，这是我们所见过的最亮的星光和月光；我们停留的一些村庄在黑夜里用几十支蜡烛来照亮村边的道路，我们发现了一种巨大的、古老的猴面包树，相传这种树是愤怒的上帝撒播在大地各处的；我们在撒哈拉大沙漠的一些古老的绿洲上停留，这里的温度比40米开外的地方的温度要低20~30度；我们曾经碰到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可怕的是超载的18个车夫都被摔倒在路上，几公里的路上撒满了花生和啤酒；我们在路上经常被要求停下来接受边界巡逻员和警察的检查，他们检查我们的证件，并对我们进行“敲诈勒索”；我们住在郊区的昂



贵的旅馆里，旅馆里的人毫不客气地使用我们的毛巾和亚麻纸，一天下来就全部被用完了；每天我们都要经受干燥、刺骨的热浪，热浪撕扯着你的喉咙，那感觉就像在吞咽沙子一样；我们经常要惦记着自己吃了什么和喝了什么，担心一个失误就会让我们生病或者死去。

非洲的冲突是非常极端的，那是最好的和最坏的之间的冲突、保守的想法和新的想法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在所有文化基础上的争鸣，这种文化包括从政治、经济、社会形式到自然环境的所有方面。这种冲突的结果经常会改变。当我们在摩洛哥、西撒哈拉、塞内加尔、冈比亚、毛里塔尼亚和马里旅游时，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东西在改变，有许多向新的方向发展的迹象。就像一艘战舰调头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一样，非洲完全走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也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个新的非洲正在逐渐形成。

我们游览了摩洛哥。摩洛哥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她的政局比较稳定，有2700万人口。摩洛哥的磷酸盐非常丰富，大约占世界总存储量的2/3，这种磷酸盐可用来做肥料。摩洛哥的股票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里也非常稳定，我想，这是因为摩洛哥不允许本国人民到国外投资，以免引起本国市场的通货膨胀。我认为摩洛哥就像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指骗人向虚设的企业投资，以后来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赢利，付给最初的投资者，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

虽然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如果这些变化来得过快的话，有时在人们头脑的新、旧思维的冲突就会多起来，甚至会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因为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普通民众的想法。同样的现象在俄罗斯和墨西哥也有发生：当你处于一个几十年都限制人们言论自由的社会，并且你想尽力打破这种现状，那么在这个现状得到改善之前，情况通常会变得更加混乱。

新、旧思维冲突的存在是有证据的，甚至当我们经过西撒哈拉时也是这样。西撒哈拉主要是沙漠，并且其人口是非洲最少的。20 世纪的 70 年代，摩洛哥宣称这个地区归她所有，但 the Polisario Front 的一支游击队宣称他们拥有这个地方已经十几年了。1991 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联合国人员进入西撒哈拉，并且许诺要经过公民投票表决以决定西撒哈拉是独立还是仍然属于摩洛哥。然而就像联合国的大多数承诺一样，它们的实行比预期的要花更多的时间，联合国进入这个地区已经有几十年了，但公民投票还没有进行。我认为，假如不久之后公民投票表决还没有进行的话，一场战争很快就会在这儿爆发。现在当 Polisario 和摩洛哥人发生冲突时，你也能看到联合国维和人员开着装有空调的吉普车，使用政府的钱在高档餐馆享用精致的饭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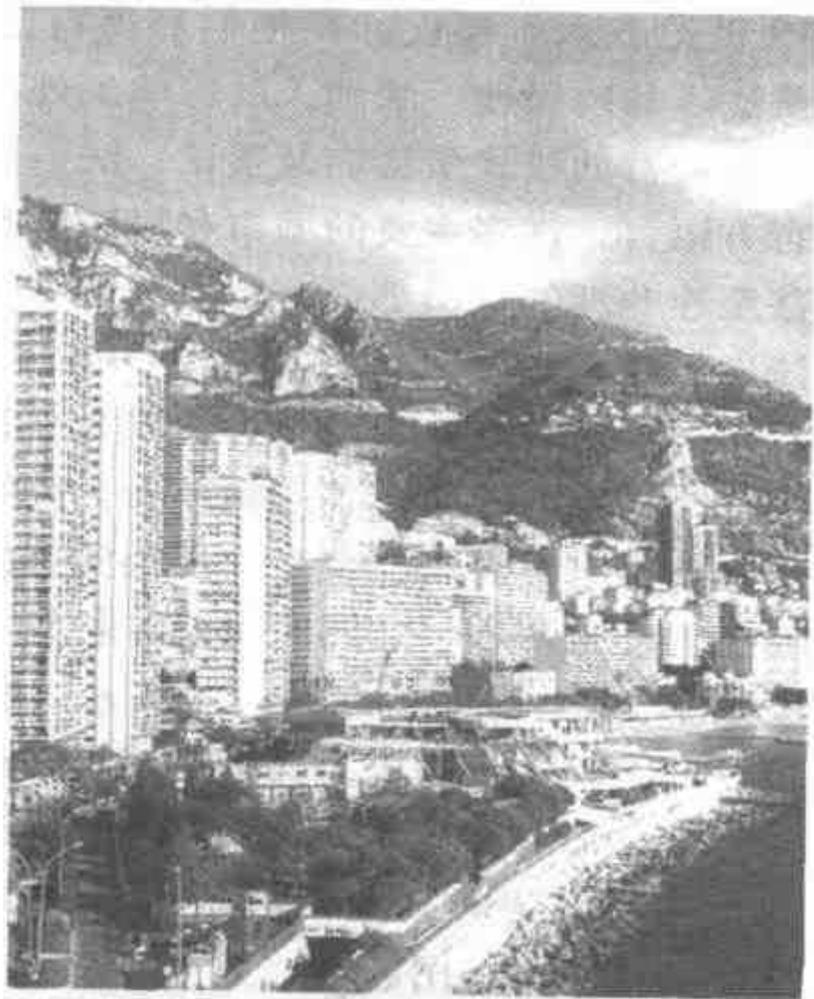
非洲的改革是一个缓慢的、悲惨的过程，需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充分发展起来。当佩蒂和我经过非洲西部时，我们目睹了许多的腐败现象。我们经常被警察和巡逻员叫住，并被索要钱财。在不同的种族眼里，我们总是非常的突出，假如他们用对讲机告诉前面的地方，说我们即将到达，我是一点都不会吃惊的。有一次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500 米的路程，我们就被叫停了 5 次。他们让我们停下来，通常是检查我们的证件，并且为某些事索要小费。一个负责护照的官员告诉我们，每在我们的护照上盖



一个章，需要 1000CFA（非洲法郎）的小费。我告诉他，只要我能通过，一切都不是问题。他告诉我这是非正式的收费，不能开发票。我坚持向他索要发票。最后他妥协了，说我不需要交这个费用了。最终我还是给了他 1000CFA，让他交给他的妻子。

在我看来，一个清晰的事实是：这个大陆上的人们也渴望着改变。我们在毛里塔尼亚的一个非洲餐馆吃饭（那实际上是韩国人开的），想找个人做我们的翻译，店主领出来一个做洗盘子工作的非洲妇女。出乎我们的意料，她的英语讲得非常好。我们很快了解到她来自加纳，这个国家距离这儿超过 1000 英里。我问她过去从事过什么工作，她说她从事过很多工作。我们发现她总在不断地朝北方寻找工作，希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欧洲。在整个欧洲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许多非洲人通过移民来到欧洲，希望在这里工作。事实上，只要他们能来，就总能找到工作。

不幸的是，欧洲人并没有向非洲人敞开欢迎的怀抱。西班牙海军每天晚上都在直布罗



陀海峡巡逻搜寻那些偷渡的船只。当我们到达西班牙南部的时候，那里发生了反移民暴乱，主要针对的是试图在田地和果园中寻找工作的非洲籍穆斯林。整个欧洲，从法国、比利时，一直到丹麦，到处都有大规模的反移民运动。

事实上，如果换一个角度的话，欧洲人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来自非洲人的“帮助”。因为同亚洲一样，在人口学看来，欧洲存在严重的低出生率问题。这与非洲的情况正好相反，那里的出生率简直不可思议的高（不幸的是，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有相当高的夭折率）。

回忆一下数个世纪以来，这些非洲国家与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紧密联系是相当必要的。许多非洲西部的国家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他们赢得自己的独立之前一直都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的影响到处可见：到处都有法国移民经营的法式蛋糕店及餐馆；法语是塞内加尔和马里的官方语言；许多主要的城市和村庄都有法国的军事组织，甚至连非洲的货币都带有“法国情结”。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也称为所谓的“CFA”，是西非12个国家的统一货币。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因为当我们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不用频繁地去兑换货币。而统一货币对这些国家自身来说也是一件很实惠的事情，因为它使贸易变得轻松便利。这同时也意味着只需要一家中央银行而不是12家。在许多方面，非洲人都在模仿欧洲人试图建设欧洲的模式，而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这里，非洲人正在实际地去做。由于在计划方面的缺陷，我对于欧元的成功并不抱有乐观的态度，但是，CFA却让你有理由相信，它确实在发挥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CFA 就没有它自身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都与欧元有关。毕竟 CFA 不是一种独立的货币，而需要依托于法国法郎。如果它和法郎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这种货币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价值。问题在于，欧洲单一货币的发行，使法郎与欧元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意味着 CFA 事实上也是与欧元相联系的。我认为这种竞争性质使许多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却保证了货币的稳定性，这个作用必将在长期内得到显现。

非洲的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在 1991 年，也就是上一次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有一个统计结果说这里有一半以上的人从来没有使用过电话。现在仍然还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已经不再相信这仍是事实。因为，尽管在任何一座房子里仍然没有电话，但是围绕着城市和村庄，已经有了许多电话中心。人们可以用电话中心的电话与国外的亲友联系或与另外一个村庄的人通电话。如果我想打电话给另外一座城镇的朋友，我只需要打到他所在村庄的电话中心，然后电话中心的工作人员跑去通知我的朋友，让他再打到我们的电话中心来。这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系统，但是它却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我们也能在首都及主要的大城市发现互联网络，但是，它也是刚刚出现在这里，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的发展。

就投资活动来说，这些西非国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除了摩洛哥的股票市场以及磷酸盐市场，主要出口物就是棉花和坚果类作物。我的感觉是，这儿有很好的投资项目，等待着愿意来此创业的企业家们。比如说，有人对长途旅行感兴趣，可以在撒哈拉再次开始他们的旅程，就像他们刚刚在肯尼亚经过的旅游一样。沙漠是个美丽神秘的

地方，想想，将游客们带进沙漠，骑着骆驼去探访沙漠中的绿洲是一件多么美妙神奇的事情。在途中，你将到达像毛里塔尼亚这样世界上最棒的国度：倚着蔚蓝大西洋的是广袤无边的沙漠；沙漠中零星分布的古老村庄和清真寺庙更是让人像着了魔一样，就像我们美国西部的古城一样令人着迷。这不仅仅是心灵的探险，这更是一桩大买卖。毛里塔尼亚最近已经开始对外开放，并且决定大力发展旅游业，她是这轮比赛中的领先者。毛里塔尼亚是海湾战争中极少的几个支持伊拉克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在我读到的一则报道中，在1999年的11月份，毛里塔尼亚突然承认了以色列。当我们还在那里的时候，一个高级别的和以色列的会谈正在进行。或许这是与美国套近乎重新获得支持的一个方法。这样想未免有些偏激，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做却意味着改革就要到来了。

企业家们也可能会考虑这个地区的通讯业。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移动通讯市场正如火如荼，这里却几乎还没有人使用手机，还没有公司到这儿来为这些人们铺设通讯电缆。所以我猜测，移动电话将在人口密集的非洲地区发现很大的市场。

当然，一个制约非洲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炎热的天气，尤其在沙漠地区。我们所在的肯特是马里的一个城市，那里的温度数天以来都接近110华氏度，只有在晚上，最低才能降到90多华氏度。这样的炎热使你的干劲和热情逐渐消失殆尽，而且这样的炎热还不仅仅是在夏季。

总的来说，非洲要想成为世界投资的重地，就要充分利用她宝贵的自然资源财富，还要改变人们看待这片广阔大陆的方式。但是至今仍然有些人还在持有使之退化与令



人压抑的看法。举个例子，我们曾经听说，在毛里塔尼亚，仍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买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奴隶（当然，奴隶制度是非法的，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法律并不总是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我们仔细地寻找奴隶，甚至到黑市上去看是否奴隶市场真的存在，但是，却没有找到丝毫蛛丝马迹。我猜想，人们谈到的奴隶买卖并不是一个事实，只是一种无法离开而必须留在此地的人们的一种思想表达。这种观念要在非洲人民能真正站立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之前得到改变。如果说，我的结论是错的，在毛里塔尼亚，确实还有奴隶的存在，问题的解决也不需要费多大劲。世界组织可以花费 5000 万 ~ 1 亿美元全部将他们买下，使他们获得自由，问题就解决了。

对我们来说，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非洲在发生变化，民主选举的新任领导人正在努力工作，通过整治繁杂的官僚机构和官僚腐败作风来削减开支以辅助商业发展，而这些正是过去使他们陷人困境拔步不前的原因。我们在巴马科看到一个布告栏，马里的首都鼓励商人们在马里投资，他们为此许诺以尽可能便利的条件。但是在当天，我们的摄影人员就因为在菜市场摄影而被捕。这不幸就是这个美丽迷人的大陆发展的本质：总是走两步，退一步。

大部分人在短短的一两天之内会对非洲产生既爱慕又厌恶的复杂情绪，而我是单纯爱慕她的人之一。生命不会比这更美好了：我几乎无法想像到的伴随着乐鼓与舞蹈的乡村婚礼；沿着撒哈拉沙漠的边缘行驶，大西洋里溅起的海水与沙漠中的风带来的沙粒一起拍打在我们汽车的防风玻璃上；我们和牧羊者们一起露营，还可以喝到刚从骆驼身上挤下来的还温热的鲜奶；享受月亮、星星，还有沙漠

夜晚的宁静；在温度升到 112 华氏度，在充满灰尘的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可以喝到冰冷爽心的啤酒；一起巨大的交通事故把超载的 18 个车夫全都摔倒在撒满花生和啤酒的道路上，造成道路严重堵塞，一些性急的司机只好把卡车开出高速公路。在非洲，我还发现一些 35 岁左右的成功企业家，他们有 10 栋带走廊的漂亮的平房，每间平房里都装有空调，他们还有卖冰啤酒的餐馆，提供一些特殊服务的机构……总之是无所不包；我们在布基纳法索从来没有被要求去“行贿”；传说中是上帝发怒时播撒在大地上的古老的巨型猴面包树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树；晚上用几十枝蜡烛照亮路边小摊的村庄；孩子们用石头打树上的果子；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猫儿还会热得蹿进旅馆的游泳池；不管什么季节，当地的小餐馆里总有非常可口的食物；从来都不会急躁和兴奋的驴子；吃了抗疟疾药物甲氟喹而产生的幻境。这一切都让我着迷。

这儿有很多的收费：达喀尔的警察不断地让我们停下检查并要求我们向他行贿。公路上有数不尽的收费站，我们必须走进路边交警办公的小屋，看着警察痛苦地写着同样的信息材料，另一个警察写下我们沿着道路下一个将要达到的地方和我们沿着道路将要到达的更远的地方。天气非常炎热，以至于不得不用嘴呼吸，这使得喉咙变得异常干燥，但说实话，这种干燥的炎热一点也不像纽约那种潮湿的炎热令人厌恶。我们在波波狄欧勒瑟（Bobo - Dioulasso）住的旅馆说好可以使用维萨卡（Visa），但旅馆的工作人员却无法让机器正常工作。为了穿越非洲，需要花费相当多的金钱，而且花费再多的钱也不会使得旅途变得更好，但在非洲，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比较完美的。

健全的货币和印刷的货币





从象牙海岸穿过边境线进入加纳不久，我走进当地的一个银行，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加纳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因为当我打算向银行出纳兑换 200 美元的塞地（当地的货币）时，他通过窗槽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这是什么？我正要大叫一声，却同时注意到银行里我周围的每个人都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袋子里面都装满了现金。我曾经到过一些国家，在那里通货膨胀得很厉害，以至于货币的价值远远低于它们的面值。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幅画面：人们推着一辆车在走，车上载满了一桶桶的现金，然而这些现金却只能买到一条面包。这种情形总是令我触目惊心，直到我亲身经历过以后，我才相信它真的存在。

刚开始，我和妻子担心拿着这么多的现金就这么大张旗鼓地在街上走，会



引来强盗的袭击，甚至当我们走出银行的时候就会来抢劫我们。然而不久，我们就意识到，甚至一袋子现金在加纳也不足挂齿：最大面值塞地的价值也抵不过 50 美分。小偷需要一辆小型卡车来装载足够的塞地，才能买到真正有点价值的东西。

在我们试图同当地商人们做生意的时候，货币问题才真正深刻的体现出来了。到达加纳的时候，其中一件我们最开始想要寻找的东西就是坎特（Kente）布，这是一种五颜六色的拼缀材料，是阿散蒂地区的当地手艺人缝制的。通过与当地人的谈话，我们发现镇上最好的手艺人名字叫做 God Knows（“上帝知道”，这的确是他的真名。加纳是一个非常信奉宗教的国家，人们几乎都采用宗教里的雅语来作为他们的名字。在商业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一些商店的标志如“I love Jesus Dry Cleaner”——“我爱耶稣干洗店”）。God Knows 是一个很精明的生意人，他听说我们正在找他，就主动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他的坎特布的确非常漂亮：丰富的颜色如黄色、绿色、红色和蓝色被非常精妙地拼接在一起。但是当我们打算付钱时，他不想要我们那个塑料袋里的当地货币，他希望我们支付美元。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金融危机的征兆：当本地的商人都不想要本地货币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不久，我和佩蒂还发现我们不能使用信用卡。当地商人不收信用卡，因为他们知道需要花费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信用卡公司才能寄支票给他们。而同时由于货币贬值非常厉害，因此当他们收到支票的时候，他们已经赔钱了。

象牙海岸（即科特迪瓦共和国）是非洲经济比较发达

的国家之一，自 1996 年以来，她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 6% 的速度增长，她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和可可的生产 and 出口国家。首都阿比让 (Abijan)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如果我是一个打算发大财的非洲的企业家的话，我会选择这个地方来投资。在阿比让，我们可以使用信用卡。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加纳和象牙海岸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经济上差别那么大呢？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是，以前加纳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象牙海岸则是法国的殖民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加纳、尼日利亚和冈比亚获得了独立，英国人彻底抛弃了他们然后离开了。这样，这些国家新的政府不得不自食其力。每个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并且印刷他们自己的货币。而以前法国的殖民地像象牙海岸和多哥，与英国的那些殖民地不同的是，他们依然和法国有紧密的联系。在我到过的上述国家的每一个城市，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来自法国的影响。我碰到过法国的商人，在街上看到过法国的民兵，在很棒的法国餐馆里吃过饭，并且买过非常好的优质法国酒和奶酪。法国也继续插手着当地的政治：塞内加尔的新总统公开立誓要引入退休的法国官员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在非洲，原来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的 14 个国家现在仍然使用同一种货币——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franc de la Communauté financière africaine)，或称非洲法郎 (CFA franc)。这种在货币通用性上的一致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稳定性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加纳的总统想要推动货币的供应时，他仅仅只是到加纳中央银行去，告诉他的官员们印刷更多的钞票就行了。相对而言，象牙海岸的总统则没有权力像加纳总统那么干。如果他想在流通领域注入更多的法郎，他必



须到所有 14 个非洲经济共同体 (CFA) 国家的中央银行去商量这件事情。正是如此严格的管理, 以及非洲法郎 (CFA franc) 现在已经同欧元联系在了一起的事实, 使得非洲经济共同体 (CFA) 越来越强大, 并且使得那些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的经济也更加健全。现在, 甚至有人建议, 要在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之间开发出一个自由贸易的地区。

在加纳, 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下降。加纳对外来进口石油的依赖性非常大, 商因此所导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人们将不能开车、不能使用



空调来降温, 甚至不能再使用电。

而尼日利亚——另一个英国的前殖民地也处在困境中。她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

生产国之一。然而, 有一次, 我竟然找不到汽车的燃料, 这种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的尼日利亚, 简直令我难以置信。

像欧元一样, 现在非洲法郎 (CFA franc) 不如美元坚挺, 但是随着欧元的逐渐改善, 这种情况最终会扭转过来。对像我一样的投资者来说, 这将使一些国家例如象牙海岸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咖啡和可可的股票一直在往下跌, 等它们跌到最低点的时候, 我想我投资的时机就到了。

法国的前殖民地当然也不是不存在任何问题。既然他们的领导人不能经常印刷货币，他们就只好经常向其他国家借钱。我们在多哥碰到一些边境守卫，他们对我们给他们的小装饰品不感兴趣，却非常向往我们使用的任何货币，因为他们已经3个月没有发薪水了。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宁可为政府继续工作哪怕没有薪水，也不愿被解雇从而失去获得薪水的希望。象牙海岸的领导者向外国领导者们借了大量的外债，并且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掠取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据说是用来帮助他们的人民的。

这些资金浪费最终导致的是人们的漠然。当我告诉这里的人们，我希望他们的政客们不要再肆无忌惮地忙着充实自己腰包时，人们似乎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他们不想听到这些话。因为我说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不过了，他们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抢劫，像盲人一样对这一切熟视无睹。

安哥拉的石油和钻石





在卡宾达——处于非洲中部安哥拉的一个行政区，我和妻子被周围地区的战争所包围了。在安哥拉南部，历时 25 年的内战正在进行着。而在东部，在以前被称做扎伊尔的民主共和国也爆发了战争。在我们的北部，加蓬和刚果之间的沿着海岸线的边境已经被关闭。甚至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卡宾达的某些地方，也酝酿着一场分裂运动：仅仅在我们到达的几天前，有 3 个人被绑架了。我们乘坐的那艘船在这些充满战争的地区徘徊，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不能抵达目的地。我们陷入了困境。

幸运的是，这段时间里金钱似乎是万能的，它甚至帮助我和妻子佩蒂逃离了卡宾达。在卡宾达机场，我们遇到了一架俄罗斯的货运飞机，这架飞机是由安哥拉士兵驾驶的。经过一番协商，安哥拉军官答应带我们飞往罗安达（安哥



拉首都），为此我们需要支付 1200 美元。这个价格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车来讲，还是可以接受的，比起死亡来说，当然更要合算得多了。

内战、宗教暴力事件、边境争执、分裂行动——长年以来困扰非洲大陆的战爭似乎正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到达这里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一直担心，我和妻子怎样才能安全地通过非洲众多的战争地区，这似乎是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事情了。私下里，我也天真地希望这些战争地区的问题能够在我們到达之前就被解决掉。非洲的政治形势就像天气一样变化得非常快，我也希望我的恐惧在到达这些地区之前就消失殆尽。然而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这么幸运。很明显，当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非洲的很多冲突没有丝毫改善，甚至有的冲突还愈演愈烈。实际上，现在的很多战争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00 多年前，正是因为那时的欧洲人独断地划分了边境线，才导致了现在的很多冲突和争执。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境划分不考虑任何语言、种族以及宗教等各方面的差异的话，那么今后就必然会产生许多冲突和矛盾了。例如，我们曾听说过在苏丹境内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信徒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也曾亲眼目睹了在喀麦隆国内讲英语和讲法语人群之间的敌对情绪。

但是当我穿过中非一些更加充满敌意的地区的时候，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在这个大陆的诸多战争和冲突中，狭隘的意识形态仍然扮演了一个角色。在这些冲突中，原因很多都集中在非洲的自然资源问题上。在刚果共和国，战争正是由于石油资源而引发的。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前被称为扎伊尔，战争的根源则来自对许多种资源

的控制问题，这些资源包括黄金、钻石和木材。但是也有可能安哥拉是最能证明这种战争原因的地方。

按照美洲的标准来看，安哥拉应该是一个大国，她的面积大约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两倍。她坐落在中非西海岸，原先是葡萄牙的一个殖民地，但是在1975年获得独立的时候，和平并没有随之到来。而恰恰是从其独立开始，各种各样的集团和造反组织之间的冲突就不断爆发。在这些战斗中，最激烈的是发生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MPLA）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UNITA）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冲突。当安哥拉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后，“安人运”很快就取得了整个国家的控制权。以前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想之间，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之间，安哥拉都存在激烈的斗争。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了，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安哥拉最有价值的两种财富：钻石和石油。

为什么会是钻石和石油呢？最开始的时候，国内的两个组织被大的西方国家以及南非甚至美国所资助。当冷战结束，柏林墙被推倒以后，用来推动战争的外来资金开始慢慢枯竭，种族隔离终止了，并且美国也不再把金钱投入到正在那里上演的血腥屠杀中了。基于上述原因，战火便转移到了城市及海岸油田和乡村地区之间。前者是由政府以及总统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Eduardo dos Santos)所控制的，而后者，尤其是在东北地区，那里富含钻石矿，是由叛军的领导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所领导的“安盟”所控制的。上述战争的两方都有强大的军队做后盾。出售钻石和石油所得到的利润，两方都用来购买坦克和飞



机，从而保证战争能够不断继续下去。

毕竟，在安哥拉，石油和钻石是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工业。安哥拉一天大约能生产 750000 桶石油，并且这个数目在不久的将来有望翻一番。实际上，安哥拉很快将超越尼日利亚，从而成为非洲最大的石油出产国。安哥拉大约 7% 的石油是用来向美国供应的。国际上大的石油公司已经在这里建立了海岸石油精炼厂。专家们估计，这个地区将会比欧洲的北海带来的利润更多。至于钻石工业，它带来的利润和石油一样可观。每年这里大约生产价值 2.5 亿到 7 亿美元的钻石。世界上只有 15% 的钻石具有“宝石质量”（gem-quality）。而在安哥拉，这个比例竟然高达 80%。“安盟”控制了安哥拉大约 2/3 的钻石开采和生产，特别是在富含钻石的东北地区。尽管联合国禁止“安盟”的钻石出入各大港口，叛军还是找到了“清洗”这些宝石的办法，他们通过其他国家例如多哥、利比里亚以及塞拉利昂来销售他们生产的钻石。外国政府也曾试图对这种渠道加以各种限制，但是正如我常说的，只要某种产品有市场，总会有人愿意为这种产品付钱，无论合法还是不合法。

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安哥拉的平民了。在沿着海岸线的大一些的城市里，例如洛比托和纳米贝，拥挤着成千上万的来自乡村地区的平民，他们都是由于战争而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战争爆发之前，洛比托大约有 2 万人，而现在的人口达到了 12 万。罗安达则从一个不到 100 万人口的小城市变成了超过 400 万人口的大城市。因为什么东西都需要进口，因此物价高得离谱，在罗安达的黑市上，一片阿司匹

林要价至少 1 美元。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通货膨胀率高达 3000%。

疾病和死亡已经变得很平常了，平均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名成员死于饥饿，安哥拉人的平均年龄只有 48 岁。在卡宾达，我遇到一个葡萄牙医生，他告诉我他的 90% 的病人 HIV 都呈阳性。问题是当他告诉他们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他们都天真地认为艾滋病是西方国家为了谴责非洲而捏造出来的莫须有的东西。看来战争不仅仅带来了死亡，还使人们变得无知。



战争的惟一受益者是战争双方的领导者们。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其所有权属于安哥拉政府——给安哥拉政府带来了大约 10 亿美元的收入。当然，对于这些钱的来龙去脉很少被记录，我猜想用来购买更多武器的钱和流入管钱人腰包里的钱一样多。在纳米比亚，



我曾经遇到了一些“安盟”的士兵，他们对我的汽车很有兴趣，想买来自己用。一天早晨，他们想跟我交易，说：“来看看最近出货的一批钻石吧。”这些人对国家的繁荣富裕毫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腰包以及他们周围的那些奢侈品。我同意跟他们谈谈，然后飞快地钻进汽车，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个城市。我一点也不想跟他们这种人做生意。

实际上，安哥拉曾经出现过试图结束战争的尝试。在1992年，进行了一次选举，政府领导人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Eduardo dos Santos)被选为总统，而叛军领导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被认为会成为副总统。但是野心勃勃的萨文比拒绝这个选举结果，于是，战争只能继续。第二次和平协议在1994年被采纳了并且持续了4年，但是由于双方不能最终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战争又再次爆发了。

为什么他们想要把战争继续下去呢？毕竟，战争就像一个发动机，能够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而和平则意味着分享这些财富，这是双方都不愿意接受的。就像微软和甲骨文公司之间的“战争”一样，只不过前者需要付出安哥拉无数无辜生命的代价。

最后，也许已经存在着太多的既得利益，最终导致安哥拉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这也是一种羞耻。如果安哥拉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至少也是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在战争爆发之前，安哥拉农业兴旺，富产香蕉、甘蔗和木材。她还是非洲最大的咖啡输出国，排名世界第四。而现在，在安哥拉的土地上到处是地雷，对于1100万人口来说，平均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不少于1个地

雷，在这种情况下，耕作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安哥拉不得不进口国内所需的所有的咖啡。

当我们离开安哥拉进入纳米比亚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个名叫尼托的葡萄牙人，他是1990年来安哥拉的。就像我们遇到的其他人一样，尼托也希望能在安哥拉发大财。当然，也许在适当的环境下，他也许真的会发财。尼托在卢班戈（Lubango）有一个小商店，他每星期都要去一次利比里亚，买一些供应品。“那就是我的生活。”他告诉我，“我每个星期驾车300英里，穿过战争地区的若干恐怖的道路去买供应品，并且将它们换成钱。”我问他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国家。他耸耸肩，不置可否，然后做他自己的事情去了。在边境上，我们注意到，边境上的守卫更加注意尼托的那辆破破的五十铃载重卡车，而对我们的车倒没怎么在意。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也许尼托从事走私活动——把钻石带过边境，然后在利比里亚出售。看来他已经在战争中找到了发财致富的办法了。在这样一场游击队似的资本主义战争中，这事似乎已经稀松平常了。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投资法则，我总是谈到，一个好的领导者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一个国家也许拥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开发，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所有的这些开发机会都会被浪费（这一点从我的上一部分“安哥拉的石油和钻石”中可以得到证明）。毕竟，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就像一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人将确立目标，并且建立整个国家的蓝图。如果领导者能够成功地执行这个蓝图，那么国家的前景将是非常好的。不仅仅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甚至对投资者们来说，将他们的钱交到这个领导者的手上，都将是令人放心和高兴的事情。

我觉得南非的领导阶层做得很好。在我开车经过南非的许多城市和村庄的时候，我非常惊奇地发现这些地方竟然没有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我



没有发现一点点对白人社区的潜在的敌意。这一切显然是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功劳。曼德拉似乎在南非施展了他的魔力。当他提到，南非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国家，这里充满了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的人群，这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言论。有很多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们最终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来为自己谋私利，而曼德拉则是一个真正相信自己国家未来的人。曼德拉在1999年总统选举中失利了，被萨博·姆贝基所取代，后者是前南非副总统。姆贝基，57岁，有经济学背景，被很多人称为南非经济政策的制订者。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比直言不讳的曼德拉多了些书生气，并且他非常坚定地跟随曼德拉。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他是反映曼德拉对南非美好愿望的最佳人选。

毕竟，南非可以为世界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南非拥有超过4千万人口，是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她的经济力量雄厚。她的股票市场——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也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实际上，在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额从1995年末的52亿美元增加到了1999年末的431亿美元。南非最有价值的财富就是她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她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白金和铬的生产国，也是玉米、小麦和甘蔗的出口大国。

和其他经历了巨大变革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曼德拉和姆贝基都向国家的经济政策中注入了财政责任的理念。1996年，政府颁布了整体经济策略，“经济增长、就业和再分配”，这种政策倾向于国营企业的私有化，为新的以及外来的投资者降低了关税和补助金。曼德拉和姆贝基慢慢地清除了大多数官僚机构以及官方的繁文缛节，

而从前正是这些障碍阻碍了外商来南非建立工厂，现在政府非常鼓励外商来南非办工厂、做生意。在过去几年内，中央银行将银行优惠贷款利率降低了不止 10 个百分点，这样就激励了开发。在南非，到处都可以看到起重机和建筑工地。我开车穿过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城市的时候，发现了许多装修很时髦的商店和办公楼，而这些建筑在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呢。

尽管南非经济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但是付出的努力已经开始获得回报。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在 2001 年达到 3.5%，而预算赤字停留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3% 左右，这个数字仅仅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一半，而这一切正是领导者所制订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硕果。从我对曼德拉和姆贝基两位总统领导能力的信任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政绩来看，有人也许认为我会觉得南非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是这样吗？哦，并不完全正确。尽管我对这个国家的上层领导阶层有着完全的信任，但是很明显，南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南非，犯罪活动很猖獗。实际上，约翰内斯堡的犯罪活动非常嚣张，甚至连股票市场都不得不将其办公室迁移到杉腾(Sandton)的高消费阶层的郊区。南非的安全和保安部长最近宣布延期颁布有关犯罪的统计数字，尽管政府称其原因是因为他们要修订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我猜想他们想掩盖某些事实。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的问题。失业率达到了 30% 以上；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问题，已经完全成为一种流行病了。

政府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尽管曼德拉和姆贝基是非常廉洁的人，在中层和地方领导阶层上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



腐败现象。我听过许多说法，说在全国的医院和诊所工作的护士却不具备在卫生保健行业工作的资格，因为她们的资格证书是从地方官员的手里买来的。这种现象在教师和飞行员中也存在，前者可以通过考试作弊来取得资格，而后者则可以从黑市上买到驾驶执照。

教育体制也需要改革。我曾经访问过亚历山德拉，这是在种族隔离时期建立的一个隔离镇区。当时，学校的条件非常差：窗子是破的，教室里面没有桌子，甚至图书馆的书架上根本没有书。然而大约10年过去了，这一切没有丝毫改变。学校的老师们工作得很不愉快，因为校长——以前是由教师中的成员来担任，现在却通过政治任命——一心想往上爬，而根本没有想过去改善学校的条件和体制。最近，一份对20个非洲国家的研究表明，南非的四年级学生的综合得分在所有国家中排在最后一名。那些想获得教育的南非人，无论黑人白人，都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寻求更好的机会。我还发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最好的和最聪明的那部分人如果知道了他们在其他地方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他们就一定会离开他们的国家去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虽然基础设施的开发是南非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我仍然在这个方面看到了许多问题。毫不奇怪，我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了这个国家的公路上，因为在我们驾车



旅程中，公路对我们的确太重要了。许多当初统治南非的殖民主义者花费了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公路和高速公路，然而当这个国家获得独立之后，一些领导者们却任由这些公路每况愈下却熟视无睹。赞比亚和刚果以前有很坚实的基础设施，而现在它们似乎都开始渐渐消失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南非。政府主管交通运输的官员甚至公开承认，政府实际上只花费了所需费用的一半来勉强维持这些基础设施。

一方面政府鼓励其他国家来南非进行投资以及开办企业，然而另一方面，很多投资者又受到许多新的旨在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的阻碍。举例来说，南非政府制定了一种类似于美国的“肯定性行动”法案。我曾经和许多外国的CEO们谈过，他们认为这个法律实际上使得他们不可能解雇任何人，即使他们工作不努力甚至根本不来工作。经理们所能做的仅仅是为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发奖金和加薪，却不能惩罚那些怠工者。对试图在南非开办企业的商人来说，他们的选择有两个，一是在存在这些不合理法律的南非开展他们的事业，另一个就是到巴西或者中国台湾这样的地方去开办工厂，而那里拥有更为自由和宽大的法律。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亚洲的大制造商，他打算在与南非相邻的小国斯威士兰开办一个工厂，正是因为这种“肯定性行动”法案大大削弱了他在当地的其他生意。

现在还有一个大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货币的情况。尽管南非的所有财政政策都是正确的，然而南非的货币——兰特，从2000年年初开始汇率已经下降了12%。有些人认为这是美元越来越坚挺的缘故，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由于津巴布韦——南非的邻国的原因，因为津巴布韦正



处于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南非大约一半的经济都是依靠贸易，这种贸易绝大多数的对象就是她的邻国。货币市场就像一个温度计，它们告诉我某个国家是否发烧了，尽管也许这些国家还没有找到发烧的原因。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发现南非的军队是非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仅仅次于埃及。为什么他们需要如此强大的军队呢？他们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军事威胁。我认为大量的军队开支应该更好地投入到教育系统或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

虽然我对南非的领导阶层具有充分的信任，但最终，我找不到任何吸引人的投资方向。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兴旺的行业是安全产业。到处都可以看到装甲车、安全停车地点以及雇佣兵。很不幸的是，在这个行业我找不到可以投资的办法。一个聪明的企业家也许可以在旅游业做得非常好，因为南非有许多美丽的海滩，在一些地区还有自产的葡萄酒，游戏公园和娱乐场所 24 小时开放。

很清楚，需要对南非进行一段时间的考查，考查英明的领导者们（例如曼德拉和姆贝基）的最好愿望是否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整个国家。南非也许会和其他很多新的独立的国家走同样的道路，领导者们也许将整个国家带向毁灭；他们也有可能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到处巧取豪夺。但是南非的这些英明而深思熟虑的领导者们一定会向着正确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然而就现在来说，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闭关自守的代价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海拔 8000 英尺的地方，坐落着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名胜之一，即世界第八大奇观。在我的环球之旅中，很少有奇迹能与之相比。在拉利贝拉市内，有 11 座由红色的火山岩雕凿成的教堂。每座教堂的门窗都是刻出来的，内部也完全是雕刻的。有些有 4 层楼那么高。一条河流从教堂之间流过，附近还有一座奥利夫山。

拉利贝拉已经成为东正教的圣地。传说 13 世纪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拉利贝拉梦见上帝命令他建一座像耶路撒冷一样的圣城，因为埃塞俄比亚被她的穆斯林邻国隔断了与圣城耶路撒冷的联系。还传说，是天使们帮助国王建造了这些教堂。当我站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杰作前时，完全被它的宏伟气势吞没了，这使我丝毫不怀疑那些传说。

如果这个奇迹位于世界其他的某个

地方，我敢肯定旅游者会排队等着观看，哪怕只是为了靠近它。也许有人会在旁边设点卖票，每张票都向人们收取很多的比尔（birr，当地的货币），因为人们愿意花钱来一饱眼福。这种景象我在中国的长城和印度的泰姬陵都见过。

而在拉利贝拉，我却能够直接走进其中的一间教堂。我坐在里面，和一个老牧师聊了一会儿。我们聊得很费劲，其间用了不少手势和微笑。我还看了用 Ge - ez（古埃塞俄比亚语）写的圣经经文。这件有着 800 年历史的珍品给我带来的惊叹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就像我走进梵蒂冈，请求教皇允许我细读他的经文般的感觉。

在埃塞俄比亚，许多经历都像这样。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纯朴，与世隔绝。这是我旅途中访问过的最不寻常的国家之一，当然与任何其他的非洲国家都不同。

埃塞俄比亚居于非洲东北海岸的一角，多山而且地形多样。埃塞俄比亚被草地和雨林所覆盖，并非大多数西方人印象中的那样贫瘠。这个国家被称为非洲的天花板，其 2/3 的土地都在高原上，海拔在 6000 英尺到 10000 英尺之间。历史上，这样的崎岖地带使埃塞俄比亚免受外部影响。事实上，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仅有的两个没有真正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之一。意大利人于 1936 年控制了这个国家，当时还是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但是 1941 年英国人把他们赶走了。无论是 1930 年到 1974 年间断断续续掌权的皇帝海尔·塞拉西 (Haile Selassie)，还是执政到 1991 年的社会主义政府，对外界都没有表露出多少兴趣。更早的时候，大约从 1640 年开始，这个国家甚至禁止外国人进入。此后的两百年间，几乎没有多少外国人访问过这个国



家。

毫无疑问，这样的闭关自守会对国家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使这个古老文明得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阿姆哈拉语是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但是与此同时，还有 70 种不同的语言和 200 种方言在这个国家使用。埃塞俄比亚还是世界上 13 个拥有自己的字母表的国家之一，她还有自己的历法。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徒与外界有几个世纪的隔绝，已经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特色。

我们在向北穿越草地的过程中路过了许多村庄，那里的人从来没见过外人。公开市场还很原始，人们出售手工制作的炊具和可以用来存储和吃饭的模铸容器。来自沙漠的骆驼运来盐——在埃塞俄比亚，盐是一种价值尺度，就像古代一样。女人们佩戴着印有 18 世纪奥地利帝国玛利亚女皇名字的铸币。200 年来，这些铸币一直被作为价值贮藏和流通的手段。

闭关自守的不利后果是经济的停滞。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 5 个国家之一，普通的埃塞俄比亚人每天仅依靠 25 美分生活。由于没有发展生产基地，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只能依靠农业，农业占到其 GDP 的一半以及出口的 90%。咖啡占了埃塞俄比亚农业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对 GDP 的贡献达到了 10%。其他的出口包括：活牲畜、兽皮以及油菜籽。这个国家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却几乎没有得到开发，比如铂、镍、铁矿石、铜、碳酸钾，甚至还有黄金。

埃塞俄比亚的基础设施还很缺乏。意大利人在他们短暂的占领期内修建了桥梁和公路，不过那都是 60 多年以前的事了，如今大多数道路已经遭到了破坏。我和妻子佩

蒂开车花了 10 个小时才走完一段 72 英里的路。近期兴建或者修整的道路都是为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境的战争提供方便的，自从 1998 年以来，那里不断发生因领土问题而引发的流血冲突。

干旱一直是世界新闻里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很少的几则例行性新闻之一，不过我们在那里没发现干旱的迹象。当然，我们不可能走遍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但是我们每到一处都能见到水。事实上，我们在一个小镇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水塔，正在不断地漏水。

埃塞俄比亚有充分的理由诉苦：她的人口有 6400 万，在非洲位居第三，一直在无望地依赖援助。我们看到数不清的耕地被荒废，没人为了得到粮食而种庄稼，因为大家都清楚，可以每月免费得到分发的食品。正在成长的一代埃塞俄比亚人很少甚至完全不懂得种地，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那样做。对那些种地的人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的邻居经常在分发中心领了食品后再拿到公开市场去廉价出售。我们看见有人背着成袋的从世界反饥饿组织和全国救济机构运来的小麦，在附近的集市上贩卖。农民根本无法与这些无本取利的人竞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弊大于利。这些组织常常造成完全依赖援助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搞垮一国的经济和文化。

我们遇到过一个办孤儿院的人。当我们访问他的时候，满眼都是孤儿，看起来真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我们后来不经意地返回时，原先的孤儿们都不见了，孤儿院也消失了，整个过程完全是为了制造一种假象，让像我这样的西方人以及非政府组织看了后，能为某些人的腰包提供



更多的援助和金钱。这已经成为非洲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对大家都没好处——不管是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是接受援助的国家。

1992年，政府开始实施一项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新政策，推行旨在稳定经济和引导埃塞俄比亚走上正确道路的改革。政府对待改革的态度似乎很认真，产业都私有化了，贸易法规也自由化了。这个时候，清除官僚作风和鼓励外国投资成为大家谈论的主要话题。1999年，政府签署了价值14亿美元的在索马里合作开发一块天然气油田的协议。政府正在努力吸引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回到埃塞俄比亚，为国家的复兴做贡献。一个政府官员告诉我，如果我有一个好的商业建议，他可以让这项建议在一周内得到批准。

然而，有些行业还面临着临时性的限制。举例来说，我可以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一家银行，但拥有一家理发店却不行；我可以开办自己的电话公司，但是我不能做一个裁缝。这显然是历史的遗留物，许多行业他们只愿让本地人从事。

企业家们当然能找到机会。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几乎需要一切。这里的劳动力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在非洲的其他地方做生意至少得要10个不同委员会的批准，这里则不用，埃塞俄比亚政府保证他们会使程序更简化。实际上，政府已经建立了一种“一站购物”的机制，可以为愿意投资的外国人提供一条龙服务。

然而来自美国的投资者会发现，可供投资的渠道还不多，至少在目前是这样。这里没有股票市场，仅有的埃塞俄比亚基金都是慈善性质的，由外国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

织创办。

这就是埃塞俄比亚闭关自守的代价：她与现代经济隔绝得如此之久，以至于要想达到邻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虽然这种保护主义也使得一个纯粹、独特的文化存续了数个世纪。



9个月前，在我开始非洲之行的时候，你肯定想不到我有多么乐观。我上次访问非洲是在1990年到1991年，当时我觉察到这块大陆正在为变革做准备，那里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因循守旧已经不行了，领导者们也明白过多的政府控制阻碍了经济增长，非洲开始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注意。10年之后，我再次来到这里，希望找到正在走向繁荣的新兴国度。

遗憾的是，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最近这段行程中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非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们访问过的32个国家中，有些的确是采取了正确的步骤，比如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毛里塔尼亚，他们进行了产业私有化，放松了政府管制，避免了走弯路的可能，而许多其他国家却正在走回头路。

我在非洲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是埃



及。她位于非洲的东北角，连接了非洲和中东，有着古老的文化和 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行车途中，我看到很多非常宏伟的纪念碑和神庙，它们都是几千年前修建的。古埃及人发展了算术、天文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政权，还有 365 天的历法。当英国人还在往自己身上涂上蓝色的时候，当美国人甚至还不存在的时候，埃及人已经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然，埃及是个相当大的国家，在非洲东北部拥有 386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西奈半岛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小部分，实际上连接了非洲和中东地区。这也使埃及在地缘政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埃及还是非洲大陆上最富的国家之一。她有 6200 万人口（居非洲第二），1999 年 GDP 增长率为 5%，同时人均 GDP 约为 1500 美元。埃及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纺织品生产国之一，她出产的优质上等棉花也同样著名。纺织品生产实际上占到了这个国家 GDP 的 16%，而石油出口和旅游业则构成了 GDP 的另外 1/3。尽管多少年来，埃及政府是高度集权的，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解除对国营企业的管制和产业私有化的努力一直在缓慢而有序地进行着。为此，埃及在外国投资家中还赢得了“尼罗河之虎”的美誉。然而像我访问过的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埃及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体制的束缚。许多和我聊过的外国投资者常常认为，高关税、其他税收、无穷无尽的许可证等因素导致了外资没有在埃及猛增。埃及政府长期做出一种保护本国生产商和农民免受大量涌人的进口品冲击的姿态。从理论上讲，这样做缓解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但是在我看来，如此严厉的规定只会阻碍真正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还有更大的经济问题困扰着我。自从1997年在卢克索(Luxor)神庙发生了一些旅游者被杀事件后，旅游收入开始锐减，亚洲金融危机又使得外国投资的流入速度减缓。埃及政府还在拖延签署一项旨在与欧盟订立贸易条约的协议。埃及证券交易所的流动性很差，实际上，大多数交易只是在两个公司之间进行：一家移动电话运营商和一家电影制片厂。我们还发现，尽管埃及公司和美国公司之间有通信协议，美国的移动电话在埃及还是不能用。我们打过不少电话，甚至还直接去各个办公室，都没有结果。最后我们只好从一家埃及公司那里买了一张新的SIM卡——我估计就是这家公司在作怪。

这里的货币——埃及镑也是一个大问题。过去的几年中，埃及中央银行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买进本币，人为地把镑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汇率上。这样一来，进口增加了，而国家所需的外汇储备却在流失。最近，政府开始让汇率浮动，希望货币会取得一个公平的市场价格。埃及镑确实下跌了。2000年10月31日前的3个月中，埃及镑跌了10%。考虑到埃及背负了大量的外债（占其GDP的33%），我想以后会跌得更多。严重贬值的结果是极具破坏性的，对投资者来说，那显然是不利的。

美国的援助已经成为埃及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1975年到1999年，以现金、食品以及其他项目的形式提供的援助总共达240亿美元。埃及是世界上仅次于以色列的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作为1979年戴维营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每得到3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埃及就会得到2美元相应的援助）。美国的意图不言自明：给埃及的许多援助是为了继续得到埃及的有力支持。毕竟埃及



在非洲拥有最多的军队，在中东地区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目前中东的不稳定局势可能出现一些特殊情况，仅仅用金钱是解决不了的。克林顿政府蹩脚的中东政策对这个地区产生了一些不该出现的后果。此外，美国已经开始削减她所提供的援助数量，让埃及人自己养活自己。

尼罗河的环境问题可能不久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修建阿斯旺大坝之前，尼罗河每年都要泛滥一次，沉积了大量有利于耕地的淤泥，到了旱季，河水又会退回去。修建大坝是为了控制洪水泛滥，同时在大坝后形成了一个湖——纳赛尔湖，湖水可以用来常年灌溉土地。结果非常好：大坝使埃及的农业产量翻番，同时也成了水电力。

不过这样也导致了許多农民现在必须使用昂贵的化肥来保持土壤肥沃度以补充尼罗河的灌溉，而这些化肥已经开始产生负面效应。此外，原先当运河干涸时就会消失的



水生疾病，现在变得常年都有，而且在迅速地扩散。阿斯旺大坝后面已经沉积了许多淤泥，这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产生很多问题。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埃及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尼罗河。埃及 95% 的国土都是无人居住的沙漠，毫不奇怪，99% 的人口都居住在狭长的尼罗河河谷和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如果没有尼罗河，也许埃及根本就不会存在。在用水方面，埃及需要尼罗河水的绝大部分，差不多 85% 的用水都来自尼罗河，但是尼罗河没有一条支流的源头在埃及。在埃及南部，尼罗河实际上是两条河流：来自埃塞俄比亚高地的雨水形成的蓝尼罗河，以及流出中非的白尼罗河。两条河在苏丹的首都喀土穆交汇，向北流经埃及，然后流入地中海。顺便提一句，两条尼罗河汇合时的场景非常壮观，你会看到两条不同颜色的水流并排流淌，直至它们完全融合在一起。

迄今为止，埃及下游的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使用尼罗河水灌溉或者加工自来水。但是当这些国家，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开始开发他们的资源时，他们对尼罗河水的需求会越来越大。2000 年 11 月，苏丹、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水资源部长会面并签署了一项合作战略，但是水资源的分配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也许最终非洲的下一场大战不是因为金钱之争，而是来自尼罗河的水源之争。直到最后，我在埃及也没发现什么投资机会。不过我相信，非洲最终还是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建议豁免所有非洲的债务。到现在为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非洲国家总共欠了 3000 亿美元的外债，虽然没有哪个国家真的希望这些非洲国家能都把债还清，不过目前还是要求每年支付

金钱的世界





“10年的时间里，我们从骑骆驼变成了开凯迪拉克。按照我们现在挥霍金钱的方式，恐怕下一代人又会回到骆驼的背上了。”

这句话是沙特阿拉伯的前任统治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说的，当时石油价格已经达到了每桶35美元。那时候，沙特阿拉伯掌握着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26%，依靠石油收入过着富足的生活，他们承担众多王子们的巨额支出，购买美国的各种战斗机和派克大道上的房产，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债台高筑。

沙特阿拉伯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度超支而最终破产，从而使原油价格暴涨，就是由于石油价格因为供需的原因而上涨，从而使沙特摆脱困境。两种情况下，石油价格都要上涨。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是什么。1998年冬，石油价格

跌到每桶 10 美元，迫使阿拉伯国家勒紧裤腰带。但是 1999 年 10 月，石油价格达到了每桶 35 美元，美国人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要支付高额的取暖费用和汽油价格，这种情况自海湾战争以来还没有出现过。

沙特阿拉伯是不会破产的，事实上，她的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过得都好。

海湾国家的居民奢华的生活方式让人十分震惊。进入阿拉伯半岛时，我对映入眼帘的财富与奢华的景象丝毫没有心理准备。那是童话般的财富，是我在神话故事和传奇中才能看到的。让人更加惊讶的是，这些财富能够将海湾沿岸的乡村小镇极为迅速地变成欣欣向荣的现代都市。历史上同等规模的变化从未如此迅速。

我们对这种变化的第一次体验是在沙特阿拉伯。毫无疑问，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石油工业。实际上，石油部门大约占整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和出口收益的 90%。政府一直都有预算赤字，但是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和中期实行的过度扩张不同，目前的赤字是因为投资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上造成的，比如教育和持续的基础设施发展。

当我和佩蒂到达沙特阿拉伯的机场时，我第一次意识到财富的存在。和我们去过的非洲机场不同，这里的机场设施良好。沙特阿拉伯是个大国，国土面积是美国的 1/5 多。阿拉伯半岛是一片地域广阔、土地贫瘠的陆地，夹在非洲东北部和像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这样的次大陆国家之间，而沙特阿拉伯则占据了整个半岛的 3/4。在沙特阿拉伯，高速公路的状况非常好，路上行驶的都是豪华轿车。



来到海滨城市吉达时，我们发现了更多的证据来说明这个国家的财富。1947年，吉达还是一个小渔村，方圆只有1平方公里，人口总数30000人。今天，这里有150万人口，城市有绵延的海岸线80公里，吉达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代都市，是沙特阿拉伯的主要港口。城市里到处都在建设写字楼、购物中心和公寓。曾经是沙漠的大片土地现在都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公园。当地居民的主要活动是祈祷和购物，所以购物中心和精美的清真寺随处可见。

我们参观了吉达的黄金露天市场，这里有一排一排的店铺，以各种形式出售黄金——只有一些我们能叫出名字，比如腰带、手镯、戒指、头饰。所有的饰物都是22K金到24K金，极其光彩夺目，不像我们过去在美国经常看到的那种黯淡无光的9K或者14K金。事实上，这里最便宜的黄金是18K金，他们甚至认为14K不是真正的黄金！

最令人惊讶的是，这里所有的店铺都是做实业的，而不是堆满过多黄金的空虚店铺。我们是斋月末到达的，正值赠送礼物的期间，购物者都以磅为单位买走黄金。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们参观了世界上最昂贵的赛马的发源地，它拥有400万美元的资产。伊斯兰教的戒律禁止赌博，但是当地人仍能够找到绕过戒律的方式。由于每个人都很有钱，所以赌博不需要拿出任何钱财。如果他们赢了，他们就积累成功，如果输了，也不需要支付任何财物。

在其他海湾国家里，汽油和天然气甚至更加过剩。我们去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她是由7个称为酋长国的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邦，坐落在波斯海湾沿岸。这是一个很小

的国家，和美国缅因州的面积差不多，人口大约 240 万，当然，她也是几个产油大国之一。储量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让这个阿拉伯半岛的小角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1985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人均 GDP 是 19120 美元，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如今，其人均 GDP 免税后大约 20000 美元，和很多西方国家水平相当。当地政府资助教育和医疗保健事业，每个公民都有工作保障，没有税收。政府甚至还设立了一个基金，保证两个公民结婚以后有 20000 美元的生活费。而 20000 美元在这里只是口袋里的零花钱。

在 7 个联合酋长国之一的迪拜，我们在一家饭店落脚（我们并没有住在那里），这里最便宜的房间一晚要 1000 美元，最贵的一晚上要 8000 美金！饭店的保安告诉

我们，只是到饭店里面看一下也要 100 美元。饭店的管理层称之为世界上惟一的七星级饭店。迪拜也举行 PGA 巡回赛、职业网球巡回赛和快艇锦



标赛。来自全球的每位顶级艺术家都会把这里作为巡回演出的一站，开办顶级的音乐会。迪拜也是一个因特网城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公司进驻。

当我们沿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公路行驶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周围的灌木丛。我们在旅途中已经穿越了很多



沙漠，除了罕见的绿洲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绿色。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高速公路恰恰相反，两旁都是植物和灌木丛，茂盛的绿色植物沿着隔离带向远方延伸。我不是说整个沙漠都是绿色的，只是隔离带上的带状土地，有时候公路两侧数米宽的地段也是绿色的。植物以外的地方又被沙漠占领了，放眼望去，目力所及之处都是黄沙和石头。

最终，我们决定停下看看这些植物。我们发现了一个由水管和喷嘴组成的复杂网络，是用来灌溉这些绿色植物的。这也许是因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资金太雄厚了，事实上浇灌整个沙漠也足够了，或者因为某些环保方面的官僚犯了极大的错误，仅仅为了在高速公路上的驾车的司机的利益，就要付出如此惊人的成本，我甚至无法估计出来究竟有多少。

购物中心里都是世界知名品牌的服装店。每年春天，迪拜还举行购物节，吸引世界各地的游人。1999年，发起人在长达一个月的购物节上，每天都免费赠送一辆劳斯莱斯。

另一个酋长国阿布扎比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是我到过的地方中最奢靡的一个。在城市里，沿街都是一排排的豪华建筑，大面积的灌溉绿地上分布着很多草木繁盛的公园。我们参观了一座体育馆，那里以前是一位王子的宫殿，后来他住腻了，想建一处新房子，就把这座建筑卖给了当地的商人。

在卡塔尔也存在着这种巨大的财富。卡塔尔是一个小国，坐落在比邻沙特阿拉伯的半岛上。由于天然气价格很高，使得这个小国获得了近4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卡塔尔政府的国库里有很大一笔资金，即使有比他们大得多的城市

来竞争，他们也可以出更高的价钱来获得亚洲的奥运会——亚运会的主办权。这会耗资大约7亿美元，远远超出卡塔尔政府希望从运动会上获取的利益，但是他们却愿意出这样的价钱为自己买这次机会。

当然，只要不断开采出石油和天然气，这种奢华的生活就能继续下去。我们听说过北海和普拉德霍湾的油井已经枯竭了，但是这种情况好像不太可能在海湾地区发生。沙特阿拉伯基本上是漂浮在一个巨型的油田上。按照目前的生产水平，阿布扎比的石油储量应该可以再维持100年。保守地说，卡塔尔的石油产出至少在未来的20年里会保持稳定。最好的事情是近期的调查表明，卡塔尔是世界上第三大天然气生产国。

所有这些财富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且不能被解雇，很多经营者都在抱怨，员工太懒惰了，经常为自己不来工作编造理由。我曾和一位沙特阿拉伯的雇主谈过，他说他有一名雇员的母亲已经去世3次了。

外国人，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人迁移到这些海湾国家，希望可以利用财富和金钱集中的优势。事实上，他们的人数经常超过了本地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66%的人口是外国人；卡塔尔超过2/3的人口是外国人。政府尽量保护当地居民，要求外国的企业必须要有本地的合伙人和保证人，但是这不代表外国人没有办法做生意。

很多海湾国家都试图发展多样化的经济，使自己不会过分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沙特阿拉伯曾经试验灌溉一部分沙漠来种植小麦。虽然成功了，但是生产小麦的成本是世界小麦价格的6倍。



现在，他们正在尝试更加实际的方法。我们游览了海湾地区的一个小岛国巴林，那里已经成为世界的银行业中心——利用免税的优势吸引银行。巴林现在大约有 80 家境外银行机构和投资银行，以及近 40 个外国银行的办事处。其他国家，像阿曼和沙特阿拉伯，逐渐尝试开发旅游业。所有这些国家都把以前国家经营的行业私有化了。

不过，吸引美国的商人和游人还是有困难的。除了奢靡的生活方式，海湾国家的人民都是严谨的穆斯林，相应的约束和限制可能会赶走很多人。比如说，大部分地区都严禁喝酒（美国人要想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买酒，只能到自己下榻的酒店或者特定的商店去买）。我们了解这一情况，所以在到达沙特阿拉伯的国境线以前，我们把携带的所有酒精饮料都倒掉了。不幸的是，我忘记了我们在美国的医生送给我们的一瓶伏特加酒。当边境守卫发现那个瓶子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因为对我的惩罚既可能是打 80 鞭子，也可能是被驱逐出境、投入监牢。从个人来讲，我希望被驱逐出境。

沙特阿拉伯对妇女的约束是最明显的。佩蒂必须穿阿拉伯式的长袍，不管去哪里都要从头盖到脚，她不能开车。妇女甚至不能和男士在同一个房间里用餐。在沙特阿拉伯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去一家餐厅吃饭，当佩蒂和我坐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都盯着我们看。后来我才知道，那家餐厅有完全独立的区域让男士和女士一起吃饭，而我们就座的地方是全男宾区。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国家？大部分美国人甚至可能没有听说过阿布扎比和阿曼。

这里边有经济问题需要考虑。除非我们懂得如何将垃

圾转化成汽油，否则美国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可能还需要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像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国家是 OPEC（欧佩克，石油输出国联盟）的重要角色，他们的决定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汽车油价和家里的供暖价格。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很多财富实际上都投资到了西方的权益资本中。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就很惊慌，因为阿拉伯的投资者买下了美国所有的国债，他们可能突然决定卖出债券，使美国的经济陷入危机。今天，同样的恐惧又出现了：据说仅阿布扎比在证券和债券市场上就有约 3500 亿美元的投资。如果这些国家决定把他们的投资从美国的市场上拿走，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我没有在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进行过投资。事实上，除了阿曼以外，每个海湾国家都禁止外国人投资。那么还是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国家？石油的价格现在是最高点，我无法想像价格继续升高会是什么景象。尽管我认为 OPEC 可能会增加产量，但是我觉得这不会使石油价格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在美国，像阿布扎比和卡塔尔这样的地方也可能成为谈论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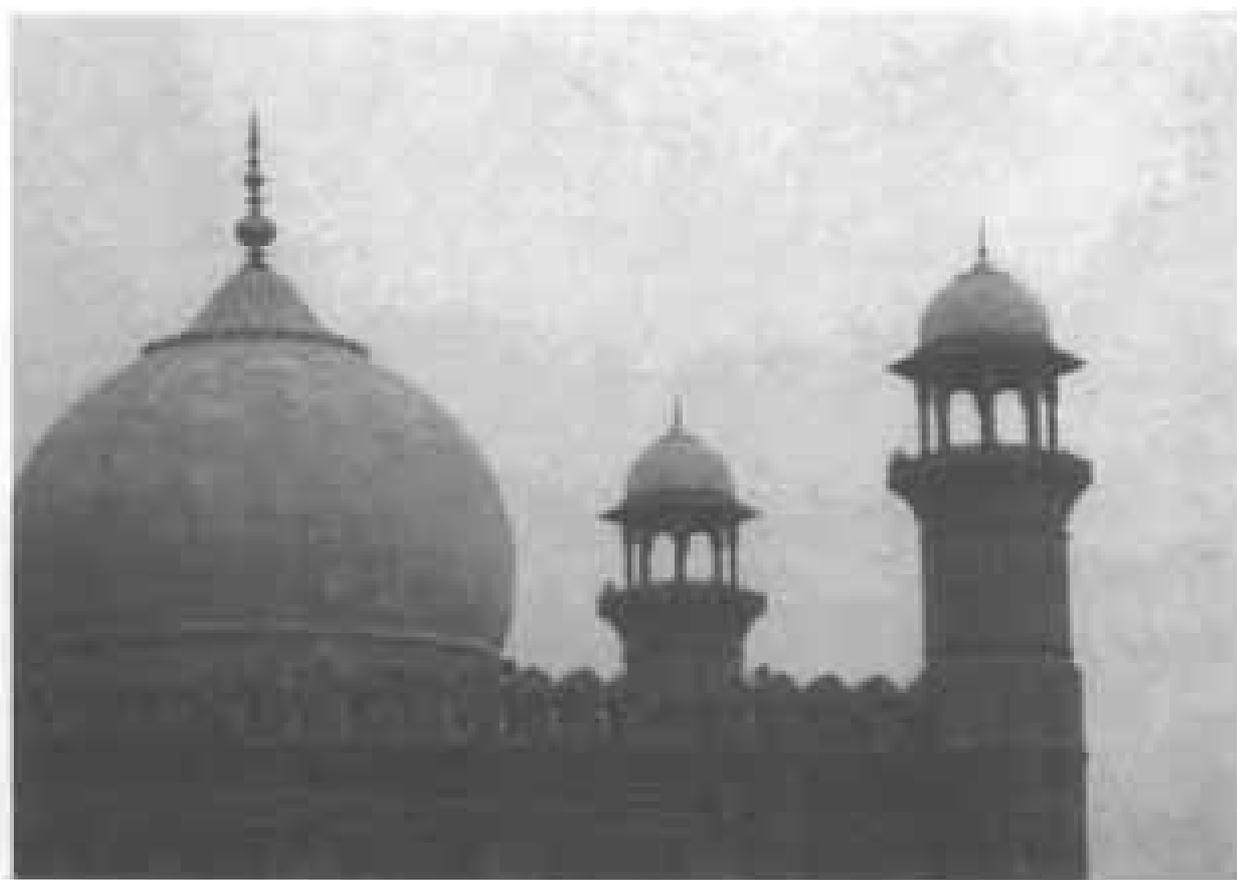
当然，也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些国家是全世界穆斯林社会的主要融资者。我们在环球旅行的过程中看到，他们的金钱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有用的，比如在坦桑尼亚建清真寺，为苏丹政府购买飞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直在科索沃致力于维护和平的使命。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在对伊拉克的战役中支持过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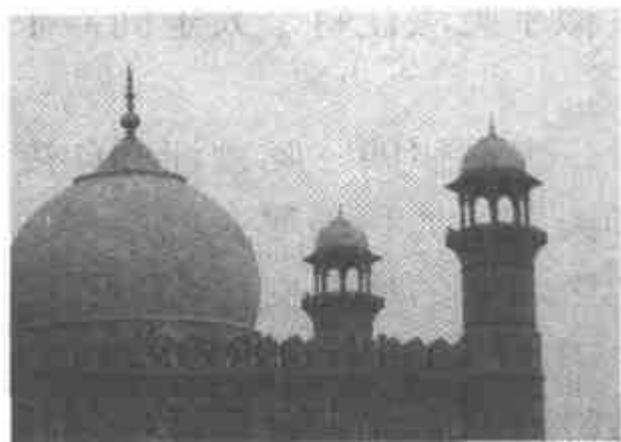
拥有这样一种影响力，他们也就有责任成为 10 多亿穆斯林的领导者。在阿拉伯半岛，穆斯林社会已经超越了

国境。尽管美国还算强大，但是也不能轻视这件事，或者认为海湾国家会一直站在美国这边。所以不难想像，不论是因为汽油价格的经济问题，还是因为穆斯林的利益爆发战争，美国都可能和这些富有、影响广泛的国家的意见不一致，而这些国家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他们几乎不需要美国。



巴基斯坦——徘徊在十字路口





美国人常常对高速公路的混乱非常不满，但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巴基斯坦人面临的状况。巴基斯坦两座最大的城市是卡拉奇和拉合尔，我们在两地之间的主干公路上行驶时，不时被从小路上来回穿梭的汽车挡住，而且他们的车速是限速的两倍，好几次有汽车从坡道冲出来，插到我们前面，就好像我们不存在的似的。

不过，汽车并不是惟一的危险。高速公路上，有骑着自行车的人们，马路中间还有牵着牛车的农民，我们要从他们身边开过去，有些人甚至要逆行，因为另外一边太拥挤。我不止一次被迫抄小路，因为一辆骆驼拉的货车就走在我们前面。高速路上根本没有巡逻警察来维持秩序。

这样的经历对我们在巴基斯坦所发现的问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个国家



就像她的高速公路系统一样，似乎无法让每个人走同一个方向。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岸，夹在伊朗、阿富汗和印度之间。她是一个大国，面积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差不多。与其他次大陆国家一样，其地区之间的地形变化剧烈：巴基斯坦的中心地区大部分是农田，但是东南部的边境线是一大片沙漠，北方又被崇山峻岭占据，其中包括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巴基斯坦人是我旅行中见过的最聪明、最



友好的人民。当时，我与巴基斯坦的旅游部长谈过，他曾告诉我在北部山区开发旅游产业的计划。他计划扩建酒店、建造豪华住宅，以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我还去过卡拉奇的股票市场，对巴基斯坦的公司做过一些研究。印度河谷长期以来被看做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农作物棉花的理想种植地区。事实上，纺织品



生产仍然占巴基斯坦出口收益的 60%；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这些资源好像是巴基斯坦成功的通行证。当地人开服装厂，生产农作物，这通常是生产型经济的标志。

巴基斯坦的能源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由于石油价格又攀新高，巴基斯坦可谓饱受其苦。近期的棉花收成很好，但是巴基斯坦政府从没有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一分钱。结果，很多农民无法把棉花运到港口出售，还有一些人被迫以不可思议的低价把棉花卖给政府。克什米尔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北部的交界领土，自独立以来，双方为争夺其主权而开战，但是巴基斯坦几乎没有预算来资助与印度的战争。

我们来到卡拉奇时，被海关代理整整滞留了 6 天，他们害怕一旦放我们进入，自己会为此而受到惩罚。一个代理告诉我，虽然我们可以合法入境，但是他担心不久就有一个新的政府执政，而不许我们入境。毕竟，“责任”机关不需要任何指令，就有权力拘役本地人 90 天。

有人告诉我们，如果要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区域开车，需要一张无异议证明书（NOC）。这不是针对外国人要求的，本地人也需要，他们的种族矛盾太深了，很多人不希望某些教派的人在他们的地域上开车。

官僚主义也让巴基斯坦成为不可思议的贸易保护论者。在巴基斯坦，外国汽车的进口关税是 350%。我们亲眼见到，日本政府根据友好协议捐赠了一批汽车，但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交关税，海关把就这批车辆扣押了好几个月。

对于很多住在卡拉奇和拉合尔这样过度拥挤的城市里

的人来说，境况真的令人沮丧而绝望。大部分巴基斯坦人为了生存而奋斗，每年平均能挣到 400 美元。巴基斯坦人文化水平很糟糕，只有 30% 的人能读写，在妇女中，这个数字只接近 5%。

当前的军事领导人穆沙拉夫将军已经承诺要重建民主政治，并改善巴基斯坦的经济状况。这个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包括公共部门私有化、改善贸易平衡，以及吸引外国投资者。目前，巴基斯坦 1.4 亿人中只有 1% 的人缴税，穆沙拉夫希望扩大税源，为政府在依靠外国资助之外开辟另一个收入来源。他保证要支持各州和本地的选举，通过引入领导人来统一全国。与印度之间关于克什米尔的冲突日渐激烈，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尽管有和平的愿望，但是冲突似乎在逐渐升级，现在两个国家都拥有了核武器。





别忘了，巴基斯坦一直是美国的盟友。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当时美国大力帮助巴基斯坦训练该地区的穆斯林，以反抗阿富汗境内的苏联军队。现在那些训练良好、极端的宗教分子却成为美国的梦魇，而且他们的反西方观念影响日渐扩大。

我是那种并不在乎遇到困境的投资者。当一个国家或者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我会尝试去理解她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才会恢复。我喜欢在谷底的时候买进。事实上，我是抱着买进其棉花业股票的想法进入巴基斯坦的。但是这个拥有优秀人民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没有走到谷底。这不只是站在一个投资者的立场说的话……

印度：一个复杂而壮丽的地方





印度是一块充满矛盾的土地。这个国家曾诞生了世界上最光辉的思想，在美国形成了最成功的移民社会，不过全国大概 50% 的人口是文盲。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认为印度是一个高科技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却常常拨不通印度的本地电话。关于因特网超级高速公路如何能加快印度繁荣的问题，当权者已经讲了很多。可是与此同时，交通堵塞却没完没了，国家的高速公路系统也日益恶化，以至于我和妻子在乡间旅行时，开车就像蜗牛一样慢慢向前爬。运货的卡车在印度境内的时速平均只有 10 英里，而且常常在过国境线的时候被行政部门扣押好几天。

我来到印度，是准备看到一个决心统治世界的国家。我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将是 21 世纪的超级大国，但是我觉得印度也许会为了获得资金而与中国展



开竞争。毕竟，她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两个国家都是从几十年的限制性政治和经济体系中脱颖而出的；两国都有大规模可以流动的劳动大军；两者在新兴的高科技世界里都是领导者。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两国的首脑都谈过很多改革的问题。

但是中国已经接受了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印度仍然没有决定自己的未来。当我经过城市和小镇，与政客和当地商人交谈的时候，我感觉到印度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否要抛弃贸易保护论和反外国的情绪。就在10年前，正是这种情绪将印度推到了破产的边缘，国库里的外汇储备只够使用三个星期。在我们的旅途中，还是常常遇到保护主义和排外事件。

当然，中国总是比印度超前一点。早在1979年，中国就接受了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新德里的领导阶层1991年才开始放弃他们的体制。今天，印度仍然落后于中国。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好，到处都是快捷、优质的高速公路和新建筑。印度的基础设施则一片混乱，英国一个世纪前在这里修建的公路和铁路系统已经土崩瓦解了。我们所到之处几乎都很难找到不断流的活水。上网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能源短缺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灯火管制令人苦恼，给很多技术中心造成混乱。2001年年初，16个邦和首都新德里断电达16个小时。这种能源短缺让IT公司苦不堪言，他们必须花费大量资金购买额外的发电机，以便一旦输电线路烧坏了可以应急。通用电气的CEO杰克·韦尔奇去年访问了印度，并且第一个告诉她的领导人，尽管这个国家很有前途，但是他们最好把能源问题解决了。



在自然景观方面，印度和我们驾车去过的其他国家一样壮丽。她的面积大约是美国的 1/3，地形和风光变化多样。我们沿着北部地区的边境走，这里大部分被喜马拉雅山脉所占据，并延伸到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恒河平原。在恒河周围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滋润下，大片的稻田绵延千里，一望无际。我们参观了数千年前宏伟的神殿和洞穴。一月份的恒河圣浴是世界历史上人数最多的集会，几千万人在恒河的圣水里洗礼，当然也包括我们。印度也是世界上种族最多的国家之一。尽管印地语是官方语言，大家也都讲英文，但是仍然有 24 种语言的使用者超过了 100 万，此外至少还有 1600 种小语种和方言。

我们的确爱上了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想像力最丰富、最具创造力的小说家也无法创造出像印度这样复杂而壮丽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古代文化、宗教信仰、纪念碑、教徒、好莱坞式的时尚和电影产业、民俗、美食、风光、植物、动物、地理环境，等等。行驶在乡间时，我们不断地发现新的惊喜。

过去的 10 年里，印度的高科技技术让她成为一个著名的全球经济国家。印度南部的城市班加罗尔是印度的硅谷，全国各地也都涌现出很多技术中心。软件出口已经从 1993 年的 5000 万美元增长到去年的 63 亿美元，根据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的预测，到 2008 年，这一数字有望增加到 500 亿美元。目前，软件产业占印度出口总额的 11.5%。有 8 家印度 IT 公司在北美股票交易所上市，其中包括 Infosys(印度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全球 500 强之一)、Wipro(印度著名软件公司)和 Satyam(印度第三大软件公司)。印度拥有很多出色的软件工程师，全世界每

个高科技公司都想拉拢他们到自己的公司来。

尽管这是印度的一个亮点，但是印度的整体经济情况却没有那么令人难忘。印度的预算赤字始终很大，大约占475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00年的通胀率翻了一番，而且尽管IT行业在增长，但是1999年股市还是损失了近一半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没有充足的水源、能源或者每天为生计而奔波的人来说，IT业的增长毫无意义。事实上，有4亿多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

印度经济的这种矛盾是挥之不去的保护主义情绪造成的，这种情绪在印度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英国人1947年撤出印度后，很多统治者，比如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加·甘地，更加害怕受到外国人的影响，制定了严格的自力更生政策，也就是著名的“抵制英货运动”。这几届政府对印度很多行业进行资助，禁止外国公司参与竞争，也因此妨碍自己的工业更加健康迅速的发展。这种资助对印度的经济一直是一种消耗，占其GDP的14%之多。

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资助的结果是，印度国内的很多行业始终停滞不前。印度人是出色的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几乎可以和美国抗衡。但是政府不允许公民拥有超过18英亩的土地，这打击了很多生产力较高的农民的积极性。旁遮普的农民已经开始在哈萨克斯坦购买大片的牧场。在印度东部有一个孟加拉化肥公司，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投资了12亿美元，花了7年时间才建成。公司现在有1550名员工，有完整的工作时间表、有假期、有食堂、有工会，但是至今他们也没有生产出一吨



化肥来，我真的搞不清原因是什么。

外国投资自启动开始就从中作梗。比如 2000 年，政府通过了开放创业资本的条例，以鼓励外国公司投资发展中的科技产业。但是此后不久，政府官员就宣称，这些创业资本公司必须在上市后的两个月后清算资产。从宏观上看，在经济自由化的第一年，印度只设法吸引到了 237 亿美元的投资，只比中国半年时间吸收到的外资多一点。尽管 2000 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 45 亿美元，但也只是中国 2000 年预计吸引外资额的 1/10。很多外国公司在开业前必须要经过众多政府部门的同意，高达 34% 的进口关税也严重妨碍外国在印度的投资，而且劳动法规定不能解雇职员。很多人对严重的腐败和官僚作风深感不满。

一路上，我们还是不断遇到保护主义和反外国的行为。我们携带的电脑线在印度是买不到的，而且对这个国家的人来说也没用，但是仍被海关扣押了 5 天。后来，尽管我们



几天以后就要离开印度了，还是需要交 50% 的罚款。在加尔各答，朋友给我们寄来备用的自动反射镜，在印度除了我们，它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我们解释说反射镜只会在印度停留几个小时，因为我们要前往孟加拉国。但当我们离开印度的时候，“根据进口许可的要求”，反射镜还是被没收了。印度海关不小心弄坏了朋友寄给我们的野营帐篷，这是我们到远东旅行时需要用到的。他们不但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弄坏了帐篷，反而要我们缴纳进口税，才把

只能扔掉的帐篷还给我们。

类似的事情一直困扰着印度经济。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鼓励私有的能源公司通过投标获得在其领土上建设电厂的许可证，总部在得克萨斯州的安然公司(Enron)公司来到了印度。安然公司建起了电厂，但是让政府支付电费却难于登天。公司最终打了几年的官司，就为了要回应该支付的电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例，说明印度政府是如何鼓励外国公司投资，同时又不能接受他们的。

在这个次大陆国家里，我们时刻都经历着这样的保护主义。我们很难找到基本的IT产品，比如像掌上先锋(Palm Pilot)和康柏的产品，以及在别的国家已经卖了好几个月的其他产品。一般每到一个国家，我们就要购买当地的SIM卡，可是在这个IT业发达的国家里，我们竟然买不到一张能够覆盖全国的卡。我们买的卡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区使用，可是连坦桑尼亚和巴基斯坦都有全国范围的预付式SIM卡。外国人参观阿格拉的泰姬陵，门票价格是本地人的96倍，这是最差的情况，但是很少有低于45倍的时候。从最坏的角度看，这是沙文主义和歧视游客的傲慢态度。印度的《时代》杂志抱怨说，每年在中国的收入是印度的12倍，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这里。也许他们应该从对待游客的方式开始进行改善。印度值得一看的旅游胜地比中国多，艾罗拉(Ellora)的神殿和阿格拉的泰姬陵超过了中国所有的景点，但是印度的旅游收入只是中国的8%。

当前由瓦杰帕伊领导的政府曾多次谈到私有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积极的一步。当你迫切需要提高收入来弥补预算赤字时，私有化是非常有效的。2000年，应

IT 行业的要求，政府打破了国家对长途电话和网络宽带的垄断，这对重建整个国家的电信系统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事情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目前为止只有一家公司私有化了，而且是个面包店。政府希望把全国两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印度航空(Air India)和印度航空公司(Indian Airlines)进行私有化。当我得知印度航空只有 23 架飞机的时候感到很吃惊，作为世界第二大航空公司的旗舰，这个数字也太可怜了。航空业的工会非常强大，致使印度航空人浮于事：每架飞机大约有 700 名员工，远远超过一般水平。除此以外，所有的飞机都太陈旧了，至少需要 15 亿美元来进行改装。瓦杰帕伊必须要让他的国民和政府都相信这对他们是最有利的。而且，对于一个惧怕新殖民主义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私有化只会意味着外国势力的影响更加深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将航空公司中外国的股权份额控制在一个非常小的百分比上的原因。也许这就是只有两个公司对私有化投资感兴趣的原因吧。

最近，政府颁布了有利于企业的新预算，降低公司所得税和利率，这是推进进一步私有化的明智之举。更重要的是，政府计划放开对外汇兑换的管制，这更加有利于本地公司投资和筹集国外的资金，会让正在蓬勃发展的 IT 业更加具有竞争力。不过以前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讲话，但是政府并没有贯彻始终。一定要记住，印度仍然还有很多种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分歧冲突，这妨碍国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起来。

教育也是一个问题。尽管印度在高科技领域创造了一些最优秀、最光辉的思想，但是事实上，印度相对缺乏高等教育的学校。学校像很多其他的公共机构一样是由政府





第三，美国公司对于工作外包比印度本地的公司熟悉得多，而且外国公司出的价钱也更高。结果，比较聪明的工程师都愿意为外国公司工作，而不愿留在本地公司里。

第四，美国IT业的泡沫正在破灭，会在印度产生深刻的分化。纳斯达克又创新低，泡沫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泡沫不会在两年的低谷之后就消失了，而是10年到15年之后。到那时候，印度可能已经学会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吸取他们的邻邦中国的经验。也许到那时，他们会明白自由的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

今天的印度和我在1988年见到的印度截然不同，那时候，这里没有外国商品，也没有任何外国的媒体。我当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变化还是太小。在非洲的某些地方，你可以得到任何东西，但是这里不行。我们惊奇地发现，即使在缅甸小镇的商店里，商品的种类也比印度同类的店铺多。

是的，印度正在转变和成长。随着中产阶层的不断壮大，各种各样的机会和惊喜自然会越来越多。在未来的20年里，印度会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但是需要注意长期的发展。

别为玻利维亚哭泣





罗恰夫人是个大方、勤劳的女人，居住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她对我启发很大。

从玻利维亚的亚库博到圣克鲁斯的途中，我和妻子佩蒂在罗恰夫人的小屋里待了一晚，小鸡和小鸭在猪圈附近不停地叫。我们填饱了肚子后，罗恰夫人从冰箱里拿出冰镇啤酒。我们每人总共只花了两美元。

第二天，在村子古老的集市广场上，我在路边的临时卡车站受到了欢迎。这条灰尘满天的小路是村子里惟一的通道，路边8个小贩在烹饪小鸡、米饭、土豆和牛肉串，他们把这些食物卖给经过小路的司机。

想想罗恰夫人和她的邻居，所有勤劳的人都能计算出生存所需的费用。冰镇啤酒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这个小村子里很少有人有冰箱或其他奢侈

品，电力的开通就是个信号：政府大力正开发农村的广阔市场——大约是美国蒙大拿州的3倍。当我离开谷迪尔斯，我确信玻利维亚会转危为安，有新的发展潜力。是的，我看好玻利维亚的未来，虽然她曾经因为可卡因而声名狼藉。有人可能会嘲笑说：玻利维亚有800万人口，是南美洲最穷的，300年来经济困苦，生活在独裁、腐败的统治之下，被戏称为“每分钟发生一次政变”。

坦白地说，我本来对玻利维亚不抱希望，我和佩蒂计划我们的旅程是从阿根廷和巴西到秘鲁。在1991年环游世界的旅途中，我去过玻利维亚，当时我对她毫无兴趣。在过去10年还没有什么事情改变我对这个被内陆包围的、多山的国家的看法。但我们经过从阿根廷到亚库博（一个在安第斯山脉底部13000人的小镇）的边境后，我的看法就开始改变了。阿根廷的街道陈旧、毫无生气，而这儿则是一个生气勃勃、忙碌的边境小镇，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市场里的店铺密密匝匝。由于玻利维亚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关税很低，阿根廷人常常聚结在此，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他们想要的每样东西。从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关闭了许多不赚钱的锡矿和锌矿，为解决就业，开放了零售商品市场，重新激起了在玻利维亚被长期限制的创业激情。我发现如同亚库博一样，玻利维亚现在是一个大的市场，并且我确信这就是经济成功的秘诀。与比她更大、更知名的邻国相比，阿根廷和巴西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玻利维亚实质上却开放了边境，征收很低的关税，例如我只花了很少的钱就通过了边境。因为阿根廷比索实行固定汇率制，所以阿根廷的货物和服务费用很昂贵，而玻利维亚则让货币在更合理的范围内自由浮动。在塔瑞加地



区附近（葡萄酒生产地），人们发现了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这无疑将加快玻利维亚经济的增长。获悉此消息后，更彻底改变了我以前的看法。

当我继续往北去圣克鲁斯时，我注意到一项雄心勃勃的5年修路计划，许多私人公司、当地公司和外国公司之间进行投标竞争，筹集修路资金。在过去6个月，玻利维亚签订了两个重要的合同，包括修建温提纳和特纳佩亚之间84公里的一条公路，此路是1215公里高速公路（从秘鲁边境的迪萨古狄乐途经奥鲁罗和波托斯，到达阿根廷边境）的一部分。此计划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政府完全私营化计划的一部分，政府想修建4条主要的公路，把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连接起来，使玻利维亚成为以下这些巨大市场的出口商品集散地：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

这使我想起了中国，中国的公路成为我所行驶过的最好的道路之一。然而玻利维亚不是，也不会成为中国。修路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铺设管道、电力供应和电信业，实行私营化相结合，是玻利维亚的正确抉择。

在圣克鲁斯，我发现了一个位于草原上的新兴都市，向东从安第斯山脉伸展到巴西。安第斯山脉覆盖了国土面积的2/3。圣克鲁斯比我预想的更国际化，它深受巴西文化的影响，充满了欧洲情调，主要是由于忽视生育，它的居民很少。圣克鲁斯区域的农业经济正在转型，大豆出口的增加，取代了古柯作为经济作物的地位，尤其是每公顷大豆的产量是巴西的两倍。

当我们向西行驶穿过安第斯山脉，到达拉巴斯时，我们被科恰班巴深深地吸引住。虽然它是玻利维亚的第三大

城市，但我从没听说过它。它是国家长期的主要谷物产地，它的旅店业生机勃勃，宽阔的林阴大道和巨大的购物中心停满了摩托车，这些都吸引了我。科恰班巴是一座春城，它的温度变化很小，在 70 华氏度左右波动。我想在科恰班巴学习西班牙语，甚至马上开始投资。如果我对玻利维亚的未来估计没错，科恰班巴会吸引大量的退休人员，他们想在安全、物价低廉和气候宜人的城市安度晚年。据说科恰班巴的基督雕像是南美最大的（尽管我一直不同意此看法），它从山顶俯瞰着城市，保佑着当地人。

虽然苏克雷是合法的国家首都和司法机关的所在地，但中央政府、总统府和立法机关都在拉巴斯。在那里，我发现传统和现代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土著妇女穿着长裙，围着披肩，戴着漂亮的头饰，这些能识别出她们是在哪个区域居住，穿着时髦的青年男女和这些妇女并肩走在热闹的商场里；现代的建筑物和殖民地时期的大教堂融为一体；新证券交易所里的年轻人打扮人时，好像他们正在华尔街漫步一样；天主教和基督教与当地传统宗教相互交融。

证券交易所从各方面看都很小。在 2001 年的最初 7 个月里，股票的总值为 637691 美元。当前只有 26 个公司发行股票，仅有 12 个成员进行交易。虽然证券交易所在 11 年前就成立了，并且还在圣克鲁斯设立了分所，但仍不是投资的好地方。如果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这种情景也许将会得到改善。

我从现代的商业街步行到在一间古老教堂后面的女巫街。这些女巫会巫术和伏都魔法，出售灵丹妙药，据说可以对任何情况和感情施魔法：骆驼的胎儿能保佑乔迁新



居；填满东西的狢猯是商业的保护神；填满东西的猫能保护房屋的安全；魔药能使人获得爱情，增强智力和健康。一个年老的女巫有 51 岁，她自从 10 岁起就在女巫街工作。她抱怨说，她的收入已经从几年前平均每月 150 美元，下降到现在的 100 美元，显然女巫行业现在不景气。我买了一剂使万事如意的魔药。

在南美大陆上，即使穷国里最穷的人和最恶劣的工作环境，也不能使我丧失热情。

玻托西是财富消失的一个教训。1544 年，一个叫迪埃洛·哈里的印第安人发现了“斯尔恩·瑞琼”，西班牙语意思是富有的山。这座山俯瞰



玻托西，是名副其实的银山。在此后 20 年，玻托西是西半球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甚至比

伦敦、巴黎、罗马和马德里都富有。玻托斯海拔 12600 英尺，是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人口超过 10 万。这座山上的白银是西班牙帝国的支柱，据分析家估计，在那时开采了大约 20 亿盎司的白银。在 1580 年，西班牙人利用廉价的印第安劳动力，从海拔 15000 英尺高的山上开采了 1300 万盎司的白银。玻托西华丽的教堂由镀金的墙、高高的镀银圣坛和花了数年雕刻的讲道坛组成，居民吃饭用的盘子是纯银的。西班牙人控制金银的外流，命令所有货船必须接受政府港口的检查；在南美洲和西班牙都建有铸币厂。西班牙人一直用短语：“它是玻托斯”来形容浪费财富。

由于它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一直想游览玻托西。然而今天我看到的教堂却由于年久失修而倒塌，因为政府没有花钱来维修这座神话般的古老建筑。

今天，多达两万名矿工咀嚼着古柯叶，忍耐着高海拔带来的不适，依靠400年前的技术，把白银从矿石表面切下来，从迷宫似的狭窄、蜿蜒的隧道运下山。这些表情严肃的矿工大多数只能在此生活43天。从我们多次了解到的冒险经历中，我得出一个教训：不管一个城市或国家多么富有，有一天财富终将消失。印度就有很多这样的城市。

我已经从阿拉伯半岛看到了这个教训的开始。20年前，阿拉伯人依靠石油赚取了大量金钱，但现在年轻人不得不努力奋斗，靠做仆人来维持生活。考古学家在沙漠中发掘出距今1000年前在中东地区曾经繁华的宫殿。

但是在荒凉的高原包围中的灰色阴暗的玻托西，我的乐观主义却滋长了起来。

采矿是政府众多的私营化政策的一部分。几个国际大公司相互争夺使用现代化的机械开采矿藏的机会。据专家估计，这些银矿十分丰富，足以修建一座从南美到欧洲的大桥。政府估计只算这座银山的银矿，而不包括算这个区域纵横交错的其他银矿，在以后的25年里，可能会开采出2.66亿盎司的白银。由于银山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组织的注意，把它列入了保护计划中。但更多的挑战来自于矿工，他们境遇凄惨，住在西班牙人遗留的屋子里。西班牙人掠走了财富，留下了贫穷。矿工们畏惧采矿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意味着上百万的就业机会。



这是玻利维亚残酷的事实。

正如我提及的，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央集权制度的弊病，从1994年开始使许多工业私有化，结果人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就像罗恰夫人有冰箱一样，现在很多家庭都有冰箱等家电。在阿根廷，我们买了一部手机，本想和美国的朋友通话，但是发现联系不上，但我甚至不必在玻利维亚重新买一个新手机，边界的一家手机小店只需把它转换成玻利维亚的网络系统，在阿根廷买的手机就能使用了。

恩特尔的前身是一家国有公司，特别是当其他公司进入电信市场时，它拓展了服务业务。随着2001年11月27日私有化的完成，电信业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电信公司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例如，鲁威特尔是全国第三大的手机公司，紧随恩特尔和特勒斯尔（一家主营手机的美国子公司）之后，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增加了5万名客户。这家美国跨国公司拥有鲁威特尔55%的股份，它希望在2002年末，为玻利维亚每一个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市提供电信服务。

玻利维亚是个多山、偏远地区多的国家，铺设陆上线路相当昂贵，所以移动通信很普及。移动用户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固定用户，固定用户的数量是65万，激烈的竞争使得公民能够享受在南半球最低的手机费用。这是私有化对不发达国家有利的一个事例。现在玻利维亚从陈旧、昂贵的有线通信，直接跳到了无线通信。

我与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和政府官员讨论，他们更重视其他的经济领域。私有化简化了政府的角色，国有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46%下降到36%。如果我对

玻利维亚的未来估计正确，此比率将继续下降。

采矿业和天然气工业与电信业一样成功。随着大量的国际竞争者投资勘探矿藏，几乎每天都有国际财团宣布发现了新的矿藏和天然气。据证实，1998年天然气储量为9.79万亿立方英尺，2001年初上涨到70.01万亿立方英尺。在塔瑞加、圣克鲁斯和其他地区，新近发现的天然气储量比这还多。天然气的出口预计在2005年将增长250%，主要供给巴西和其他的国家。

历史上锡是国家主要的出口产品，直到锡价下跌，政府被迫关闭了许多锡矿。随着跨国公司的投资，现代技术用于开采大型矿藏，使得成本率和生产量大大提高，白银、黄金和铜的开采正在增加。在东部低地巨大的金矿和铜矿的发现，正好是矿藏开采量增加的最新迹象。由于实行私营化，投资者连不出名的矿藏都准备投资开采，例如可能成为世界最大产量的金属钽，它是多种产品（例如手机和汽车）急需的金属。延缓征税和优质的矿石，使玻利维亚成为矿物勘探的活动中心。2000年玻利维亚出口了价值4.32亿美元的矿石，有迹象表明2001年末可能会出口更多。

几个世纪以来，古柯叶成为玻利维亚人生活的一部分。工人喜欢咀嚼古柯叶，每家都把它酿造成茶叶，它可以用于多种传统的医疗。5年前，玻利维亚是仅次于哥伦比亚的违法生产可卡因的国家。政府打击非法可卡因的生产，采取措施根除可卡因，现在玻利维亚是其他中南美洲国家的模范。在1996年，政府采取了大胆的措施，开始消灭可卡因种植地，让农民种植其他的农作物，只保留12000公顷种植可卡因。这些可卡因用于传统目的和出口



给可口可乐公司——他们使用叶子中提炼出不使人上瘾的物质，加到这种流行的软饮料中。根除可卡因种植（全国可卡因的产量已经从 1995 年的 245 吨下降到 2000 年的 40 吨），代之以多种传统的农作物，最突出的是大豆，它的产量已经是过去 5 年的两倍多。到 2006 年，种植大豆的面积预计会超过 100 万公顷。我知道可卡因生产决不会消失（毕竟几个世纪以来，它是玻利维亚文明的一部分，未加工的可卡因是无害的），但是其他有利可图的选择将继续吸引农民。

为了补救这些损失，政府果断地开拓外国市场。哥伦比亚降低了玻利维亚出口的大豆和面粉的 15% 的附加值。2001 年初的 7 个月，大豆的出口总值达到 1.2 亿美元。植物油种子、咖啡、棉花和谷类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特别是大豆的收成是过去 5 年的 3 倍多。从 1996 年到 2000 年，即使在农产品价格下跌时期，农业年增长也超过了 10%。大豆是玻利维亚的必需品，大豆价格正好是一个提高必需品价格的例子。自从我看好大豆以后，估计大豆的产量会越来越多。同样地，玻利维亚黄金的年出口量为 12.5 吨，重要性仅次于锌矿。如果黄金的价格稳定，到 2003 年，年出口量将跃升至 36 吨。

政府最大胆的举措是：在 1997 年，政府决定改革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原有制度混乱且腐败，政府削减了 36 个不透明的基金——这些基金亏损严重，巩固了有用的基金，建立了透明的公民个人账户。两家跨国私有公司进行投标，管理新的非官方基金系统。国家财政开始出现盈余，这对于几乎任何国家都是令人惊诧的功绩，获得第三世界的广泛赞誉。

尽管出口增加，玻利维亚仍然出现贸易逆差。但是外国的直接投资弥补了此差额，在过去5年，平均每年投资6亿美元。从现在到2004年，计划投资的国际资金总共超过30亿美元，包括16亿美元用于天然气的开采和出口，8.6亿美元用于采矿，4亿美元用于发电，3.69亿美元用于运输和通讯。

天然气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由于发现了更大的矿藏，2000年玻利维亚政府打算定期地把独立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项目投入市场。最大胆的计划是想要修建天然气发电厂，把电能出口到邻国，获取更多的利润。除了公路和发电设施得到改善之外，国家领导人竭力推行铺设新的管道，把天然气卖给巴西（玻利维亚天然气的最大购买者）。通过智利和秘鲁提供的港口，玻利维亚开拓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市场。自从19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以后，玻利维亚丧失了现今属于智利的海岸线，她就一直被陆地包围。事实上，在过去玻利维亚败得很惨，自从独立以来，她在战争中丧失了50%的土地。

2001年6月，玻利维亚国有能源公司与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公司（英国石油公司、西班牙的瑞普索和法国的Total Fina）签署了意向书，投资50亿美元铺设到智利太平洋海岸的管道。2001年7月末，玻利维亚和秘鲁签署意向书，铺设管道到秘鲁南部港口。

班塞尔和基罗加积极促进穆尔魁尔和安第斯山贸易共同体公约，与中南美洲国家发展贸易。巴西、秘鲁和哥伦比亚总统最近都参加了大型的贸易论坛。2001年6月，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同意增加玻利维亚的天然气进口，达到平均每天4千万立方米，预计将来会进



一步增长。到 2002 年，估计玻利维亚出口给巴西的天然气价值 4.25 亿美元。玻利维亚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80 亿美元，这不是小数目。当安第斯山贸易共同体首期公约在 2001 年末期满时，布什总统说希望此公约重新恢复，给予安第斯山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免税的地位，比如鲜花、石油、矿石、咖啡和香蕉。安第斯山国家的领导人想使此条约覆盖的商品范围更广，包括纺织品、皮革制品和金枪鱼。

玻利维亚制定紧缩的政策，减轻拖欠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巴黎集团的债务。此计划已经削减了国家的外国债务，降到少于 40 亿美元，大约是出口总值的 25%。

但玻利维亚毒品遗留的影响不会立刻消失。我们遇到很多人，听到许多可怕的传闻：许多有钱人和商人受到大规模的搜捕，因为据当局估计，他们是贩毒组织的中心人物。由于腐败一直很猖獗，公众对政府不信任，基罗加进一步打击贪污腐败。犯罪率也在上升，失业率已经超过了以前的两倍，达到 11%。基罗加削减了经常费用的开支，紧缩预算，扩大就业机会，给大约 7 万人提供工作机会。

在 1985 年到 1998 年期间，玻利维亚经济快速增长，1998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高达 5.52%，1999 年下降到 2.4%，2001 年预计是零增长。出现经济低迷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包括阿根廷的经济危机、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废除种植古柯。2000 年，由于经济不景气、供水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蔓延，许多人死于遍及全国的骚乱。一个旅游者在一次小冲突中（两群人为了争夺一个小矿藏）

被杀，几个玻利维亚空军成员最终被控告在冲突中使用武器射击。2000年在斐里皮·魁斯匹领导下，农民设置路障，全国许多地方的交通都中断了。矿工和其他行业的人也开始设置路障，一直持续到2001年6月我抵达之前。我们十分担心会遇上麻烦，但是随着这些事件引起了社会上的对抗性反应，它们慢慢地平息了。太感谢上帝了。

在玻利维亚，我们行驶过一些很好的道路，但是她的公路系统在许多地方仍然很不完善。我们从亚库博出发，在两车道的路上行驶了大约两百公里，支付了20美元的通行税。然后我们在未铺设的道路上行驶了150公里，一些玻利维亚人曾经提醒过我们小心这些路。这些多石、颠簸、狭窄的泥土小路，在任何十字路口或者“V”形路口没有一个标记，这些小路比佩蒂想像的更糟糕，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些了。在我们最后到达谷迪尔斯之前，花了4小时，平均车速不到每小时30公里。

如果玻利维亚想要使此地区成为交通枢纽，把自己的产品运到新的市场，修路计划就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如果没有渠道开拓市场，农民很可能将重新种植古柯，因为古柯事实上比许多传统农作物更易生长，并且玻利维亚自己有运送到美国、亚洲和欧洲的运输网络。正像基罗加所说：“与古柯危害同样大的是，它有进入市场的途径。”

国家银行也存在问题。在2001年第一季度末，坏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22%。在2001年7月初，拉巴斯大约50名抗议者要求银行取消他们的贷款债务，并把100名银行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扣作人质，威胁将炸毁此楼。在5月、6月和7月，1万人举行抗议，要求玻利维亚银行取消他们的债务。这种动荡的局面将引起内战。一些农民



领导人已经公开谈论分裂活动，但是我认为这不太实际。

对于另一个新市场——旅游业，我更看好它的发展前景。当我 1991 年去玻利维亚时，发现几乎没有旅游者，这次，我和佩蒂在一些地方看见和遇到了旅游者。通常这些旅游者在发展中国家（秘鲁—巴西—智利—阿根廷）之间周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徒步旅行者，期待进行探险活动。许多人喜欢玻利维亚变化多端的地形——雄伟的安第斯山、广阔的热带大草原和平原、巨大的盐碱地、原始的热带雨林、美丽的河流以及木筏、皮船和温泉。旅游业的服务水平很差，几乎不存在服务项目。虽然泰华纳科是国家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但是因为没有任何记号标志，我们花了 15 分钟才找到它的入口。离开玻利维亚时甚至更糟糕，由于没有任何记号标示方向，移民局和海关相隔数百米，其间的道路混乱并且泥泞不堪，我们花了 30 分钟寻找签证出国的部门。

虽然如此，旅游收入仍然从 1990 年的 1000 万美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1 亿多美元。在过去 10 年，旅游的人数增加了 50%。玻利维亚曾经是个封闭、“危险”的国家，但是现在她正在被发现。徒步旅行者和像我们一样热心于投资的人，加快了她的旅游业的发展。

玻利维亚仍然遗留了大量的内在问题，看好玻利维亚的人虽然数量少，但是会越来越多的。所以，别为玻利维亚哭泣。

“奇迹”对墨西哥不一定是好事





当我的汽车沿着墨西哥西海岸的一条笔直公路行驶时，一件在3年的旅行中很少见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车没有油了。幸运的是，我经常带着一个装满备用燃料的便携油桶，因为我知道，在像非洲沙漠或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这样的偏远地区，备用燃料是必需的。我没有想到会在墨西哥——世界第7大产油国——用到它。可是我的确在哪里都找不到加油站。沿着这条公路，你会在路边发现好几个正在挠头的倒霉司机，我很想知道他们最后是如何摆脱困境的。不过这种情况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墨西哥在连续几年从原油行业中获得巨大的利润以后，自己的石油就快要开采光了。

在1994年和1995年的比索危机和银行信用危机之后，墨西哥领导人承诺改变该国腐败而低效的统治方法，把墨



西哥重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有竞争力的国家。最初，他们的政策是有效的：通货膨胀率下降了，政府支出被控制住了，原来的国有大型企业（比如铁路和航空公司）私有化了，为竞争大开方便之门。旨在打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经济边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也签署了（我是贸易协定的忠实拥护者，坚信开放可以使一国的经济更加繁荣）。NAFTA 已经给墨西哥带来了 100000 多个新的就业机会。最近欧盟、以色列和其他拉美国家之间也签订了新的贸易协议。

一个崭新的墨西哥也吸引了国际投资者的目光。从 1990 年到 1994 年，年均外国直接投资只有 54 亿美元，而到了 2000 年，这一数字猛增到 130 亿美元。在石油价格走势强劲和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有利条件下，墨西哥成为拉美经济的领头羊，2000 年 GDP 的增长率达到了 6.9%。

墨西哥的政治形式也正在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度由制度改革党控制的一党制政体已经瓦解了，现在政府由那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官员控制。福克斯在 1999 年末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了，成为 70 多年以来的第一个反对党总统。福克斯头脑清醒、敢作敢为，是墨西哥政坛上几十年难得一见的领导人。他的政治才能和人格魅力使其在墨西哥和其重要邻居——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游刃有余。

不幸的是，福克斯上任的时机不好，恰逢美国经济低迷，对墨西哥商品，尤其是电子元器件、纺织品、化学产品和汽车等商品的需求都下降了。由于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全部出口额的 90%，这一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自



“9·11”恐怖袭击以来，大约有 400000 名墨西哥工人被解雇了，墨西哥 GDP 的增长也放慢了。这些当然不是福克斯的错，但是他不得不对此负责。

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我都发现存在着腐败和低效率。基础设施建设中也存在问题。1990 年以后才建成的新的公路系统已经需要维修了，这使我断定，负责这项工程的那些人一定为了个人利益偷工减料了。高速公路收取的过路费比我们去过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邮政系统的效率也很低下——我在那里寄出的一打明信片到现在为止一张也没有收到。

很少有人为国内很高的贫困率感到担忧，大家都相信这些状况迟早会改善的，也许就在明天。我认为他们得了很重的“奇迹综合征”。

我更大的担忧是这个国家的国有采油厂，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它是墨西哥的支柱企业，其收入占联邦政府总收入的 38%，而它生产的石油有 80% 运到了美国。由一些腐败的政府官员来管理企业导致了效率低下，管理者的实际收入远高于账面工资。Pemex 雇佣了大约 137000 名工人，每天的原油产量是 300 万桶，而类似的产量在委内瑞拉只需要雇一半的工人。墨西哥的加油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加油站不是建在市场需要的地点，而是政府指定的地点。显然，原油和汽油企业早就应该私有化了。福克斯本人也曾试图这么做，但是徒劳无功。因为在墨西哥，石油行业的生产经营权是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才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夺回来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它就应该是国有的。最近福克斯提出派 4 个有经验的管理人员进入 Pemex 的董事会，但是这一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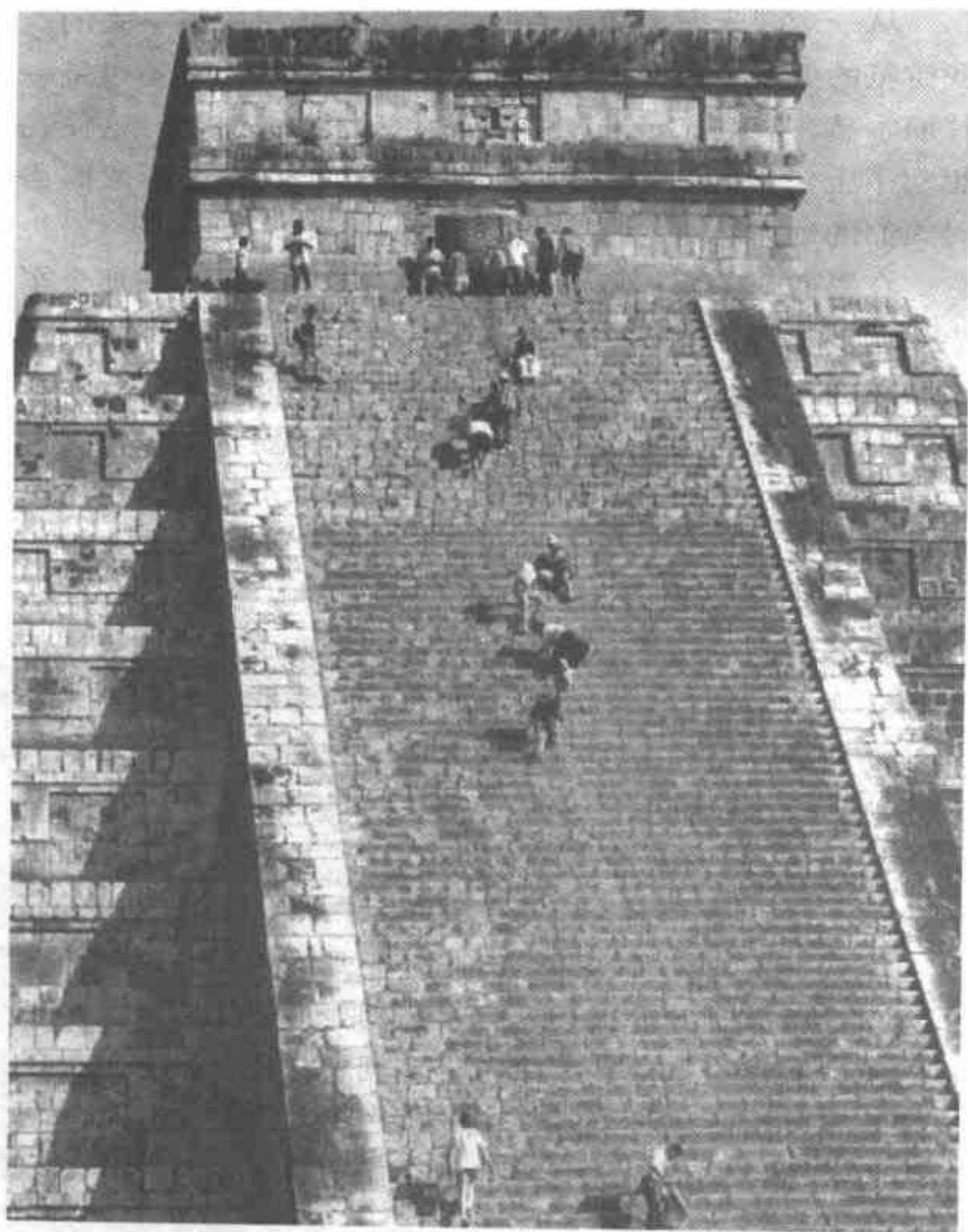
案很快就被墨西哥国会否定了。

近年来石油价格的上涨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较高的油价支持了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繁荣。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我看到餐馆里人满为患；专门出售流行服饰的那些小店里的商品虽然价格昂贵，却不乏问津者。在东南部地区的观光胜地尤卡坦半岛也是如此。不过当我在旅馆登记住宿的时候，还是不得不在信用卡收据上签名，因为有太多的人曾经尝试逃掉住宿费用。

不幸的是，墨西哥的石油就快要开采完了，从1990年到2000年底，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从520亿桶下降到了260亿桶。但是政府几乎没有投资于新油田的探测和开采——发现储量大幅下降以后的必需措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也是产油国，其石油储量下降得也很快。但是那里的人口很少，所以剩下的储量足以维持其居民未来100年的生活。墨西哥，这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我对石油市场的前景是看好的，但是即使是石油市场的持续牛市也挽救不了墨西哥，因为那里的石油储量已经明显下降了。最近几届政府不仅没有充分重视对石油储量的探测和开发，也没有在扩张炼油厂上面做过什么努力，即使做了，力度也不够。实际上，墨西哥的大部分精炼产品都要进口，包括汽油和燃料油。原油价格上升可能会使Pemex感到高兴，但是消费者却倒霉了。根据专家的预测，到2010年末，墨西哥全国消费的汽油将有近1/4不得不依赖进口。

现在看起来只有美国设法走出经济衰退，才能帮助墨



西哥解决经济停滞不前的问题。可是不要忘了，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其他国家的兴衰上是无法使一个国家真正走出困境的。

从一个观光者的角度看，墨西哥还是很值得一去的。我游览的尤卡坦半岛旅游业十分兴旺。原来那里不过是一片灌木丛，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一大片优良海滩了。这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迈阿密州，不得不佩服当时人们的远见。

在墨西哥东南部城市柏布拉，我们看到原来的那个军事要塞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漂亮繁荣的大都市了。那里的圣多明戈教堂是我在旅途中看到过的最特别的景点之一。在墨西哥，我们发现了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建筑、历史、文化（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和市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没人愿意开发这些资源。

我们本来想去游览一下铜谷——墨西哥北部地区 20 多个连绵不断的峡谷，占地 20000 多平方英里，比美国的大峡谷大 4 倍，但是最后未能如愿。因为我们用 900 美元雇佣的向导一直没有带我们去那里，我想这大概也是我们“奇迹综合征”的另一个例子吧。

墨西哥有可能在拉美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她必须改变其社会生活中腐败和低效率的传统，否则“奇迹综合征”——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总会自己得以圆满解决——会永远困扰这个国家。

石油在过去帮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随着储量的下降，石油再不能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了。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等待奇迹的出现，社会的不稳定性就会增强。出现奇迹不一定总是好事。

回家了！





在历时3年，经过了115个国家，150000公里的游历之后，我们终于穿过了墨美边境，回到家乡了！

回到美国之后的第一站是图森市，我们在那里享受了美味的食物和地道的美国啤酒——这些东西的味道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3年里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我想到了很多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情——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丰富的水资源和能源供给，发达的通讯系统，高效的医疗救护机构……我们不必担心牵涉进一场局部战争或出门的时候踩到地雷上。而且虽然我在旅途中看到了很多引人入胜的美景，但是从雄伟壮观得令人咋舌的大峡谷到阿拉斯加的冰洞，再到西得克萨斯的干热气候，没有哪个国家在自然景观的多样性上可以超过美国。

不过离开了这么久，我需要一点时

间来了解美国目前真正的经济形势了。随着我经过一个又一个州，我发现事情并没有我回来之前想像得那么糟。虽然股票市场的平均价格已经从最高点回落了，经济增长也放慢了，但是我仍然看到商店里人山人海，超市里熙熙攘攘，很多旅馆也都客满了。无论是驾车经过盐湖城的商业区还是走在罗得路，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大家的消费热情高涨。相信我，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经济衰退时，其后果往往比美国现在经历的这些事情严重得多。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10年前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它只是具有一个大都市的雏形，现在它和美国其他一些大城市一样，已经成为该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了。



回来以后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美国的物价——太高了。虽然很多朋友和一些公司的总裁一直和我保持通信，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价格。现在我在同一家医院做同一项检查需要的费用几乎达到了1998年底的两倍。我对餐馆、干洗店和牙医诊所现在的收费也感到吃惊，甚至按摩的费用也涨了35%~60%。我的不动产税率涨了30%。我还记得1998年临走的时候给汽车加满了油，当时1加仑柴油的价格大约是79美分，现在这一价格已经超过1美元了。在杂货店买一盒麦片的花费相当于我在很多其他国家一整天的食宿费用。我还通过仔细阅读房地产分类广告，对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行情有了一个了解。看到人们卖房子时的要价，我想我完全可以把房子卖了然后退休——卖房子的收入足够负担我未来的生活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电影票也涨到10美元一张的呢？

当然，不是每个行业都这么惨。在这次旅行动身以前，我启动了一个原材料价格指数基金，3年以后，它已经上涨了30%。所以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赚钱的。聪明的投资者知道如何去寻找那些可以提供高额利润的盈利机会和部门。美国有一半的钢铁公司都已经宣布破产了，虽然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但同时这里也蕴涵了巨大的购买机会。网络公司股价的下跌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这种行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比较容易。

我坚信美国经济可以复苏，所以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增加了手中的股票持有量，但是一些国内经济问题使我在这么做以前还是犹豫了一下。

第一个令我担心的问题是在格林斯潘主席领导下的美联储印钞票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根据联储每周的报告，



M2（最常用的货币供给测量尺度）在2001年1月到12月的第二个星期之间增长了9.5%。实际上，随着美联储不断地把钞票投入金融系统，M2在2001年9月16日结束的那一周里一度创下了1645亿美元的历史纪录。

我还注意到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当很多美国人询问我的旅行经历时，我发现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并不关心，更感兴趣的是旅行花费。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拒绝了参加“文艺复兴周末”的邀请。这个周末聚会由于前总统克林顿和他的妻子——纽约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参与而闻名。我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旅途中的所有见闻，而这个聚会的主办人只是希望我做一个可以从国家地理上看到的那种演讲。

在这个比过去更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时代，在这个市场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局势也更加动荡的时代，这种缺乏远见的行为令我十分震惊。

显然，政府加强边境管理对国防和国家安全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过于严格的边境政策在长期看来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外国政府已经开始抱怨我们对他们的船只和集装箱的管制太严了。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商品的运输费用提高了。

另一个使我担忧的问题是布什总统90%的公众支持率。这怎么是坏事呢？因为这一数字已经无法再增加了，将来只能下降。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使总统的支持率下降，但是一定有某些事情会起到这种作用的，无论这种事情是什么，它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或我们自己都不会有什么好处。还记得上一个得到这么高支持率的总统是他的爸爸老布什，时间是1991年3月，但是19个月以后，他就在

大选中被克林顿击败了。

看来我的旅行最后把我带回到纽约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个城市备受世界瞩目。新泽西收费公路有一段很特别，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整个曼哈顿的景色。当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都很激动，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久别的家乡，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市已经和3年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的纽约满目疮痍，谁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恐怖事件并不能使我“隐退”，我根本不打算把自己关在家里度过余生。与此相反，我认为这对大家是一个提醒——作为人类或者说投资者，我们并不是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我的爸爸在我环球旅行期间去世了。他在世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家乡看看外面的世界，像我在这次旅行中做的一样。他非常固执，所以在他生病的时候我并没有打断旅行回去看他。他已经意识到，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个世界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随着新千年的到来，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采取的态度。

2001年8月，劳工统计署将着手制定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已经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通货膨胀指示计。新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不会完全替代原来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只是作为旧指数的一个补充。

这一计划的支持者认为新指数的出台反映了人们对当前CPI缺陷的关注——旧的CPI往往会把通货膨胀率高估0.2个百分点。新的指数叫做“链条CPI”或“最高CPI”，它的复杂性超过了现有的工具，包括很多细微的因素，比如消费者在某种商品打折时产生的囤积该种产品的倾向。



这看起来是一种进步，但却使我开始担忧。人们原来认为的“永远消灭了通货膨胀”近来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艾伦·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在稳定物价方面是值得信赖的，至少这是当前执政党极力要使我们相信的——每当我看报纸或听政府评论员和经济学家夸耀自己时都会遇到这种说法。

劳工统计署公布的数据看起来也支持了这种说法：从2001年1月到2002年1月，除食品和能源部门外，通胀率仅为2.6%；包括这两个部门后的通胀率则下降到1.1%。有时候经济学家们甚至会想到发生通货紧缩的可能性，这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从未在大范围内出现过的情況。

我的看法也许是独特的，还可能有一点过时。但是在国外呆了3年后刚刚回来，我就发现现在的东西比从前贵多了。我去看过一次病，花费比3年前我走的时候涨了1倍多。谁还支付得起干洗的费用？一个罐头要将近3美元，看一场电影要10美元，爆米花的价格和天然金块差不多了！

当我向其他人指出物价上涨有多么厉害时，他们几乎都很快表示同意。最近我呼吁人们重视实际物价水平已经上涨了很多，很快就收到了洪水般的电子邮件，大家一致认为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一个大公司的CEO告诉我，他每天都听政府说现在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成本却在迅速增加。“毫无疑问的，”他写道，“我的供货商和我看的电视节目是不同的。”

的确如此，电视网和华尔街都在不停地鼓励人们去买股票，因为现在是牛市，而且国家正处于新经济中。可是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经济，牛市也已经结束了。

现在人们似乎已经可以容忍比物价上涨速度快 1 倍的大学学费增长速度了。每个大学都在抱怨它们自己的成本压力。现在美国邮电业又提出在 2001 年 6 月把一级信件的邮费再涨 8.8%，而从我们出国到现在，这一费用已经涨了 15.6%。

我自己发起的原材料价格指数基金也使我对通货膨胀问题产生了怀疑。这个基金所依赖的指数是用于反映 35 种不同日用品原材料价格变化的。我是在 1998 年 8 月 3 日启动这个基金的，到 2002 年 3 月中旬，它已经增长了大约 45%。我们的计算中不存在任何主观性——它只是对诸如小麦、棉花、石油、黄铜等产品原料投入价格的测算（这也是对日用品投资价值的置疑：在同一时间段内，标准普尔 500 仅增长了大约 4%）。

劳工统计署也许会狡辩，一个领结在马歇尔商店 (Marshall Fields) 卖和在凯马特超市 (K-mart) 卖，价钱当然不会相同，但是他们无法反驳公开市场上丝绸价格的上涨。

基于上面这些情况，我不得不怀疑，实际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公布的数字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多年以来，CPI 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但是大家关注的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在 1996 年的时候，一个由前总统经济顾问班子主席领导的国会调查小组得出结论，CPI 每年会高估通货膨胀近 1.1 个百分点。其他一些研究（以受劳工统计署和劳工部委托的为主）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因此劳工统计署在过去的 6 年里“高兴地”调整了 CPI 很多次，使 CPI 下降的更多了。



我还是不敢肯定我们是否应该相信这些数字——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我们应该注意到，CPI 是用于确定诸如社会保障金、失业救济金等福利支出的增长幅度的，较低的 CPI 显然意味着这些福利支出较少的增加，因此以新的 CPI 为标准无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会遇到很大的压力。

即使我的经历是个别现象，也就是通胀率真的像政府公布的那么低，我还是敢肯定，政府稳定物价的政策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人们持有过多的货币而社会上的商品数量又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时，通货膨胀就会发生。这是一个简单的供给和需求方程：供给量增加，价值就会下降。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很对：如果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会出现。

在 2000 年，M3（货币供给的一种测量尺度，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固定存单和欧洲账户持有的美元）猛增了 12.8%，是 1981 年以来增加最多的一年；M2（最常用的货币供给测量尺度）也增长了 10.3%，增幅是 1983 年以来最大的。

而 2000 年美联储的 11 次降息也会产生很大的通胀压力。随着更多的银行存款流入社会，经济系统创造出更多的货币，物价肯定上涨。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美国人在“9·11”事件的阴影下，消费量将会有所下降。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尽管经济状况很糟，通货膨胀依然十分严重——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滞胀。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原材料生产能力方面的投资很少，因此现在供给量开始下滑，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情况很类似。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战争。战争往往会导致通

货膨胀，因为它使人们维持生活所需的实际费用增加了。可以理解，布什总统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保护我们，这些钱用在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的（导弹和子弹等军火），一方面是非传统的（更严格的机场安全措施）。这种政府支出和兴建新的高速公路、办学校、投资于技术创新等支出项目的效果是不同的。从很大程度上说，钱用完了，这些国防开支的作用也就完结了。军费支出的作用往往只在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力图改善它。

我不认为通货膨胀已经永久地被我们消灭了，虽然政府告诉你的可能恰恰与此相反。我认为条件一旦成熟，通货膨胀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虽然通货膨胀在政府的账户上不一定会表现出来，但是我认为当你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就和我现在的感觉一样。

“吉姆，你认为世界经济有什么新变化了吗？”既然我已经回到纽约了，这个问题就开始每天困扰着我。现在每个人都更迫切地想知道答案了，我希望可以有个简单的回答。

我用了3年的时间来游历世界，就是为了看看在千年之交的时候，世界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毫无疑问，我对一些棘手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说，环保问题——美丽的大自然也许是地球赐予我们的最大财富；战争问题——政府和政客们往往把战争的目的说成是为了自由、民主等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可事实恰恰与他们的花言巧语相反，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贪欲，都是与金钱紧密相关的（看看安哥拉、苏丹或者东帝汶的例子就知道了）。无论我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大多数人都对美国文化表示出好奇和兴趣。每个人都喜欢麦当娜。



但是我对当前世界最大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认识却是：更多的国家把它们自己封闭起来，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隔离开了。

在过去的 50 年里，虽然道路十分曲折，世界经济仍然不断地向开放市场和各国间更开放的边界发展，自由贸易政策空前繁荣。一度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离开来的那些国家（比如缅甸、阿尔巴尼亚、埃塞俄比亚等）也开始邀请外国人来参观，甚至鼓励外国投资。但是现在，我发现流行的风气已经开始变化了。我在很多国家都感觉到开放程度降低了——埃及边境的士兵不让我进入这个国家，除非我先飞到开罗在我的签证上盖个专门的章；我还亲眼目睹了激烈的反外国人示威游行活动。

对那些想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业务的公司来说，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强了。在印度，我听到制药业的人抱怨他们的产品在运给客户的途中被无缘无故地耽搁了。韩国虽然一直鼓吹其自由贸易政策，但是一个跨国公司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和汉城的那些官员打交道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的噩梦，所以他更倾向于从中国购买原材料。

我的上次环球旅行是在 1990 年至 1992 年，当时我在世界各地都开了银行的账户。从阿根廷到澳大利亚，再到萨尔瓦多，我对各个国家开放市场、参与全球经济和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感到震惊。在这次旅行中，我取消的户头比新开的还要多。在哥斯达黎加——一个声称是 21 世纪中美洲改革先驱的国家，我的经纪公司拒绝向我支付股利，除非我亲自到位于首都圣何塞的经纪公司大楼去取，连我的经纪人代为领取都不行。如果你问我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这只是一种防止外汇流

失的方法，也是对外国人投资的一种限制。众所周知，阿根廷是一个动荡的地方，政府最近又通过了一项法令，允许本国公司拖欠外国的贷款和其他债券，这是向未来的外国投资关闭国门的另一方式。

这种封闭恰恰是过去人们所强烈反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23个国家于1947年签署了关贸总协定。该协定旨在保证贸易畅通，防止过于狂热的贸易保护主义。后来GATT（关贸总协定）发展成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它有权在其100多个加盟国不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时对它们进行处罚。GATT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使各国贸易间的平均关税从1945年的55%下降到今天的3%~4%。

显然，历史是很容易被人们遗忘的。年代久远的事情往往会导致人们的误解，进而产生许多问题。谁还记得加纳一度是英联邦中最富裕的国家呢？现在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个封闭的国家会有什么增长潜力。在1962年的时候，缅甸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后来她就开始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现在已经变成地球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了。

我猜想现在这种情况与那些一度十分强大的帝国的分崩离析有关。当一个国家分裂以后，成为独立国家的各个部分之间往往会存在很深的敌意，看看捷克与斯洛伐克，苏联，印度尼西亚与东帝汶这些例子你就不难明白了。在这些国家进行开放的对话以前，首先要治愈种族、文化和经济战争留下的那些创伤。

那些遥远国度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听起来和美国投资者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只会越来越严重。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剩，美



国的钢铁工业损失惨重，因此政府对钢铁工业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这激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如果我们向其他钢铁生产国关闭国门或者对钢铁产品的进口提高关税，那么美国消费者就会感到钢材短缺，继而钢材的价格就会上升，然后那些以钢铁为原料的产品（比如房屋和汽车）成本就会提高，最后，钢铁的替代品铝材的价格也会上涨。

贸易保护还会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我们想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试图保护汽车工业的后果吧。美国的汽车制造者不必和外国同行们竞争了，所以美国生产的汽车的质量逐年下降。后来当贸易壁垒逐渐减弱，外国厂商可以比较自由地在美国销售它们的产品时，来自日本、德国等国家的竞争者就与我们本土的厂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企业终于觉醒了，开始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汽车制造业已经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利润几乎为零，大量工人失去了工作。

你还认为一个国家把自己封闭起来，断绝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是一个好主意吗？

当然了，政治家们会说当前的贸易保护只是暂时性的，较严格的保护可以防止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问我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我认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已经总结得很好了——“那些试图通过放弃基本的自由来保证短期安全的人最终既不会得到自由，也不会得到安全。”

我们一直讨论的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概念。最好的设想之一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喝百事可乐，看NBA，

开福特汽车。可并不是人人都希望过这样的生活。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归自己的民族，发展本国的传统或宗教。虽然全球通讯、互联网和便捷的交通运输使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但有时候这也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 and 文化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烈了。

我不会告诉你那些你期望听到的事情，但是我会告诉你在过去几周还没有更改的事情，并且那是美国投资环境的现实情况。由于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即使我们把资金投入美国，也相当于我们对全球进行了投资。现在为了更好地理解、使用和解释此基本事实，我花了几乎3年的时间来环游世界。当我踏上旅途，我的目的是想要去直接体验世界，是为了领会工作的主要魅力。我已经在104个国家旅行过，并且我也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最重要的事实是：美国人一直生活在“蚕茧”中，并且也在此“蚕茧”中进





行投资，我们对自己和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视而不见。这是我们不再能够付得起的奢侈品。

我也亲身感受到此事实：世界并不总是那么美好的。我已经在全世界遭遇到了很多危险的情况。在莫斯科，一个炸弹在离我 30 米的地方爆炸了，我被爆炸的声音惊醒。在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我亲眼见到了不同宗教派别之间发生暴乱的后果。

我的要点是：不把那些事实和我的投资观点分离开来。它们都是投资的基本原理，必须把这些原理组合成一个正确的投资世界观。

我对于外资的好处已经宣扬了多年，每人都赞同：一组投资仅仅只由当地的技术公司组成，是太过于集中了。但是我认为，仅仅由美国公司组成一组投资，也是同样不均衡的。毕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每个人，对国内经济体制有着固有的过于依赖性。我们个人的财产由当地的工资、房地产价格、税收和其他因素决定。外国资金使得经营更多样化，范围更广，安全性更高。

随着时间的流逝，地理政治在发生着改变，国家行进的车轮正像地理政治一样也在改变着。在 19 世纪，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20 世纪属于美国，假想 21 世纪也一定属于美国，这也只能看做是历史车轮的惯性作用罢了。拥有大量的储蓄和投资的中国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

这是恐吓，还是未来时机的正确洞察呢？当我放眼世界，我发现了一些麻烦、冲突和威胁，但是，当然我也看见，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外国投资敞开了国门，并且允许人们利用自由的市场经济。对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好消

息。

这是陈词滥调了，当然这也是事实：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国际互联网、移动电话和飞机使得我们比以前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的经济相互影响，使我们不同的文化密不可分。投资者了解这种相互联系性，他们知道如果智利开始发生大变革，铜的价格将上涨。这样的价格上涨将反过来影响美国的电气公司的利润。同样的，如果中东的战争扩大，很可能原油的价格将急剧上涨。

不要使我错误地认为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发生了十分恐怖的事。我认为外国军队不可能在我们的海岸登陆，或者做出相类似的举动，而使我们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常常关注的是美国政府威逼、欺凌外国政权，这样树立的外国敌人就比外国朋友更多。我已经在外国多年，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我们想像中的那样称赞我们。

我的担心更胜于：当睁开双眼看着世界的其他部分时，美国的投资者将进一步撤回投资。由于政治上和情感上的事件，例如恐怖分子的袭击，常常使得人们筑起高墙，反对那些相异的和未知的事物，那将是十分严重的错误。你愿意用一种爱国的途径进行全球投资吗？寻找那些实践理想和信仰的国家，以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

忠实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机会均等的投资者。我购买股票、债券、流通货币和期货——凡是市场允许的和看起来有前途的，我都购买。我习惯于不明确地谈论我所选择的机会。就某种意义来说，我是一个私人投资者，但我只想指出，我所说的这些观点，正在世界上运用着。所以我整理了一张表格，在此表格中列出了 28 个国家，最近我在这些国家购买了一些股票（见附）。

附：

吉姆·罗杰斯所持有股票的 28 个国家

国家	股票市场	市场总值 (10 亿\$)	公司数目	市场上最大的股票*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372.7	1330	新闻有限公司
奥地利	维也纳证券交易所	33.5	111	奥地利银行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证券交易所	1.0	16	塞奇巴酿酒厂
加拿大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720.0	1327	加拿大皇家银行
中国	上海证券交易所**	4.0	54	东南电子 B 股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证券交易所	3.0	83	佛罗里达冷冻食品公司
丹麦	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	122.4	210	罗佛·罗迪斯克公司 B 股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证券交易所	0.7	37	班库·阿克库纳公司
芬兰	赫尔辛基证券交易所	139.1	156	诺基亚公司
法国	巴黎证券交易所	1040.8	948	埃尔夫阿奎坦公司
德国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1473.7	1022	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
加纳	加纳证券交易所	0.6	22	阿仙迪采矿区
印度	孟买证券交易所	112.8	5962	威普尔公司
爱尔兰	爱尔兰证券交易所	67.3	72	戴杰公司
意大利	意大利证券交易所	579.9	235	埃尼联合碳化氨公司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证券交易所	1.2	38	Sonatel 公司
日本	东京证券交易所	2906.8	2072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
韩国	韩国证券交易所	154.1	693	三星电子公司
马来西亚	吉隆坡证券交易所	116.9	807	国家能源公司
荷兰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594.1	910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
新西兰	新西兰证券交易所	17.8	136	电信公司
挪威	奥斯陆证券交易所	79.1	191	挪威石油公司
秘鲁	利马证券交易所	10.6	212	西班牙电信公司 B 股
西班牙	马德里证券交易所	471.0	1036	西班牙电信公司
瑞典	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	227.3	310	爱立信公司
英国	伦敦证券交易所	2311.4	1856	阿莫科石油公司
美国	纽约证券交易所	11500.0	2374	美国通用公司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证券交易所	2.7	71	巴克莱银行

* 吉姆·罗杰斯不一定拥有所有这些公司的股票。

** 外国人只能购买 B 股；数据只是反映 B 股市场。



译 后 记

当我得知罗杰斯先生在 2002 年 1 月完成了新千年之旅回到美国后，我立刻产生了将他和他的妻子跨世纪神奇探险翻译成中文的念头。作为索罗斯的前合作伙伴，罗杰斯先生在投资领域可谓奇才。他不但在投资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他那独树一帜的投资理念更是值得每一位投资者学习。

罗杰斯先生一直认为，他的投资理念形成于“通过旅行，阅读历史和哲学，而不是在商学院”中完成的，正是这种“以国家为赌注”的投资理念使他在世界各国的投资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坦言，周游各国并发现别人尚未发现的投资机会已成为“生命中最为重大的一件事”。他在充满神奇的全球探险中分析世界经济和社会形势：谁在衰落，谁在前进。

本书是罗杰斯先生新千年探险的全球第一个版本，说起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全是因为罗杰姆先生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他坚定地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超乎我的预料。我想，所有到过中国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个人认为，19 世纪是英国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United kingdom)，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United States)，21 世纪将是中

国的世纪(The century of China)。对此，我深信不疑”。正是因为罗杰斯先生对中国的热爱，中国读者才有幸比其他国家的读者先看到这本书。在此，我对罗杰斯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翻译中，得到了北京有为文化传播中心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以下好友的大力协助，他们分别是杨军、孔妮娜、陈重安、魏华、熊好、徐绍峰、时炜、杨隽、高阳、王小寒、杨琳、梁艳和段谕、李轶群，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2年2月于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赚地球/(美)罗杰斯著;范盱阳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1

ISBN 7-200-04802-X

I. 玩... II. ①罗...②范... III. 投资—基本知识
IV. F83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38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2-5226 号

Copyright ©2002 by Jim Rogers

©2003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北京出版社

未经出版人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
或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或图片。

版权所有。

玩 赚 地 球

WANZUAN DIQIU

[美]吉姆·罗杰斯 著 范盱阳等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32开本 9.125印张 189 000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0-04802-X

F·276 定价: 15.00元

ED-P

玩赚地球

MILLENNIUM
ADVENTURE

中文版本率先  发行

理性投资的经典之作 / 一个以国家为赌注的人 / 布波族的激情生活
/ 投资秘术一目了然 / 全球经济尽收眼底

策 划 / 有为文化传播中心
责任编辑 / 徐 威
责任印制 / 李文宗
封面设计 / 家仁工作室



ISBN 7-200-04802-X



9 787200 048025 >

定价：15.00 元